



萃 甲 方 周

撫今追昔話崇基



辛卯 甲 方 周

辛卯 送 堂



序 —— 崇基六十 築夢未圓



崇基學院一九五一年於香港創辦，至今已超過一個甲子；一九六三年與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共同成立香港中文大學，至今亦逾五十載。崇基建校六十年來，根深葉茂，碩果累累，師生校友，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從事不同行業，但大都不忘母校，延續崇基精神。

我本人出身崇基，一九六八年入學，七二年畢業，在外走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崇基（一九九二年回中大，九五年轉回崇基），那時在李沛良院長帶領下，由容拱興博士規劃，把崇基的荷花池拓建成為未圓湖，湖畔栽種各種花草樹木，哲徑通幽；湖中荷花吐艷，錦鯉翻波，而人行於九曲橋上，看滿園綠色，波光流蕩；思人生起伏，緬懷青春，眷戀朝陽。因此立志把餘生為母校多做一點事。

自二〇〇四年起至二〇一四年，我一連三屆擔任崇基院長，經歷五十五周年及六十周年大慶，期間與校董、老師、校友和同學時常交流、合作，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崇基大家庭的情誼和團結，至今仍然感動不已。在六十周年甲子壽慶之時，我曾作小詩一首為記。詩云：

崇基建校六十年，荒山化作綠滿園；
鞍山未老人漸老，湖水深情夢未圓。

匆匆幾年又已過去。現在紀念學院甲子華誕的特刊出版，我雖退役多時，對崇基的各項事務及未來發展，卻仍時刻惦念於心。崇基的夢，還待大家繼續追尋和構築，一代一代延展下去。正是：

崇基慶六十，甲子夢未圓。

最後，我想借崇基先輩鍾應梅老師的話來祝賀崇基將來的發展：

崇山為基，至善爰止；
大海之容，會通萬里；
祝以百年，人文蔚起。

梁元生
崇基學院院長
(2004-2014)

甲子方過，倏又經年。回想從金禧到華甲院慶一浪接一浪的慶祝活動，印象依然鮮活，歷歷如在目前；而總結和後續事務以及下一波的院慶籌備工作，亦接踵而至，仿佛永無休止。再讀本刊中盧廣鋒校友〈未圓湖畔訪三雕〉一文，復悉金禧之慶竟至今餘音未了。頓感過去、現在與未來如流水不斷，其源既遠，其流亦長。歷史的微妙奇趣不也在乎此？遂引謝扶雅《崇基校歌》歌詞中「源遠流長」句，表達此意。

另《崇基學生會會歌》王懷冰詞中句「四海一家」，則關乎六十周年院慶徵稿時所擬的主題：崇基人的「人脈紐帶、社會連結及全球聯繫」。在此衷心感謝南加州崇基校友會、美東崇基校友會、北加州崇基校友會、安省崇基校友會等海外校友會會員的供稿。他們真摯動人的文字，彰顯了崇基人「四海一家」的精神；不同世代的校友也體現了這種精神的源遠、流長。在源流方面，我們竟有幸邀得早年畢業的校友細訴當年情事。例如1957年畢業的郭堂校友就見證了崇基奠基禮。身為崇基攝影會會長，他當年所拍的經典照片，為學院日後經常採用，但竟至今方知是他的傑作。

校友多情，年年院慶「回家」者不少。學院院長偕同仁也常親到海外探訪各地校友。刊內首篇海外校友憶舊的文章，就記載了當年梁元生院長到南加州尋訪第一屆崇基畢業生的往事。海外校友對遠赴世界各地交流學習的崇基學子關愛有加，無微不至，尤其感人。倘新生代能不負薪傳之託，乃因飲水思源，其來有自，故其流也長。是以崇基的傳奇，總離不開一個「情」字，有莫失莫忘之情，也有故舊之情。有從身邊家人到朋輩、從社群到寰宇一家之情，對此，方蘇和有關校友的表述圖文並茂，造就了本刊一大特色。無論身處何地，仍心繫故園。既情牽萬里，也在乎天長地久，以至翻山越海，忘年跨代。情能從人到物，也可由外入內。君不見「校友追昔」篇中新生代校友的追憶文字中，竟有一連四篇情迷眾志堂之作？我們怎能不驚嘆集體回憶的魅力？這幾位較年輕的校友所重的還不是人情？令讀者呆住的，相信還包括在眾志堂的日與夜中，竟有從電視看到「911」一幕的一刻。曾擔負學生會工作者，有將眾志堂視為「眾志成城」的象徵者；亦有人擔心學生會遷出後，眾志堂便只是個飯堂而已。不過，若「止於至善」牌匾能令同學湧出熱淚，至善方止的圓夢之想確有其動人處。

築夢工程其實並不虛幻。本刊前半部的「崇園撫今」篇，本擬載錄近年學院活動新項目，但部份歷久猶新，或時有更新者，仍為同仁所津津樂道。撫今追昔的同時，也一起繪畫未來。當中不少工作，除有新銳力量在開拓外，也端賴不離不棄的「舊民」在默默支撐。部份工作單位已有多年歷史，更有適逢周年慶者。與「校友追昔」篇一樣，撰稿人除介紹有關工作或活動的內容外，也多注入感情，表白其耿耿情懷。如甲子院慶因巧逢擘社同學畢業40周年，故該社校友份外情深。葉佩華校友一句「歲月悠悠。尚有許許多多的甲子」，道盡戀戀不已之情。謹借此句，祝願學院跨過一個又一個甲子，日日新又日日新！

出版本特刊的過程一波三折，幸得出版委員會及院務室同仁傾力支持協助，盧廣鋒校友在校訂和編輯方面提供寶貴意見，俠骨仁心，實深銘謝！饒宗頤教授為封面題字，使本刊增色不少，梁元生教授賜序贈詩，隆情永誌，不勝感戴！

在此再三感謝各位惠賜鴻文的作者，願我們的情誼與天地共長久！



目錄

- | | | |
|---|----------------|-----|
| 2 | 序——崇基六十 築夢未圓 | 梁元生 |
| 3 | 編者語——四海一家 源遠流長 | 葉漢明 |

崇園撫今

(文章以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 | | | |
|----|---|------------|
| 8 | 這是我們的週會 | 伍渭文 |
| 14 | 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 | 吳克勤 |
| 20 | 感恩與祝願 | 吳梓明 |
| 26 | 崇基通識之我見 | 吳紹倫 |
| 34 | 在崇基學院的大學青年會 | 李婉儀 |
| 38 | 從「荷花池」到「未圓湖」——訪問容拱興博士 | 李清鳳 |
| 44 | 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 | 邱杭燕 |
| 52 | 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 | 莫凱 |
| 58 | 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 | 黃健康 |
| 62 | 「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 | 陳永勤 |
| 70 | 未圓湖畔訪三雕 | 盧廣鋒 |
| 78 | 崇基聯誼情 | 戴錦女 |
| 82 | My Toastmasters Journey | Ella Leung |
| 88 |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 Zhejiang University | Linda Yung |

校友追昔

- | | | |
|-----|--------------|----------------|
| 96 | 六個崇基人的畫像 | 方蘇 (1974/ 經濟) |
| 104 | 新春憶舊 | 方蘭卿 (1961/ 中文) |
| 108 | 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 | 吳經端 (1967/ 生物) |
| 116 | 畢業四十年的點滴 | 李倩雲 (1971/ 生物) |
| 120 | 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 | 周淑儀 (2002/ 心理) |
| 126 | 崇基情誼 | 張綺蓮 (1968/ 社工) |
| 132 | 崇基逸事 | 郭堂 (1957/ 數學) |
| 138 | 神遊 | 陳美蘭 (1971/ 中文) |
| 142 | 聚·眾志堂 | 黃黃耀 (2010/ 建築) |
| 146 | 多情多市 緣繫崇基 | 葉佩華 (1971/ 中文) |
| 150 | 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 | 蔡文端 (1967/ 數學) |
| 156 | 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 | 盧廣鋒 (1967/ 歷史) |
| 160 | 眾·夏夜之夢 | 鄺准萱 (2009/ 酒管) |
| 166 | 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 譚家雄 (2006/ 新傳) |

附錄

- | | |
|-----|------------------|
| 170 | 本地及海外崇基校友會幹事名錄 |
| 172 | 崇基六十周年校慶徽號與配句 |
| 180 | 崇基六十周年校慶各籌備委員會名錄 |
| 182 | 崇基六十周年校慶活動相片集 |



崇園撫今

華甲方周——撫今追昔話崇基

這是我們的週會

崇基學院校牧 (2000-2013)

伍渭文牧師

週會



這是我們的週會



每週五，當子午線迫近馬料水之際，全中國公立大學校園內最早及最大一座獨立自拔的禮拜堂——崇基學院禮拜堂，漸漸熱鬧起來。燈亮了。從屋頂垂下來的吊燈散溢的柔輝，使空靈莊嚴的堂舍，倍感祥穆溫暖，尤其在灰暗的雨天。教堂地下學生休息室門前，各學生社團忙著部署攤位，宣傳活動，展示看板，招募人手。趁「市集」之便，一網打盡。

十一時十五分，教堂開始播放音樂，聲音遠處可聽，週會快要開始了。此時候，崇基人紛紛「蒲頭」。來自中大校園四方八面的崇基人不斷湧向禮拜堂。上千人拿著課本，背上又是大小背囊，沿著教堂正門的斜路向前擁擠。較早來的則從前門趕快拾級而登，找個好位置與約定的朋友排排坐。

十一時三十分，風琴鍵啟動。霎時空間充滿雄渾的音樂。全體肅立：「鞍山蒼蒼，吐露洋洋；維我崇基，雄立南方……。」這首學生會會歌，頓時把千多個不同的個別生命聯成一體。在歌聲中，聖壇上的洋燭燃亮了。在搖曳的燭光下，覆蓋聖壇的紅色聖帷尤覺亮麗，崇基校徽的景教坐蓮十架特別耀眼。燃點燭光，昭示週會開始。

週會結束時，會眾肅立唱校歌：「南天海嶼，四方人士，同興此學府。崇奉基督，勵志篤行，修業勤是務……。」在歌聲中，大十字架背後的垂幕緩緩揭開，朗現藍天白雲，蒼蒼鞍山。燭光隨校歌終止而熄滅，週會結束。

燭光，也象徵引導和盼望。週會是通識教育一部分，藉著不同講者的循循善誘，開拓我們的視域，延伸我們的觸角。唱詩、讀經、禱告部分不單標記著崇基的基督教大學根源，也滋潤我們的心靈；啟發我們不斷追求崇高惟博愛，止於至善的教育理想，俾我們更認識自我，瞭解世界，關心社區。

身為校牧，每次週會需要配合當天講演題目，選用合適的聖詩、每週靜思（連同翻譯），和撰寫相關禱文，就隨後的專題講演，搭建立體的場景，和提供一個終極關懷的維度，來思考有關課題。

二〇〇〇年出任校牧後，我在週會程序表加插每週靜思，讓同學藉著與主題相關的先賢雋語，思考跟著的講演。有人喜歡收藏珍寶、古玩名畫、郵票，我喜愛收集引發思考的語錄，在我辦公室和家中書房，案頭有七、八本珠璣集和演講名篇。閱讀書籍、報章、雜誌時，我特別把那些觸動我心靈，誘發思考的文字記下來，以備週會和講道所需。為著特定的週會，我也會上網搜尋合適的雋語和禱文，繙成中文；其實繙譯也是一種創作，有時繙譯比原創更難。以下是過去三年開學禮週會所選用與知識學習相關的語錄，作為每週靜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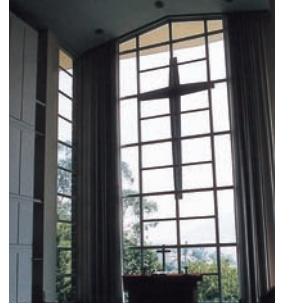


2011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ruth: first, the inquiry, which is the wooing of it; secondly, the knowledge of it, which is the presence of it; and thirdly, the belief, which is the enjoyment of it.”

真理三步曲：首為叩問，如求偶之切慕；次為知識，窺其堂奧之妙；三為信仰，樂在其中。

— Francis Bacon (培根, 1561-1626)
英國哲學家



2010

“I don't know what I may seem to the world. But as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and diverting myself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the ordinary,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我不知道人怎樣看我，但我看自己像一個在沙灘嬉戲的小孩子，因發現一些比較平滑的小石塊和漂亮的貝殼而入了神，但面對茫茫大海的真理，我尚未知曉。

— Isaac Newton (以撒·牛頓, 1642-1727)
英國科學家，臨終時為自己一生的科研事業作總結

2009

“Make no little plans. They have no magic to stir humanity's blood and probably themselves will not be realized. Make big plans; aim high in hope and work, remembering that a noble, logical diagram once recorded will never die, but long after we are gone will be a living thing, asserting itself with ever-growing insistency.....Let your watchword be order and your beacon, beauty. Think big.”

計劃時，不要細眉細眼。它們沒有魔力令人血脈奔騰，而且極可能不會實現。要計劃恢宏，期盼高瞻，目標遠大。當緊記，一個高貴、合理的圖像一經繪錄下來，便永不死亡；當我們離去，日子漫過，將成為一個生命，含潤堅挺，生生不息……。願秩序，為你的口號；願優美，作你的航引。要思想遠博。

— Daniel Burnham (但以理·伯納姆, 1846-1912)
美國建築師，設計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學生對這些雋永的語錄和禱文有反應。一位同學在網誌這樣說：「伍渭文牧師真是可愛。崇基五十九歲大慶將至，在同學們喜慶的歌舞演出過後，牧師用了英國作家 Munro 的一句話為今天的週會(2010年10月22日)作結，居然還說這是『禮贊我們的青蔥歲月』：The young have aspirations that never come to pass; the old have reminiscences of what never happened. (年青人對從未發生過的事，滿有憧憬；年長的人，對從未出現過的事情，緬懷不已。)牧師最後說，『未圓湖』三個字就暗寓了 Munro 話中之意。說得真好，今朝眺望來日，未圓是 not yet；來日反顧往昔，未圓是 not ever。只有行過，沒有完成。」同學在網誌與我互動，我感到欣悅。

另一位同學在網誌上轉貼上我寫的每週靜思(2009年4月17日):「有應屆畢業同學問我如何面對經濟逆境、惘然的前景。我想,要是我們能聽到汶川的哭號,就無懼金融海嘯的怒吼了。關心比我們更缺乏的人,少一點為自己謀算,你的焦慮就會下降。我記得在沙士疫症肆虐期間,當每人都戴上口罩,彼此才有機會凝視對方的眼睛。」

前兩天在池旁路嘉年華會,一位同學招我到他們小吃攤位說:「伍牧師,我很喜歡你寫的禱文,過來『幫趁』我們。」我以為他是招徠的話便問他:「你喜愛那一篇禱文呢?」他說:「九一一十周年紀念那篇,你說十年前寫下的那篇。」該篇禱文部分內容:

「萬靈的父,在九一一事件十週年的日子,我們為著世界和平祈禱。

我們特別紀念在紐約、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地區,因仇恨暴力而喪失親友的人,為他們祈禱,求主撫平他們的傷痛,看顧他們的生活。

又求主令敵對的國家、民族,從贏取戰爭轉向贏取敵人,使對手成為好鄰居。

叫我們明白,憐恤別人,自己才得蒙憐恤。

高聳雙塔倒下,鋼鐵熔解,精壯生命突然結束,

叫我們珍惜當下的恩典,感戴每一天的日子。

慈愛的天父,我們中間有病的,求主醫治;心靈煩躁困惑的,賜他們平靜安穩。

迷失歧途的人,求主匡正,免得他們跌倒蒙羞。阿們。」

從精壯生命遽然結束,我想到有同學光明的前途,因一時錯誤突轉暗淡;想起曾在羈留所、法庭、辦公室與我約談的惶恐臉孔,想到他們因迷失而蒙羞,我心有所感,為同學們禱告。

崇基的週會是名副其實的,我們每週相約在教堂,這是我們的地方,有男女同學在這裡參加週會而彼此認識,並相約將來在這裡結婚,現在他們兒女都讀小學了。我是他們週會時的主持,也是他們的證婚牧師。

週會每週一次,節奏穩定,就如晝夜交替,潮湧潮退,心臟舒張。週會是崇基人的結集和離散,週復一週,烙在心靈的深處。每當子午線迫近馬料水時,崇基人紛紛「蒲頭」,走向崇基教堂,在那裡的聖壇牆壁,刻上以前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校徽,銘記我們出身高貴;閣樓欄壁,刻上的七間亞洲基督教大學校徽,述說我們家族繁衍;高懸玻璃幕牆的十字架是對外的,提醒我們對世界的承擔。

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



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

在結束這短文時，讓我以一篇甲子校慶禱文（學生節開幕禮週會，2010年10月21日）為崇基禱告：

慈愛的天父，永生的上主，你是歷史的主，你是世界的光。

君王有崩逝，政黨有輪替，朝代有更迭，文化有興衰，
但你的信實沒有改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你使沙漠出江河，你變曠野為坦途。

感謝你為崇基學院成就了大事，使我們在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事上，可以為往聖繼絕學。

甲子流轉，日月推移，昔日卑微的種子，今天已成為巨蔭，吸引來自四方的學子，
在這裡棲息生聚，又從這裡展翅翱翔；

他們在這裡許願摘星，又從這裡結伴同行，向世界出發。

我們在鑽禧的日子，為著你對我們諸般的恩惠，獻上感恩。

學生節的帷幕今天升起了，我們慶賀你給我們的青蔥歲月，展示從你所領受的才藝秉賦。

花車巡行揚起欣悅，池旁路嘉年華奏起歡騰，

康樂室摸黑探險尋幽，在眾志堂我們一起翩翩起舞。

讓我們在遊戲的歡笑和興奮中，觸摸到樸素生命的泉湧，免得在矯飾中迷失自我；

又學曉和群協作，眾志成城。

生命的神，讓我們登鞍山臨絕頂，目光遠大，志氣高潔。

萬靈的主，讓我們碧草為氈，星羅為蓋，千人共宴嶺南場，胸懷普世，情繫眾生。

上主阿！這學院是以你的名而立，在甲子院慶的日子，

讓我們高舉博愛旌旗，追求至善靈德，勉力未圓理想，編織眾志願望；

願我們八峰連成一嶺，百水匯納吐露，一起繪畫崇基的未來。阿們。

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

崇基輔導處計劃協調員 (2003-2004), 助理主任 (2004-2006)
吳克勤校友 (2000/ 中文)



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

真心

作者(左)於2007年為《崇基校友》季刊訪問多位居於新加坡的校友，圖為訪問潘星華校友時攝



崇基六十，已經長成粗壯大樹，根深葉茂。校友過萬，都曾汲取養份，開枝散葉。

我也曾是一棵小樹苗，三年學習，三年工作，與崇基的感情不是六年，而是一輩子。離開崇基後，移居新加坡已有一段時間，每次聽到有相識的老師、同事或同學要來，我心裏都非常高興，巴不得帶他們吃盡新加坡美食、玩遍所有景點。

想起崇基，腦海裏自然就浮現出教堂、未圓湖、眾志堂、小橋流水、辮子路，還有一張張熟悉的臉孔。每次回到崇基，我必然去這些地方走一走，但更重要的，是看人，看老師、看同學、看同事，看朋友。物換星移，新舊交替，景物總會變，但人情不變。就是這份情，縱然我在千萬里外，心裏裝著崇基；就是這份情，即使每年只回崇基一次，總受到熱情招待。

三年學習，我與眾位校友一樣，在週會、崇運、崇唱、傳盃、暑期活動中成長，奢侈地揮舞著青春。三年工作，我還在參與那些活動，不同的是，由參與成為統籌，從另一個角度去感受。工作之後，更加體會「關係」的重要。當然不是「送禮搞關係」，而是用心與人建立起來的關係。



作者於崇基學生輔導處工作三年，與很多崇基同事成為貼心好友



2004年暑假期間，作者與同學一起去廣東封開縣山區進行數星期的義務工作，體驗何謂「服務學習」

我講話非常直接，開會從不拐彎抹角，這樣的性格在商業社會注定要吃虧。當時我還參加校友會幹事會和《崇基校友》的編輯工作，崇基的同事和校友，從院長、會長、總編到工友、幹事、編委會成員，對我都很包容。不是那種假假地笑著說沒問題的包容，而是溫和地說你慢慢來別衝動的包容，現在想起來都覺得溫馨。當時的我，在他們眼中肯定像一頭初出茅廬的小蠻牛，雖然衝來撞去，倒也不失純真可愛。三年下來，在這種眾人呵護小牛的友善環境裏很難令人學會圓滑世故，但卻明白包容與體諒。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很多昔日的崇基同事，今日和我已是貼心好友，任何事都可以分享，要幫忙就打個電話發個電郵直接講，這就是真感情。

眾志堂二樓是崇基學生輔導處，也是我的工作地點。學生活動是我的工作重心，我的責任，就是要協助同學把活動搞好、讓同學通過活動學習書本以外的做人道理。



李韶博士及夫人李梅以菁博士（前排左二及三）與部分籌備推行「李韶計劃」的崇基教職員合照。李韶伉儷出錢出力，凡事親力親為，無論是同學還是工作人員皆感受到他們對計劃的重視及認真。

道理這東西，講易行難。讓我來舉個例子，扶貧、讓知識改變命運這些都是好東西，但該如何實踐？暑假期間，我和同學一起去廣東封開縣山區進行數星期的義務工作，主要培訓當地英文教師。去之前有大量準備工作，同學要準備教材，我要與當地官員討論各項安排。全縣英語老師會被安排集中上課，一班差不多五、六十人。除了教材，我們還會為「小扁擔」帶去獎學金、勵學金，所以按要求進行家訪，實地看看受惠家庭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除了崇基同學，團裏還有韓國和日本的交換生。去之前我們嚴格規定，所有同學不准送錢送禮物給當地人。到了那邊一看，有的家庭還真窮，扶貧就要扶他們，為甚麼不直接給錢呢？大家心裏都不舒服，但要忍。縣城不大，我們住在

學校附近，經常碰到學校裏的小孩子，有的同學心癢癢想送東西。扶貧不是單單提供物質提供錢，而是要幫助當地人自己發展，這些理論我們都知道，但實際面對，心是肉做的，能不軟嗎？我們去封開縣提供服務，提供知識改變命運的理念，這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實踐。在那裏，同學們很謙虛，盡心盡力教英文課，不挑剔食物和住所，不浪費，不胡亂送錢送小禮物，都令當地的官員和老師感動。但是背後，也有很多掙扎，譬如一開始上英文課時發現有的老師不太認真，怎麼辦？當然不可以用一種「我從先進地方來到山區教你們還不懂珍惜」的態度，要讓老師感受到真心，從而改

變。我們專門安排同學特別「照顧」某些老師，果然，用生命可以改變生命。當老師們發現崇基同學不是「沽名釣譽」義工團體，而是非常認真並且真誠地在實踐理念，這份感動也令他們改變。於是，接下來的課堂充滿互動，也建立起友誼。當地官員對崇基同學備加信任，而同學們，也可以走出課堂，在一個比較艱苦的環境裏實踐理念！我非常欣賞崇基這個「服務學習計劃」，我與不少同學一樣，參加之後更明白何謂真正的幫助，也發現自己的成長，並把服務學習貫穿在生活之中，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服務學習」！

崇基學院李韶文化交流中心的暑期考察計劃（簡稱李韶計劃）是暑假工作的重頭戲，崇基上下同心協力終成其事，李韶伉儷出錢出力居功至偉。計劃籌備時間大約一年，意義非凡，成效斐然，好處自是多不勝數，不用我再多加筆墨。此處讓我談談一些印象深刻的回憶。李梅以菁博士，也就是李太太，是個追求完美的人，對細節一絲不苟，凡事親力親為，在她的督導下，這個計劃的質素絕對一流。為了各項細節，我們曾通過無數電話，只要有空，李太太一定參加講座，讓講者和同學感受到她對計劃的重視及認真。說起同學，大約七、八十人，都是中國十大高校、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名校和崇基學院的精英學生。我最怕遇到的精英學生，就是那

為確保計劃在同學身上之成效，作者不時需與同事為活動安排費煞思量



計劃結束後，作者和不少同學成為朋友

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

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

些認為自己是精英做起事來卻不認真的人，所以我和同事刻意安排，譬如把不同地方、系別、性別的同學放到一組，讓崇基同學做小組長，希望他們在文化和知識上互相衝擊、互相帶動，同時也有點私心，就是藉機訓練崇基同學的領導才能。計劃安排這批未來領袖在香港學習兩個星期、新加坡一個星期、上海或北京一個星期。內容包括分小組進行的考察計劃、與各地社會知名人士座談、高桌晚宴、參觀等等。實際運作起來才發現，雖然計劃安排得很好，各項目標都達到，但同學畢竟是年青人，到一個新地方難免好奇，總會四出探索，又或是促膝長談，又或是漏夜寫報告，以致有時睡得晚，第二天聽講座疲態盡露。有的同學心裏尊重講者，也想好好求知，就可惜眼皮子要掉下來！坦白講，這批同學非常優秀，無論在學術水平或待人接物方面都各有所長，為寫出一份高質量的報告更是不眠不休，所以，一定要讓他們在這個計劃裏精益求精，但不能累壞身體。想想看，李韶伉儷捐贈巨額，一心栽培華人領袖，讓同學見世面、開眼界；崇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希望同學實地考察後從社會、教育、政治、經濟四方面對三地加深了解，將來在各行各業成為領導者時做出對社會更有利的決定。我和同事日夜辛勞，也都是為了他們，千萬不能功虧一簣。於是「醜人」本色盡出，一次又一次要求同學按計劃行事，不要太晚睡覺、不可以太累……反正苦口婆心、威逼利誘，甚麼招數都使出來，真是有苦有樂！計劃結束後，我和不少同學成為朋友，也看到很多同學因計劃得益，好上加好，例子不勝枚舉。事後問起同學，都說喜歡我的「真」！從這個計劃，讓我更明白真心誠意的重要，用心去做一件事，別人一定看得到，也感受得到。「關係」，又建立起來了！

感恩

回想起來，我在崇基六年，學習三年，工作三年。工作也是學習，讓我從衝動尖銳變得平和包容，但是，真心不變！用真心建立起來的關係，坦誠而堅固。

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

感恩與祝願——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感言

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吳梓明教授 (1972/ 哲宗)



感恩



感恩與祝願——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感言



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成立典禮於1996年11月舉行。作者(右一)當時是研究中心之出版及資料組主任。

欣逢2011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創校六十周年，也是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紀念之際，我願在此談談我對研究中心的一些發展心得與企盼吧！

崇基學院創校的教育理想之一，就是要：「重視中西文化的交流」、「兼容不同的宗教傳統」。而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是在1996年11月成立的，其設立的原因正是要秉承學院的創校理念，及進一步拓展先賢所注重宗教學術研究的傳統。中心成立時所訂立的目標有三：

1. 促進對宗教與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其中尤以探討宗教現象對中國文化、傳統及社會的貢獻；
2. 透過提供跨科際的研究項目、研討會及學術會議等方式，使學院的通識教育和校園生活更豐富和活潑；
3. 藉著鼓勵學院同事和學生積極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從而學習積極的、合乎科學的及跨科際的研究方法，用以瞭解宗教及其與中國傳統和現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

訪三離。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

過去十五年間，研究中心舉辦了超過一百個學術講座、二十多個地區性或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五屆的「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博士論文獎、多次的「學習小組」、「宗教勝地參觀」及「中國宗教實地考察團」、出版了十三冊「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三冊「宗教社會學翻譯叢書」、兩冊「宗教與中國社會論叢系列」的研究專書及二十多本專文報告等；除了這些實幹的工作外，研究中心也與不少國內與海外學者及學術機構建立了良好的網絡。

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

舉辦各項活動的目的是要在校園內積極創造和諧的空間，增進同學及教職員對宗教（不單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尤其是中國傳統及民間的宗教——佛教、道教、孔教、伊斯蘭教、以至羅馬天主教及近代新興宗教等）研究的興趣。盼望在未來的歲月裏，我們仍能繼續努力，不斷地為學院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包容、和諧」的形象，也能為校內師生員工（包括信徒與非信徒）提供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學術環境和資源，讓他們能在這個自由開放的校園內，有更多的機會思考及探索有關宗教及人生信仰的問題。

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

還記得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筆者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旅遊及參加學術研討會時，曾順道走訪國內的書店，試圖購買一些有關基督宗教學術研究的書籍，但卻一本也找不到。現在只相隔三十年，卻又不得不驚訝國內學者在宗教研究學術上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已接近達到現代西方的學術水平了。自二〇〇〇年開始，筆者擔起研究中心主任一職後，便計劃利用香港的便利條件，聯繫國內外的學者，推動有關學術交流及合作研究的工作。在二〇〇一年夏天，筆者獲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的邀請，為他們剛成立的「佛教與宗教理論研究所」講解有關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理論及方法。在這次訪問中，筆者發現大陸學者亦已開始注意有關田



部分由研究中心出版之書籍



研究中心積極舉辦與不同宗教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包括中國傳統及民間的宗教。例如上圖為2008年舉行之「中國地方社會儀式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作者(右一)自2000年開始擔起研究中心主任一職，利用香港之便利條件，不時聯繫國內外學者，推動有關學術交流及合作研究的工作。

野調查的工作，特別是他們也認同從事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研究，是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解讀上，也必須將視野擴展至實地的考察及訪問調查方面的研究上。只有這樣，宗教研究才是更具活力、更有生命力的。於是筆者開始聯絡內地學者共同朝向這個新的研究方向努力，亦著手策動有關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發展。作為實現這目標的第一步，泰安地區的基督宗教研究便是研究中心與國內學者的合作研究項目之一。

研究中心過去多年來，除了邀請國內不少學者來香港參與研討會外，並設有「中國學者來港訪問計劃」，每年邀請兩至三位大陸學者，來香港訪問三至十二個月，從事有關中國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有關中國教會大學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參與這項計劃的學者包括有章開沅教授、史靜寰博士、馬敏博士、周洪宇博士、徐以驊博士、陶飛亞教授、林宏星教授、趙興勝教授、李向平教授、郭衛東教授、康志杰教授、何建明教授和王立誠教授等。近年來，中心更為加強補充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需要，與國內學人展開了多項合作研究計劃，召開多個相關的研討會，出

版了《廿一世紀的宗教展望》(2001)、《宗教社會角色重探》(2002)、《基督宗教及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2002)、《宗教、社會與區域文化——華南與西南研究》(2003)、《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2003)、《東亞基督教再詮釋》(2004)、《基督與中國社會》(2006)、*Christian Responses to Asian Challenges: A Glocalization View o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2006)、《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三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2008)及《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四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2010)等著作。最近十年，研究中心開展了「宗教社會學譯叢系列」以便加深國內學人對海外宗教社會學理論的瞭解，又與北京中華書局合作印行研究專著——「宗教與中國社會論叢系列」，出版年青博士的論文以嘉惠更多對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感興趣的讀者。

自二〇〇二年起，我們亦每兩年一次與「美國三藩市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聯合舉辦「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邀請在國內從事相關研究的年青學者前來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增進互相交流學習的機會。這樣開放給青年學者共同參與的研討會模式在國內也是屬於一種創舉，隨後便有不少學術單位響應舉辦相類似的學術活動了。另一樣的創舉是：自二〇〇四年開始，我們為年青學者設立了「博士論文獎」的比賽計劃，參賽的論文是近五年內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內容須是與中國社會的宗教研究有關的。二〇〇四年的獲獎者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的張先清博士，他的論文題目是《官府、宗族與天主教：明清時期閩東福安的鄉村教會發展》；二〇〇五年的獲獎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的朱峰博士，他的論文題目是《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社會的文化適應：砂拉越華人社區的個案研究(1901-1951)》；二〇〇六年的獲獎者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黃劍波博士，他的論文題目是《「四人堂」紀事——中國鄉村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二〇〇八年的獲獎者是湖南師範大學社會學系陳彬博士，他的論文題目是《宗教權威的建構與表達——對N省H市山口教堂的研究》；而二〇一〇年的獲獎論文則是上海大學歷史系肖清和博士的《「天會」與「吾黨」：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之形成與交往研究(1580-1722)》。這些都是甚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心已計劃陸續將這些論文出版之，以供其他學者鑑賞。

崇基通識之我見

綜合基本課程委員會 (2007-2008) 學生代表
吳紹倫校友 (2008/心理)

通識



崇基通識之我見





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 Thomas Huxley 曾經提議：
"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崇基給同學的教育
體驗正好兩者兼備：學院通識讓同學趨向¹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而主修科就讓同學趨
向 learn everything about our major。

• 27 •

大學修學指導（俗稱「書通」）

執筆之前，我到書院通識課程的網頁看了一遍，發覺書通的課程編號（course code）已由 GEC 0113 變成了 GECC 1130，而課程的課本亦已變為《進一步海闊天空——大學生的世界》。回想當年的同時，我也很敬佩教職員的努力，讓崇基通識得以與時並進。（不知道當大學從三年制改到四年制的時候，書通的內容會不會再一次改變呢？）還記得我當年用的其中兩本課本《大學教育與大學生》及《讀與寫》都是由沈宣仁教授撰寫的。從崇基的師兄師姐口中得知，沈教授治學嚴謹，而且對教學充滿熱誠。可惜，在我修書通之時，沈教授已經退休，未能親身上他的課，實在是一個遺憾。

1. 學無止境，所以認真來說，是沒有辦法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learn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的。也因為這個原故，我就說是趨向。

沈宣仁教授所編的《大學教育與大學生》及《讀與寫》曾用作書通的課本



書通由每週兩小時的講課 (Lecture) 及五次兩小時的學生為本教學小組導修 (STOT) 組成。講課的內容都跟大學生活息息相關，從理念性的大學傳統、精神、功能及跟香港社會的關係；校園生活的學術討論、圖書館簡介、非形式教育；到日常生活的互聯網、健康教育、創意及誠信等。書通的講課讓我了解到甚麼是大學以及幫助我適應大學的生活。可是，我認識的同學對講課的評價都只屬一般。碰巧，我是崇基綜合基本課程委員會 (即負責書院通識課程的委員會) 的學生代表，而我在會上看到的課程評核成績也反映了同學的這個觀感。如前所說，其實每週的內容都是跟大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是環環緊扣的。授課的講者都在所講的範疇有很深的認識，而大部分授課的講者也是教得不錯的。只是，由於每星期的講者都不同，令課程的連貫性大打折扣，致使不少同學 (包括當年的我在內) 找不到課程的主軸。在會有教授提到，其實這個問題在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是差不多每年都會提及的，不過所有曾經提出的解決方案都牽涉到更多的問題，所以都被擱置了。到了今天，我在想，如果在課程開始的時候能夠給同學對於這個課程有一個概覽，把不同的課題連接在一起，也許同學將會有更好的學習經驗 (又或者，崇基已經做了這個功夫而我並不知道)。

大學修學指導的另一部分是小組導修。每次的導修課，導師都會帶領我們討論一些大學生活的話題，我當年的題目就包括當時剛推行了一年的「中六生優先取錄計劃²」 (俗稱「拔尖」或 EAS — Early Admissions Scheme)、戀愛與傳媒、電視劇集對同學的影響等。導修課固然讓我們能夠討論一些跟講課有關的話題，鞏固所學，但我更珍惜的是一班新生人 (freshmen) 能夠有機會討論一下大家如



書通的講課 (Lecture) 內容都跟大學生活息息相關，從理念性的大學傳統、精神、功能及跟香港社會的關係；校園生活的學術討論、圖書館簡介、非形式教育；到日常生活的互聯網、健康教育、創意及誠信等。



書通的另一部分——小組導修，由導師帶領同學討論一些大學生活的話題

何適應大學生活以及一些崇基或中大的「小貼士」，特別對於當年因事而未能夠參加書院迎新營（俗稱「大O」）的我來說，沒有了迎新營的同組夥伴（組-mate），這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小貼士」圈子。相比平時大家聊天（吹水）不同的地方，是有導師的帶領，讓我們也能夠明白教職員對於這些事情的看法。對於讀心理學的我來說，書通導修課某程度上就有點像集體輔導（Group counseling）。

2. 到這篇文章被刊登的時候，「中六生優先取錄計劃」的歷史任務就已經結束了。

專題討論 (Senior Seminar) (俗稱「FYP」—— Final Year Project)³

對於我認識的大部分同學來說(包括我自己以內), FYP⁴是大學生涯裡面一門工作量最大, 而且令人感到最大壓力的課。因為要從挑選題目開始、提交研究計劃書, 到資料搜集、分析、整理、做大概一小時的口頭報告以及寫出洋洋一萬字的書面報告, 其實牽涉很多的功夫, 也要求同學有良好的項目管理技巧(如: 計劃、組織及時間管理)、分析力、執行力和對研究方法的掌握。同時, 由於報告是以小組形式進行, 這亦要求同學有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以及領導才能等。而口頭報告之後還有超過一小時的問答和討論環節, 所以也會考驗到同學的應對以及作學術討論的能力(也就是書通所教的學術討論方式與原則的實踐)。以上所述固然是工作量以及壓力的來源, 不過, 也就是因為對於這些不同技巧和能力的鍛鍊, 讓我在修了這個課之後覺得這是我在中大學到最多技能的一門課。

其實, 這門課的準備功夫在挑選題目已經開始了——就是從找尋合拍的組員開始。相信大家知道以小組形式進行的作業, 與組員的合拍程度是很影響學習過程以及結果的。有合拍的組員, 大家除了工作得比較順利之外, 有困

難時又能夠互相鼓勵以及幫助, 而且能夠更容易「集合各組員的本科專長以對所選題目作多角度探究」, 亦即課程資料 (Course outline) 列出的第一個主要要點。這樣一來, 除了學習成績會比較好, 學習過程也會比較愉快, 而且同學也能夠學到更多的知識和技巧。在此, 我要感謝我的三個非常合拍的組員, 給了我一個十分美好的小組學習回憶。

除了組員之外, 給我帶來美好的 FYP 回憶的還有我組的導師——通識教育部副主任梁美儀博士。為甚麼導師的角色那麼重要呢? 就讓我從 FYP 的英文名稱說起。FYP 的正式英文名稱為 Senior Seminar。Seminar 的中文翻譯為研討會, 結合了研究和討論。而導師在兩者當中都有著重要的角色。

在研究的階段, 優秀的導師會提出重要的問題, 讓同學思考研究進路以及研究方法, 輔助同學找到方向, 而又不曾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同學身上, 培養同學的思考能力。除了內容上的提點, 傑出的導師也會在同學感到洩氣的時候給同學適當的鼓勵。而由於 FYP 的屬性為跨學科研討, 所以對於 FYP 的導師來說, 他們尤其需要放下自己對於自己研究領域的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的喜好, 用公平的眼光對待不同的研

究方法，並需要對不同的題目保持好奇心以及求知的熱情。

在討論方面，導師又要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既要協助同學討論（例如提出問題引領同學討論，避免討論離題，甚至調解同學之間的紛爭），又要保持客觀中立，同時還需要為各同學的發言評分。

也因為導師所需負責的工作繁多，所以我聽聞在不同導師帶領下的同學有時候會有頗不同的學習經驗。也因如此，我希望在此感謝一一做到了以上各點的梁博士。

除了組員以及導師，FYP 為我帶來美好回憶的原因還有 FYP 本身的特質。如前所說，FYP 是跨學科的研討。透過與來自不同學系、學院的同學合作研究、聆聽及討論其他組別（也通常是來自不同學系、學院的同學）的專題，讓我

有機會在本科課程尾聲的時候，觀察大家經過一個本科課程之後，在觀點以及思考方法的異同之處。在對其他學科認識增加的同時，也對自己的主修科多了一份自省及反思。就如蘇軾〈題西林壁〉的一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說，就是要離開自己主修科的領域，看看其他的學科，作出比較，才能看到自己主修科的一些假設和強弱之處。對我來說，這是對於本科生涯一個很好的總結，用英文說，就好像是一個 capstone course。

另外，課程對研討題目的要求為「同學對時事、科際及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問題或觀察到的現象」，其實就是考驗同學將自己學科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教育界重視的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這樣的練習有助於同學找到學科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有機會給同學未來的工作帶來幫助，亦能令同學看到自己的學科並不是象牙塔的一面。

3. 跟書通一樣，大部分的崇基同學都會修 FYP，不過，同學也可以選擇以服務學習計劃（Service Learning Programme）或由學術交流處（OAL - Office of Academic Links）亞洲課程部於每年下學期開辦的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Senior Seminar（即「英文版」FYP）代替。也跟書通一樣，FYP 的課程編號亦是改變了，從以前很熟識的 GEC0413 變成了 GECC4130。
4. 請恕我在這裡要用上英文簡寫的 FYP，因為我實在沒有聽過同學或者教職員用「專題討論」來形容這個課。在我修這個課的時候，還有些人用 GEC0413 來稱呼這個課的，不過，如上所說，課程編號已經改變了，我也就不方便用這個名稱了。況且，在我的年代，相比起「GEC0413」，還是 FYP 這個名稱比較多人用。

另一個我很喜愛 FYP 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一個作學術討論的機會。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在本科生的圈子內，其實作認真的學術討論的機會並不多。有時候，討論這些問題會讓其他同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或者過分認真。而在 FYP 的課，就可以說是「擺正牌」作具批判性的討論。在我班裡，我們有時候真的討論到面紅耳熱，尤其是對於負責報告的同學（包括我自己）來說，大家都花了很多精力，用了很多心思及時間，所以對討論會特別重視。而我在首幾節導修課上，很著重對事情的分析，而忽略了其他同學的感受。等我慢慢察覺到這個問題之後，也就是到了最後的一兩節導修課，我就比較注意自己發言時其他同學的感受。而自從參加了 FYP 之後，我就開始慢慢學會了如何友善地提出批評和作具批判性的討論，也就是學術討論的技巧。不過無論怎樣也好，我希望在此向因為我的提問或批評而感到不開心的同學說聲對不起。到了現在，當我讀過研究生課程後，我就覺得 FYP 其實很像研究生的研討會（seminar）（也就是研究生學習的其中一種主要模式），同樣以訓練批判及邏輯思考為目的。對於將會讀研究院的同學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熱身；而對於不會讀研究院的同學來說，這又能夠讓他們淺嚐當研究生的學習經歷。

雖然在進入崇基之前，我跟不少同學一樣，覺得要做 FYP 是入崇基的一個缺點，但是當我修了這門課之後，我就發現其實這是我在中大裡最喜歡的課程之一，也是我很喜歡崇基通識教育的主因之一。

週會

也許當你在閱讀上一段，而未看到這一段的標題的時候，你會以為我的文章已經到了尾聲。其實我一直以來也是以為崇基通識就只是書通和 FYP，直到寫這一篇文章，我才確切知道週會也是學院通識的一部分⁵。

跟 FYP 一樣，在我選擇書院的時候，週會也是我認為入崇基的一個缺點⁶。同樣地，到我離開崇基的時候，週會亦是我很喜歡崇基通識教育的主因之一。

如果說 FYP 是跨學科的學習，那麼，週會就是跨界別、跨經歷的學習。週會嘉賓的背景十分廣泛，從政界、商界、演藝界、學術界到慈善組織人士、社運組織人士、運動員。他們

的分享讓我認識到社會不同角落是怎樣的，而不同的人生決定又會帶來甚麼不同的結果。雖然對於大部分同學來說，週會是一個單向的學習平台，不過，如果同學夠積極的話，其實也能雙向（演講過後的發問環節），甚至是互動學習的（週會過後跟講者午餐）。

認識我的同學都會知道我是很喜歡發問的（無論是週會或是上課）。其實很多時候，無論在學界、商界、政界或其他界別，找到適當的問題就是解決困難的關鍵。而提問題的能力是需要時間去培養的，當你經常提問，而又得到別人回覆的時候，你提問的能力自然就會提高，而週會的提問環節就正正是這樣的一個學習機會。

總結

如上所說，其實當我還未進入崇基的時候，曾視學院通識為入崇基的一個缺點，不過，當我

經歷過之後，我卻發現這是最喜歡崇基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在中大學習到最多知識及技能的一個地方。

有時候，有些表面不吸引但內裡有益的東西，還是要人強逼才有機會經歷的（學院通識是崇基同學的畢業要求，大家是沒有選擇權的⁷）。而我亦很感激強逼我的人（即崇基）。因為，其實強逼人嘗試一些表面不吸引但內裡有益的東西，最初是並不討好的（而如果被逼的人最終都找不到那東西的優點，則強逼人的人到最後都是不討好的）。只有在那人真正為你好的時候，他才會冒這個不討好的險。

說到這裡，真的是這篇文章的結尾了。不過，對我來說，崇基通識讓我越來越喜愛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書通、FYP 以及週會只是我終生學習通識的起步點。

5. 甚至連崇基的學院委員會架構也是將週會分開的。週會的協調由週會委員會負責，而書通和FYP則由綜合基本課程委員會安排。
6. 相信這會令某些認識我的同學感到詫異。有些同學或者會認為我是從頭到尾都很喜歡上週會的，其實不然。跟FYP一樣，我是上了週會後才慢慢喜歡週會的。另外，雖然我慢慢地很喜歡上週會，我是從來都沒有試過在一個學期裡出席所有的週會（大家不相信的話，書院也許還有記錄可以查證。我要這樣說是因為曾經有一個同學對於我沒有出席某一次週會而感到驚訝，然後這位同學告訴我他以為我是會出席每一次週會的）。其實由於課業及課外活動忙碌的關係，我通常都只會出席必須要求的次數，或者多一至兩次。
7. 當然，大家可以說入崇基是自己的選擇。不過，崇基那麼吸引，我們能不把崇基當作選書院的首志願嗎？

在崇基學院的大學青年會

崇基名譽學生事務助理主任
李婉儀女士

在崇基學院的大學青年會



年會

崇基學院與大學青年會之 合作計劃簽約儀式



成立背景及目標

大學青年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合作計劃，始自二〇〇六年九月與院長洽商，同年十一月獲崇基學院接納事工的理念及內容，然後於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簽約儀式及正式展開服務，並按大學青年會與本港其他大學合作的慣例而簡稱為「大學青年會(中大崇基)」。

大學青年會冀配合大學培育學生的多元發展，培育切合二十一世紀之未來社會領袖，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於充滿機遇及挑戰的新世代作出適切之準備，青年會盼望能與大學發揮協同的效應，培養出具「適應力、洞察力及富創意」之社會棟樑。

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

活動簡介

大學青年會(中大崇基)所組織的四個工作小組有「社會領袖」、「世界大同」、「關懷社群」及「信行合一」,各工作小組每年舉辦多個活動,服務崇基學院的同學。部分活動旨在建立學院與其他大學及學者之間的聯繫及交流,例如二〇〇八年在香港舉行之「亞太區大學青年會聯盟會議」,以探討亞太地區各地貧富懸殊的問題,增進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及對社會的責任,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謀福祉。

而廣受同學歡迎的「本地及海外實習計劃」,到二〇一一年已有超過150位同學參加,他們到過美國不同州份、夏威夷、英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台灣、上海、成都及深圳等地,進行為期四至十個星期的工作實習服務計劃,透過此活動提高同學的個人競爭力、提升其人際關係技巧能力、擴闊國際視野和認識不同文化。



亞太區大學青年會聯盟會議

部分活動剪影

「見」設在緬甸服務團，前排左一為作者



「菲短留牆——菲律賓社區住屋義工建設營」



「耆義恩典」聖誕聯歡會



行行重行行——重慶大廈遊

發展概況及未來展望

本會會員人數在最初幾年已有長足的增長，到二〇一〇年人數已超過400人，故增加於崇基學院服務的同工至2名，期望能進一步加強於學院的服務。

二〇〇九年更成立了校友會，致力延續同學繼續發揮青年會和崇基學院的理念，實踐服務精神，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身體力行服務他人。

二〇一〇年於中文大學本部成立大學青年會，將服務的範圍推廣至整個中文大學，延伸大學青年會的事工。

未來大學青年會將繼續倡導同學洞察自身權利和責任，以及社會領袖所具備的德仁之心、技能和心理適應。並在不同層面作出參與、行使權利和履行責任、發揮潛能。

從「荷花池」到「未圓湖」——訪問容拱興博士

李清鳳同學（中醫學院學生）



花

池

細說荷花池改善工程



作者李清鳳(左)及容拱興博士(右)

簡介

昔日的荷花池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正式命名為未圓湖。湖名的含義正如前任院長李沛良教授所言：世事難以圓滿，難以盡善盡美；故我們而努力不懈，精益求精。「未圓」正符合崇基校訓「止於至善」的精神；而植於眾志堂旁邊斜坡的「止於至善」四個篆字，更是與未圓湖互相輝映。

有人以「二池二橋一徑」來概括未圓湖，指的是荷花池、養德池、曲橋、拱橋和哲徑。若要把未圓湖的完整風貌描繪得更細緻，筆者認為應加上「一樹一亭四園」：無憂樹、獅子亭、茶花園、桃李園、竹園及棕櫚園；這一切精心設計都有賴容拱興博士主領的改善工程。



劉師姐（左一）畢業生
三代同堂於假日一起回到未圓湖賞魚，
一家樂也融融！



Tom（左二）（2010／物理）
「我最喜歡未圓湖的噴泉！」

李： 未圓湖的命名靈感從何而來？

容： 此名是陳特教授於一次校務會議上提議的，大概是因為北京大學校園有一「未名湖」，優雅怡人；而崇基的「未圓湖」恰好與「未名湖」分處南北，又同樣背負著使命，希望發揚中國高等學府治學做人的精神。

李： 聽說以前未圓湖只能遠觀而不能暢遊，當時情況如何？

容： 以前只有從眾志堂旁邊的樓梯能通往未圓湖，且去到獅子亭便「前無去路」，不能繞湖走一圈。於是，我們加建了一條環湖小徑和兩座小橋，一來方便同學往來眾志堂、宿舍、圖書館和運動場；二來好讓同學一年四季都能在這裡散步和休憩，遊人賞湖也不用走回頭路。

李： 這環湖小徑就是現在的「哲徑」？

容： 沒錯。以前籃球場的鐵欄緊貼湖邊，並無此徑，經與體育部韓桂瑜老師商討後，才將跑道收窄，讓出一條小路鋪砌「哲徑」。「哲徑」取「捷」的諧音，實在非常恰當，除了是往來眾志堂、宿舍、圖書館、運動場和火車站的捷徑外，用意是希望同學沿湖散步時，可以多思考人生與社會問題，自省功過。



Christy (工管系學生)
「我最愛秋冬的未圓湖，當落羽杉的葉都轉為褐色，看著樹葉徐徐落下，很有意境。」



(左至右) Vanessa, Joanne, Sam 中大新生
趁著開學前探索一下中大，遇到作者，才知道這個美麗的地方叫未圓湖。

李： 拱橋與曲橋是否都有寓意？

容： 是的，兩橋寓意人生路上有起有伏（拱橋），又或波折重重（曲橋），然而只要繼續前行，定能渡過難關，到達彼岸。

李： 未圓湖邊的花卉多是紅紅黃黃，當初是如何挑選的？

容： 池邊以軟枝黃蟬和不同品種的大紅花為主，一來取其顏色鮮艷奪目；二來花期較長，有些甚至超過六個月。哲徑旁則有不少龍船花，曲橋兩端分別種植了兩株紫薇和兩株黃花風鈴木。嬌艷的花卉點綴了以蒼翠樹木、墨綠湖水作背景的未圓湖。

李： 除此之外，我知道您選種那株無憂樹，也花過一番心思呢。

容： 對，無憂樹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當著近千名校友面前種植的，我至今仍記憶猶新。可能新一代的崇基學生較難體會，但當時香港回歸中國，有些人會擔心將來，因而

感到茫然，故移植無憂樹就是希望取其名的意義，鼓勵大家不必過慮，亦抒發對當時社會的冀望。碰巧無憂樹是佛教聖樹，相傳佛祖便是在無憂樹下誕生的，喻意佛祖努力化解人世間的苦難，為世人帶來無憂喜樂。

倘若眉頭緊皺的同學能坐在樹蔭下思索，風吹樹葉沙沙作響，相信也會有一定啟發。

李： 那棕櫚園、桃李園、茶花園及竹園又有何特色呢？

容： 未圓湖本身就是一個小園林，這四個園便是「園中園」，除了觀賞外，也有各自的特色。棕櫚園豎立了一副對聯石柱：「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 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抱與陶鑄人群」，帶出崇基的教育理念；桃李園有校友捐贈的桃樹和李樹，寓意崇基桃李滿門；茶花園裏有株珍貴的本土茶花——以香港命名的香港茶；而竹園則保留了以前留下來的黃金間碧和青竿竹等，均有保育意義。

遊湖者的情懷



溫哥哥 於崇基工作十一年
「我最喜歡桃李園，當桃花、
李花盛開時最美。」



Alice (左一) 居住附近的遊人
「我經常和先生帶同兒子來賞魚，因為附近
只有這裏擁有大自然的風光而又安全。」

李： 最後，改善工程背後有何辛酸？

容： 未進行改善工程前，學生、校友都愛在荷花池邊植樹，為紀念特別活動有之，為紀念畢業週年的亦有。當新樹愈植愈多，湖邊的各式樹木差不多把湖也遮蔽了。加上過多的樹木，負責照料的人手根本應付不來，時日一久，不少樹木也就枯萎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植樹如育人一樣，需要悉心灌溉。植樹而不打理，最終只會徒然。於是，我們把部份雜亂無章又缺乏打理的樹木加以整理，再重新引入適量和適當的品種，以美化未圓湖，如湖邊的水松、池杉、落羽杉（又名落羽松）、水翁等。當然，保留下來的樹木也不少，如各種竹樹、白千層、紅皮糙果茶等。外人不知就裡，卻誤以為我們修樹削樹是在破壞生態了。

還有一例，便是在荷花池內加設噴泉。當時亦有聲音反對，說那樣會破壞湖的寧靜和自然美，但建成以後，反而是讚好的較多，如今更成為一個標誌，每當崇基有大型或特別活動舉行，如開學禮、週會、畢業班拍照日等，學院便會啟動噴泉，以提醒各崇基人不忘參與。而遊人無論從獅子亭遠眺或從曲橋直望，亦會驚嘆噴泉與未圓湖揉合之美。



李叔叔 攝影家
「我前來是為了拍攝荷花池中荷花和睡蓮的美態。」

後記

未訪問容博士前，筆者只懂欣賞未圓湖的「外在美」；與博士一同遊湖後，方知此湖處處蘊含哲學意味；遊湖，又豈止是單純地暢遊湖畔？未圓！能真正明瞭此湖的底蘊才夠意思。

有趣的是遊湖時，博士能如數家珍地一一道出各種花草樹木的歷史和特性，固然令筆者敬佩不已，但當問到最喜歡園內哪種植物時，卻把這位植物學家給難倒了！

其實在訪問之先，已知拱橋的「拱」是取容博士名字中的「拱」字命名，既符合其寓意，又感謝這位設計者對未圓湖所作的貢獻。但在訪問過程中，博士卻隻字也沒有提及過自己的付出，更常常認為自己的作品可更臻完善，他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不正符合未圓湖背後的含義麼？



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

邱杭燕同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



展覽



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

藝術總是有意無意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有時會殺你一個措手不及，有時又無聲無息地伴在你左右。只要你在崇基校園走一趟，定必驚嘆藝術的出神入化，它的足跡遍佈四野，無處不在。大至整個未圓湖，小至眾志飯堂內一道毫不起眼的白牆。

沒錯，崇基學院是一處充滿藝術氣息的人間樂土，像能淨化心靈般使人愉快舒暢。使原來與藝術絕緣的你、我、他無意中愛上了它。

李詠絲 (Christy) 從小便認為自己毫無藝術細胞，她在崇基工作已達十年之久，職責之一是協助籌辦學院之藝術展覽活動。從前的她對藝術提不起半點興趣，更不用說逛藝術館。那可是讓她倍感鬱悶的苦差。現在的她卻一臉認真地說著自己的改變：「現在去旅行的話，盡可能參觀藝術館和博物館。」

藝術並非像它的繁體筆劃般複雜、高深莫測；它有可愛、平易近人的一面。只看你是否願意敞開胸懷擁抱它。

藝術展覽掠影



左起：阿翰、Christy、作者、勞哥、Alex



每次展覽的佈置都會有所不同，可以說不會有完全重複的工作

崇基於二〇〇二年遷入新的行政樓，直至二〇一〇年在其大堂展覽廳已舉辦了十多次展覽，表列如下：

年份	展題
2004	郭園醫生繪畫作品展
	建築畫家 Nancy Wolf 畫展
2006	版畫家梅創基作品展
	山水之情——彭玉榮攝影作品展
	惟我崇基……張燦輝攝影展
	今日中國木版畫展
2007	擁抱自然——宋杜漢珍畫展
	崇基書法展（崇基人書法及學院書法藏品）
	「舊情復熾」香陳美芬作品展（作品包括書畫、篆刻、拓本及香囊製作等）
2008	濤聲——靳杰強書畫近作展
	「在水之湄——四時色彩染明州」
	郭家賢許雪碧作品展（繪畫及書法作品）
2009	本色酣舒紙墨中——方蘇設色水墨及版畫展
	Drawings by the Buckners
2010	黃磊生師生展（於大學圖書館舉行，展出國畫及書法藏品）
	單寧誌——曾陳桂梅近作展（以牛仔布製成之藝術作品）

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



濤聲——靳杰強書畫近作展



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我們真心建崇基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

這些接二連三的藝術展覽，大部分均有勞我眼前四位幕後功臣，包括身形健碩、聲如洪鐘的吳勞（勞哥）、觀察入微的周麒翰（阿翰）、身手敏捷的朱偉恩（Alex）及細心體貼的李詠絲（Christy）。

這四位崇基職員本來各司其職，不大有機會接觸。是藝術展覽的工作令他們走在一起，變成一隊合作無間的團隊，包辦了每個藝術展覽的大小事務：設計海報及邀請卡、跟進印刷工作、組合展櫃及展板、懸掛及放置展品等，均是這個小隊合力完成的。

回想當初獲分派參與藝術展覽工作的心情，Alex 坦然表示曾有憂慮過會力不從心，畢竟在學時並沒有累積任何相關經驗，唯有當作一個新開始。

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

藝術展覽掠影



郭園醫生繪畫作品展



山水之情——彭玉榮攝影作品展

默契與彼此信賴是團隊合作不可或缺的，眼前四人像是老朋友般笑談共處的樂與憂。

「有一次在最後調整展櫃時不小心碰損了一件展品，當時大家十分緊張，因為每件展品均是獨一無二的。幸好在場的藝術家即時粘合破損的地方，大家也鬆了一口氣。」阿翰靦腆地說著。Alex 補充道：「其實面對困難時，大家都會很主動尋找解決方法。」

問及他們對那一位曾合作的藝術家最深刻，他們異口同聲說出一個名字——靳杰強博士。靳博士是崇基物理系的畢業生，他鍾愛藝術，也把大部份公餘時間貢獻給藝術。「他是一位毫無架子的藝術家，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個性十分隨和，任何人的意見他都會欣然聽取。」四位在靳博士的指導下不斷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書畫。「最記得他那一句『藝術就是這樣，要不斷大膽嘗試。』」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著。



梅創基作品展



建築畫家
Nancy Wolf
畫展



惟我崇基...張燦輝攝影展



今日中國木版畫展

靳博士的字畫氣勢如虹，瀟灑凌厲。他展示作品的方式與他的字畫如出一轍般氣宇軒昂。長達五、六米的書法由天花板垂掛著，像一行行流水從天而降，散落地上。也有數張像波浪般掛起，優雅的字體彷彿在空氣中飄揚。這個究竟是書畫展還是裝置藝術展我已經搞不清。

對海洋情有獨鍾的勞哥對另一位藝術家也十分欣賞。不，她不只是一位藝術家，她還是一位醫生——郭園醫生。郭醫生的畫色彩繽紛，總給人童話的感覺。「郭園醫生也很喜歡海，她的畫都有海！」

藝術展覽掠影

崇基書法展



擁抱自然——
宋杜漢珍畫展



四位之間不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對藝術本身和對藝術家也有了不同的情。由抗拒到接納，再由接納到欣賞，四位均興幸自己是崇基的一份子，能成為藝術展覽的工作人員：「辦展覽的工作節奏快，佈置場地通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而且每次展品類型不盡相同，再加上藝術家都有自己的意念，可以說不會有重複的工作，永遠『新鮮刺激』！」

見證著一個個藝術展覽的開幕閉幕與學生的成長，勞哥語重心長的說期望教師和學生都多點參與，多點接觸藝術。縱使不是自己的藝術展，但有時看到場地冷冷清清的，勞哥坦言：「真的會心痛！」

舉辦藝術展是讓觀眾品味藝術，從中學習、成長。但原來從中獲益、感受深刻的，還有幕後的一群工作人員！

對同事、對崇基和對藝術的情像被一條紅線牽著，把他們和它們連在一起。

「舊情復熾」
香陳美芬作品展



「在水之湄——四時色彩染明州」
郭家賢許雪碧作品展



後記：

訪問過後，我們一起在崇基教職員聯誼會的餐廳午飯，大家愉快地胡扯著。侍應端來一盤芋頭南瓜，看到我最愛的南瓜，就興奮的夾了一塊。剛吃了一半，有人說：「怎麼我總覺得沒點過這道菜？」大家認真的想了一想，「我以為是你知道他愛吃所以點的！」「這次不是我啊！可能是送的吧？」「不錯啊！侍應待我們真好！」「其實我也愛吃南瓜！」我又夾了一塊。「啊！原來是你偷偷點的！」大家都忍不住笑了。（結帳才發現原來是侍應上錯了菜。）這個訪問做得真開心！無論對學生還是對職員來說，崇基都是我們的大家庭！

本色酣舒紙墨中——
方蘇設色水墨及版畫展



Drawings by the Buckners



黃磊生師生展
(於大學圖書館舉行)



單寧誌——
曾陳桂梅近作展

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

校史檔案館委員會主席（2006年至今）
莫凱教授（1959/ 經管）

校史



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

註：委員會原名為「校史檔案館展覽籌備小組」，於2009年易名為「校史檔案館委員會」

崇基學校校史檔案館於2006年10月27日正式開幕啟用，圖為作者於開幕典禮上致辭



崇基學校校史檔案館座落在牟路思怡圖書館二樓西翼，於2006年崇基學院55周年校慶日正式開幕啟用。館內前面是展覽廳，為舉行各種文物展覽的場地，後面是檔案文物的儲存庫和工作室。

走進圖書館地下大堂，在樓梯左側，你會看到兩座由1967年級仁社畢業同學送給母校的立體模型，分別名為「六十年代崇基學院中心區」和「六十年代崇基學院校園全貌」。這裡雖然還不是檔案館，但這些模型介紹了崇基早期在馬料水的面貌，故此也可以算是校史檔案的一部分。

檔案館在二樓西翼。進口處懸著校友靳杰強博士所題寫的「崇基學校校史檔案館」木刻名牌。門外的一座大玻璃窗櫥內展出了崇基馬料水新校舍的奠基石。時維1956年5月12日，奠基典禮在滂沱大雨中露天舉行。大家可以在奠基石的背景照片中看到，當時一大群人無懼風雨地出席典禮，和校董會主席啟真道博士在雨中蹲身奠定基石的情景。



圖書館地下大堂的兩座六十年代校園模型，由1967年級仁社畢業同學送給母校

校史檔案館之進口處。右方之名牌由校友靳杰強博士所題寫，左方為崇基馬料水新校舍的奠基石。

在崇基成立檔案館之初，我便加入了這項工作。由於時日久遠，記憶上對其間過程可能會有些前後混淆，對人物和事物也可能掛一漏萬。無論如何，我印象中崇基最初是要整理積存多年的舊物。經過歷次搬遷，由港島東、西院到馬料水的舊行政樓，再經信和樓到今日的行政樓，學院和各部門便累積了一大堆檔案和文物。在較穩定的環境下清理和整理一下舊物，成立檔案館也自然地進入議程。

我於1998年從中大經濟系退休，並獲崇基委任為「資深導師」，為通識教育課程作導修，其後又受李沛良院長委託主編《金禧叢書》。記得有一天，院務室主任郭譚潔瑩女士在閒談中提及須要有人協助整理崇基的檔案，問我有沒有興趣，我不經意地答允了。其實，我完全沒有處理檔案和文物的專業知識，但對崇基我是熟悉的。我嘗奔走於港島東、西院之間上課，在馬料水住過大鐵筒、石屋和男生宿舍（今應林堂）。其後回到中大任教幾達三十年，附屬於崇基，參與過多種行政和委員會工作。

為了要對具體情況有所了解，郭太帶我到圖書館二樓今日檔案館所在。該處當時分成兩部分：前面是「綜合基本教育（今稱通識教育）資料中心」，後面是堆放崇基舊物的地方。面對著堆積如山的雜物，我倒抽了一口涼氣。我嘗考慮過要成立委員會，卻恐怕曠日持久，便決定獨自先做些前期工作，而院方也給我足夠的支持，信任和自由度。



剛完成翻新擴建之檔案館，
左圖為展覽廳，右圖為儲藏
室和工作室

有道是：飯要一口一口的吃。我先去處理「綜合基本教育資料中心」。這「中心」成立於1985年，一方面彙集通識教育資料，一方面支援通識教育部的工作。「中心」除了辦公椅桌以外，中間有兩排文件櫃，滿載著歷年同學的「專題討論」報告，還有學院資助同學研究計劃的報告，和各類得獎作品等等。

在「中心」的周圍靠牆，擠著不同形狀、大小的鋼櫃、木櫃，載滿各類尚待整理的資料，幾個插滿書籍、刊物和報章的鋼架、木架，還有一些舊傢具和早已報廢的電視機和影音器材。在兩三個鋼櫃裡收藏著大量的錄音和錄像帶。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崇基校內各種活動的紀錄，例如週會、教育委員會和其他有關學術的演講，此外還有不少從電視台特備節目下載的錄影帶。

在一些書架上，我找到不少崇基早期通識教育的資料。有教授們自己的著作，也有選輯的輔助閱讀材料，有油印本也有鉛印本。這都應該是崇基史料中寶貴的一部分。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書架上也堆滿了一些殘舊逾期的書籍，零散的報刊，一些校外團體的通訊，和一疊疊從報章、雜誌影印下來的資料。

總的來說，上述資料的性質可以說是既有「檔案」也有「通識」，其中也有部分與崇基無關，內容既限於時間性，對通識教育亦無大意義，因而難免要清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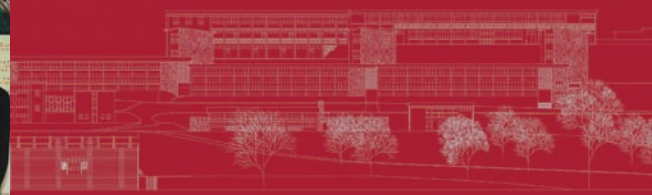
除了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報以外，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收藏了一批有關「六四」的資料，例如當時在報章大批刊登的聲明，在各報刊出現的報導和評論文章，多個團體包括各大專學生團體的特刊，以至各型各類的宣傳單張，不一而足，都是這歷史事件的重要資料，饒有通識教育意義。

崇基早期校園建築

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

Chung Chi Original Campus Architecture
Hong Kong Chinese Architects' Practic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顧大慶 Gu Dading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檔案館還未正式開幕前，曾舉行了一次名為「惟將舊物表深情」的匯展，展出校方和校友珍藏的崇基物品。右圖為開幕禮上梁元生院長（右二）介紹籌備展覽之主要工作人員，左起：郭家賢校友、盧廣鋒校友、作者及余秀枝校友（右一）。

2011年由學院出版之《崇基早期校園建築——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此書由建築系的顧大慶教授編撰，部分內容採用了檔案館的資料。

進入檔案文物部分，最先觸目的是一座龐然大物：一排鋼架鑲在鋼軌之上，將各鋼架沿鋼軌推在一起加鎖，便成為一座封閉的大檔案櫃。在一些鋼架上我發現了一堆堆、一絮絮和零散的文件。原來，前崇基圖書館館長沈羅素琴女士也曾對崇基的檔案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她將一些檔案分類排好在鋼架上，並寫下一份清單。可惜她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小部分，便離開了崇基。


在檔案櫃以外的空地上，堆著各式各類的「文物」：幾個文件櫃，其中有些已經破舊不堪，但仍然塞滿文件；一個個舊書架堆著各種文件和書籍；許多紙箱和紙手抽滿載著書刊、相簿和雜物；一些破舊的辦公室傢具如打字機、收銀機等等，還有些崇基早期文物，其他單位（如校牧室、一些部門和委員會）所轉來的文件和紀錄等等，散滿一地！

面對著這大挑戰，我開始進行分類和裁汰工作。院務室的郭太、余秀枝校友和前崇基圖書館館長吳余佩嫻女士收集了一些有關文物分類的資料和手冊，以備應用。我將通識部的資料中有關崇基校史的一部撥入檔案，又將所有

的檔案文物分成五大類，即（一）檔案文本，（二）印刷品，（三）歷史文物，（四）照片，（五）紀念品。相信這不是最好的處理辦法，其中難免有些隨意性，有待日後逐步改善。

差不多同時，學院決定擴建圖書館，將通識教育部搬到行政樓，其原地則與原檔案室合併為一新的檔案館。在擴建期間，全部物品便要打包並作臨時搬遷，我也乘機休息了一段日子。經過學院和建築處的多方協調、設計與工作，幾個月後擴大的檔案館煥然一新。前面是展覽廳，有一排排平面和豎立的玻璃櫥櫃，還有一些書架和可以看書和小休的地方；後面是滿裝櫥櫃和書架的儲藏室和工作室。

接著的工作就是將檔案文物歸檔上架，和準備展覽事宜。這時，郭家賢、盧廣鋒和余秀枝等校友加入了展覽廳的佈置和展覽工作。檔案館還未正式開幕，我們便以校方和校友珍藏的崇基物品舉行了一次名為「惟將舊物表深情」的匯展，展期為2006年3月5日至4月29日。盧廣鋒校友將大量私藏捐贈展出，並與郭家賢校友一起設計了精美場刊。我們繼續呼籲校友們將珍藏的崇基舊物捐出或借出。目前我們已經



「清音雅樂鳴幽谷——
音樂在早期崇基校園
回顧展」於2011年校
慶日開幕

收到百多位校友送來千多件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舊物。

「哲懷深致立崇基」是2006年校慶日校史檔案館正式開幕的展覽主題，這是一次關於崇基創校的文物展，主旨在介紹崇基加入中文大學前（1951 - 1963）的歷史。2007年我們推出名為「樸雅融文照海山」的展覽，以建校時的圖片展示崇基在改建前的校園景況。隨著便是2008年名為「如畫清諧見匠心」的早期崇基校園名家建築設計回顧展。最近，建築系的顧大慶教授用檔案館中的資料編撰了他的《崇基早期校園建築——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一書，並由崇基出版。當前的展出名為「清音雅樂鳴幽谷」，內容在回顧崇基校園早期的音樂活動。而檔案館正籌備有關崇基校園植樹回顧的展覽，計劃於2014年開幕。

在歷次展覽中，院務室的郭太，盧廣鋒、余秀枝、王宇傑等校友，和檔案館的朱偉恩都做了大量如收集材料、佈置場地、編輯場刊等實際工作。前圖書館長梁振強和校外的郭家賢、蔡淑娟、脫新範、吳瑞卿、伍淑敏等校友對檔案館和展覽都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

目前，學院設有檔案館委員會，但檔案館的成立只是初步而已。要成為一個完備的歷史檔案館，除了要繼續擴大文物收藏以外，還有許多細緻的工作尚待完成。例如，要將所有藏品詳細分類和理順，將早期殘舊或零散的文件和照片修復等等，便會是一項複雜的工程，須要較大的資源投入和專業人士協助。這全面而長遠的策劃和安排有待時日，恐怕非我所能知見，但希望會有這一天。

我很高興地看到歷次展覽中的來賓簽名冊都是簽得滿滿的，甚至一本還不止，場刊也要一版再版。有些校友還在簽名冊中留言，洋溢著讚美和懷念崇基之情。我想，這也算是崇基校史檔案中的點點滴滴吧！

- 2012年秋 -

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

資訊科技委員會主席 (1994年至今)
黃健康教授

多 媒 體



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



註：委員會原名為「微型計算機室管理委員會」，
於1998年易名為「資訊科技委員會」



鑑於微型電腦之使用日益普遍，大學內所提供之微型電腦服務未能充分滿足同學之需求，崇基學院校董會乃於一九八八年秋建議成立崇基學院微型計算機室，並發動籌募港幣一百萬元作開辦費用。結果得到多位校董、校友、校內同事及校外友好慷慨超額捐贈，崇基學院微型計算機室於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落成及使用。大學亦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撥款以添置新設備。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校董會再度撥款，除增加設備外，亦加強人手，使其於上課及考試期間之週一至週五，每天開放超過十二小時。一九九七年暑假，蒙校董會再度撥款，電腦室裝修後環境得以改善，電腦系統更得以提升，更能切合同學之需要。而隨着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校董會再於二〇〇一年撥款，將微型計算機室改建，並增加先進資訊科技器材，使之成為一間多媒體中心。



崇基學院微型計算機室

於1989年6月

正式落成啟用

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位於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左側），佔地約一百二十平方米，室內除備有供一般使用之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及製作多媒體影片的工作站，亦有 TOEFL 語文學習光碟及 IELTS 模擬試學習光碟的借用。設有閱讀閣，供使用者透過各種雜誌、期刊汲取最新的科技資訊。於二〇〇八年增設的討論室，則配有電腦設施供使用者作小組討論之用，而崇基學院校友會亦送贈了一部32吋的液晶體螢幕置於討論室內。

此外，中心亦於每學期內舉辦電腦講座，提高及擴闊同學們對電腦科技的知識；電腦課程則提升同學們對電腦軟件的掌握及應用。

崇基學院之學生、教職員及崇基學院校友會之永久會員均可享用中心服務。

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廿四日，中心發生了盜竊事件，損失了大部份電腦內部的中央處理器及記憶體。事後中心重新添置電腦設備、加強室內安全設施，並於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六日起重新投入服務。

多媒體中心運作了二十多年，也見證了時代和科技的變遷：從噪吵的點陣式打印機到今天的

彩色雷射打印機；或從巨型的黑白顯示器到今天的高解像纖薄屏幕，可看到科技發展真是一日千里。而使用的目的和模式也和以前大有不同，早期多是用電腦來編寫報告和論文，今天的花樣就層出不窮，除編寫文章外，也有用來找尋創造學問的資料、在網上漫遊、甚至和朋友聊天。但無論如何，這中心的電腦也在默默為師生校友們忠實地服務。

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2011年的設備：

硬件：個人電腦30部、多媒體工作站4台、蘋果電腦3部、彩色鐳射打印機1部、黑白鐳射打印機1部、掃描器1部及藍光燒碟機2部

軟件：中／英文文字處理、試算表、報告、資料庫管理、網頁瀏覽、電子郵件、統計分析、多媒體圖像處理、動畫製作、網頁製作、影片製作及程式語言編寫等。



中心定期舉辦電腦課程，
提升同學們對電腦軟件
的掌握及應用。

「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2001-2011)

學生訪問計劃委員會主席(2003年至今)

陳永勤教授



「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



作者於2010年之學生訪問計劃活動中致辭

崇基學院歷來十分重視各種課堂和校園以外的非形式教育，其中以「走出去、請進來」形式進行的短期學生訪問計劃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回顧過去十年，學院得到多位熱心友好人士的慷慨捐助，同時投入不少的人力和其他資源，聯合各地的兄弟院校成功地舉辦了為數眾多的學生互訪活動。這些活動雖然在主題、內容、規模和地點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都為同學提供了難得寶貴的學習機會。各個訪問計劃的參觀考察活動令同學增廣見聞、認識社會，專家學者和相關人士的專題講座令同學開拓視野、增長學識，小組研討和交流令同學得以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一段時間的共同生活和遊歷當然更是不同背景和文化、不同專業和個性的同學相識相交、了解融合和建立友誼的大好時光。十年來，本人有幸參與或見證了大部分的訪問計劃，深深感受到崇基和外校的同學都十分珍惜學院提供的寶貴學習機會，努力把每次的活動辦得出色和圓滿。



每屆「李韶計劃」挑選七、八十名各地的精英學生參加，於一個月內走訪三地（香港、新加坡及國內一城市），密集地進行各項學習活動。右圖舉2004至2008年之少部分活動為例：



2004年參觀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2006年參觀中國銀行（香港）；



2006年參加者於北京的「李韶青年領袖論壇」上發表總結報告；



2008年往北京中國人民大會堂參觀

李韶暑期考察計劃

過去十年崇基學院規模最大和影響最廣的學生訪問計劃是舉辦了四屆，已經成為最重要品牌的「李韶暑期考察計劃」。二〇〇一年二月學院獲得李韶博士伉儷慷慨捐款，成立「李韶文化交流學習中心」，透過各類型的文化和學術交流活動，為中國現代化培育人才，為香港社會訓練領袖，為中西文化交流作橋樑。中心舉辦的四屆活動均以考察和認識中國發展為主題，在探討和研習中國如何邁向現代和繁榮的同時，開拓同學的視野和培養他們的領袖才能。

作為學院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活動之一的首屆李韶計劃於二〇〇一年暑期舉行，以「今日中國」為主題的活動讓同學透過考察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個重要城市，從而了解和認識開放改革為國家帶來的生機和活力，為「中國系列」的暑假計劃奠定了基礎。之後的三屆活動分別以「中國邁向現代與繁榮」（二〇〇四年）、「明日中國」（二〇〇六年）和「中國騰飛：邁向同一世界、同一夢想」（二〇〇八年）為主題，中心聯合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國內最為頂尖的一所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舉辦，跨越亞洲三大城市（香港、北京或上海、新加坡）的大型考察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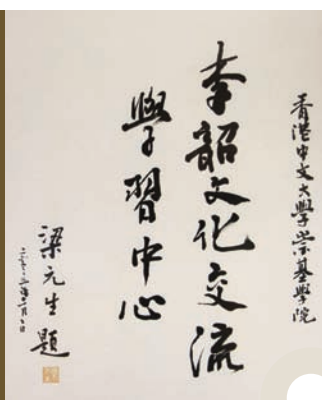
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每屆李韶計劃均有以下幾點共同之處。首先，每屆計劃都通過激烈競爭和嚴格挑選吸收多達七、八十名各地的精英學生參加，除了二十餘名崇基同學之外，其他同學來自中國大陸、新加坡和美國的著名大學。李韶計劃的參加者除同學、教授和職員之外，還有兩位特別的成員，就是我們最為尊敬和愛戴的李韶博士及夫人李梅以菁博士。兩位德高望重、不遺餘力地關心和培養青年學生的長者每次都親自參加相當部分的活動，與同學一道考察、參觀訪問、聽講座、以至出席和指導同學的專題研討和總結演講，給整個大團隊帶來莫大的鼓舞和興奮，實在是難能可貴。其次，每屆計劃的時間長短和空間範圍都大致相同，體現出李韶計劃不僅人數眾多，而且時空規模頗大的特色。每屆歷時近一個月的各種活動包括大約兩周在香港和各一周左右時間在其他每個城市，包括新加坡、北京、上海和深圳。至於內容方面，四個考察計劃都以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為主題，舉辦一系列的專題講座、參觀訪問、工作坊、演講和高桌晚宴等活動，從政府管治、法治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社會服務等多方面探討中國崛起及其與國際社會互動發展的要素和進程。活動內容在注重實地考察和學術研討相結合的同時，也強調同學的品格素質的提升和領袖才能的培養。每屆

• 65 •



首屆「李韶計劃」於2001年舉行，開幕禮上由時任崇基院長之李沛良教授（右）致送紀念品予計劃贊助人李韶博士（中）及其夫人李梅以菁博士（左）





「走出去、請進來」的例子：2009年崇基學院與浙江大學互訪計劃的主題是「自然與環境」，兩校同學先後在香港和杭州共同生活和學習一個星期，活動之一是分別考察兩地的濕地公園。上圖為香港濕地公園，下圖為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

計劃在考察和比較三地的發展經驗和教訓之後，學生代表在「李韶青年領袖論壇」上精彩的總結發言更是將活動推上高潮，然後同學們依依不捨地揮淚告別，活動落下帷幕。

過去十年的四屆李韶計劃都取得巨大的成功，培養了三百名已經活躍在世界各地和各各行各業的傑出優秀的「李韶人」，為國家、為香港、為社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每一位「李韶人」和崇基同仁一樣都非常感激和敬佩李韶博士伉儷對暑期計劃不斷的慷慨資助以及熱心的支持和參與。今年正值崇基六十校慶之際，李韶博士及夫人將再度捐款資助第五屆將於二〇一二年暑期舉辦的考察計劃，並親力親為參加策劃和籌備工作。李韶計劃的過去和將來都充分體現了他們兩位對教育的熱誠、對青年學生的關愛和對崇基的支持。

崇基學院與浙江大學互訪計劃

過去十年「學生訪問計劃委員會」還主辦或應邀挑選崇基同學參加過不少其他的活動計劃，其中次數最多的是已經舉辦了九屆的崇基與浙江大學之間的學生互訪計劃。該計劃每年舉辦一屆（除了二〇〇三年因非典型肺炎

疫症停辦一屆)，兩校各挑選十名同學參加為期分別為一周的香港和杭州之旅。同學們共同生活、共同參加各種參觀訪問、講座和小組研討、報告等活動，不僅在某個專題領域得到知識的增長和視野的開拓，同時大大增進了兩地同學的互相了解和融合，對青年學生的成長大有裨益。多年來活動計劃的主題非常多樣化，在體現香港和杭州兩地的社會人文特色的同時，還包括許多科技和商業領域的專題。從大學生的成長到珠三角、長三角的經濟發展，從生命科技到資訊通訊科技，從城市文化到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從商業道德和營商環境到衛生保健和醫療服務等主題都深受同學歡迎。兩校作為綜合性大學，學科專業齊全，每屆不同主題的互訪計劃都能得到顧問老師的專業指導，令同學獲益良多。

崇基和浙江大學學生互訪計劃得以成功展開和繼續，實在有賴於已故的陸增鏞先生及其弟陸增祺爵士的熱心支持和慷慨資助。祖籍浙江湖州的陸氏兄弟早年從上海到香港，多年來是崇基和浙大的共同校董和重要捐款人。他們一向關懷教育、熱心公益、造福桑梓，為兩校的發展和同學的成長作出不少重要貢獻。回顧這麼多屆的浙大計劃，特別難忘的是陸氏兄弟邀請大家到府上或酒店的晚宴派對，每次他們都

分享幾十年來他們刻苦工作，不斷進取的寶貴人生經驗，強調中國人的孝道、誠信、勤奮和刻苦等傳統美德對個人成長和事業發展的重要性。他們對人生的真知灼見和諄諄教誨不僅深深感動每位在場的師生，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深受啟發，得益匪淺。我們永遠懷念和藹可親、亦師亦友的陸增鏞先生。我們衷心感謝陸增祺爵士及千金陸雅儀女士延續陸氏家族關愛和支持崇基的傳統，繼續慷慨資助崇基和浙大的學生互訪計劃，一定把作為崇基六十校慶活動之一的二〇一二年第十屆計劃辦得更好。

「浙大計劃」贊助人陸增鏞先生（中排坐者左二）於2007年活動進行期間邀請參加者到其府上作客。其胞弟陸增祺爵士（中排坐者右二）同樣為本計劃之贊助人。



「甘青行——中國西部文化考察計劃」由崇基學院及蘭州大學合辦，圖為2009年兩校之參加者一同到訪著名之敦煌莫高窟。



「甘青行——中國西部文化考察計劃」及「華南地區社會經濟考察計劃」

除了李詔計劃和浙大計劃，近年來舉辦的「甘青行——中國西部文化考察計劃」和「華南地區社會經濟考察計劃」也辦得各有特色，為同學提供更多的暑期交流學習機會。自二〇〇八年起每年與蘭州大學聯合舉辦的「甘青行」讓崇基同學有機會前往甘肅和青海兩省，與蘭州大學為代表的內地學生共同考察和學習西北地區的宗教文化傳統，領略大西北雄渾蒼涼的自然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是唯一一個面向西部內陸地區的暑期考察計劃。

眾所周知，華南（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地區之一，也是與香港關係最為直接和密切的地區。學院得到羅富昌校友（一九七〇／地理）的慷慨捐款，聯合中山大學和五邑大學分別於二〇〇七年和二〇一〇年暑期舉辦了兩屆華南計劃，重點考察香港、廣州和江門等城市，為同學提供一個深入了解和認識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好機會。除了上述由學院主辦的學生訪問計劃，每年我們還應國內各地高校的邀請選送若干名崇基同學參加對方舉辦的各種大學生交流營，也為同學提供了不少認識國家、增長見聞的好機會。



「華南計劃」贊助人羅富昌校友（中站立者）於2010年安排參加者到訪其公司及廠房，並與同學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十年歲月匆匆，崇基人材輩出。學生訪問計劃多年來為培養一批批的同學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各項活動的舉辦當然首先離不開各位善長仁翁的熱心關愛和慷慨捐助，同時學院的高度重視和眾多教職員的辛勤努力也至關重要。另外，兄弟院校的友好合作以及許許多多相關機構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這些年我參與組織和開展學生訪問計劃活動，與同事合作，與同學同行，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憶，成為教書育人工作的重要部分。與不同院校和機構的合作令我結識不少同事和朋友，是將來繼續組織和開展學生訪問計劃的重要伙伴。與來自崇基和國內外各地的年青同學朝夕相處和交朋友是一段非常愉快和難忘的經歷，看到他們朝氣蓬勃，茁壯成長，並在各項計劃的活動中表現優秀，不斷進步，更是令人高興和滿足的事情。展望未來，祝願學院的學生訪問計劃越辦越好，為培養一批又一批的崇基學子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參加學生訪問計劃的崇基學生有機會與國內外的大學生一起生活、學習、交流，不少參加者均反映是一個非常愉快和難忘的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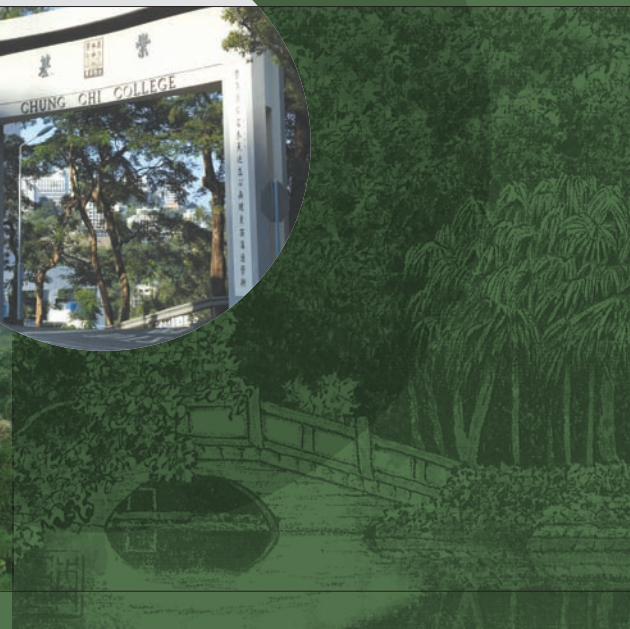
未圓湖畔訪三雕

盧廣鋒校友(1967/史地)

三雕



未圓湖畔訪三雕



〔作者按：金禧校慶（2001年）決定在校園興建紀念雕塑，「雕塑計劃」方案為一組三座，三座雕塑之造型設計曾製成小模型。三雕之首「五十飛翔」在2003年底建成；其後「眾」亦於2006年底建成，因調整了設計，現在的「眾」和之前的構思有顯著不同；「磊」則至今仍在計劃之中。本文是2003年秋依據所見之三個小模型而寫成的，其時「五十飛翔」尚未施工，三雕全屬待建，「訪三雕」訪的只是我當時意想中的未來三雕。〕

青玉案

校門新拓凌雲俏，倚綠樹，迎風笑。笑道崇基人最好：韻高情重，海天懷抱，直令湖山傲。金雕躍鳥非凡鳥，態若攜雲起仙島。更啄銀河雙美曜，送臨湖畔，與人相照，皎潔如霜縞。

• 71 •

這是幾年之後的一個多晴月，花開日，鳥鳴時，我約同摯友（或想像攜愛侶、帶兒孫），回到崇基，去賞看那金禧紀念三雕塑。摯友、愛侶、兒孫未必同是崇基人，我得時時向他們介紹崇基的事物，跟他們講說我對崇基的感情。

探望崇基，少不得要到大門走一回。崇基大門是至善之門，我曾出入其間千遍，望之越覺可賞，賞之越覺其親。稱之曰門，實則沒有門扉，對人開放而無隔閡，這樣的門超越一般門戶之見，尤令人愛。金禧校慶，大門的牌樓拓寬增高重建之後，樣子還是當年，只是如今更見恢宏。我們身為校友，都還記得那副少時成誦、至今不忘的長聯，它仍舊把牌樓襯托，襯托得宏美而有深致。大門閱人無數，今日含情似說：崇基境美人更美。

說起美，我不禁想到徐志摩的名句：「在康河的柔波裏，我甘心做一條水草。」不妨把康河看作象徵「美好」。面對美好，只要能成為美好的一個部分，那怕是平凡渺小，亦情願而足慰。這是謙卑語，亦是至誠語。我覺得，崇基人也有這種至誠與謙卑。崇基地靈境美，值得驕傲，但崇基人不驕傲，只讓孕育他的湖山驕傲。

我入崇基門，甘為崇基草；我出崇基門，長願崇基好。

崇基門內，美好的新鮮事物多著，正待我輩尋賞。

五十飛翔 音義兼美，形神並妙

越過大門，緩緩向下走，再漫步那帶著當年美麗記憶的悠悠斜路。斜路將盡，右邊是崇基的新行政大樓，行政樓之側有一個小廣場。你瞧，廣場西面的小草坡，晴暉斜照，粲然立著一件造型優美之作，這可是金禧紀念的第一座校園雕塑。

雕塑選材真好，底座是白雲石，白雲石直可比擬白雲；雕塑本身以金屬為之，外覆真金之箔，造型是兩隻其形如“C”的金鳥。鳥的形象並不寫實——不妨說是線條流麗的立體抽象圖案，然而又能叫人看出是鳥的形象。此鳥之妙，正在似與不似間。幾分形似，而又帶著十分神似，神似飛躍，如有生命。奕奕有神，所以為佳。



前人說：「古詩之妙，在能使人思。」這雕塑看著令人喜愛，並且是越看越覺可愛。我也想這樣說：「崇基雕塑之妙，在能使人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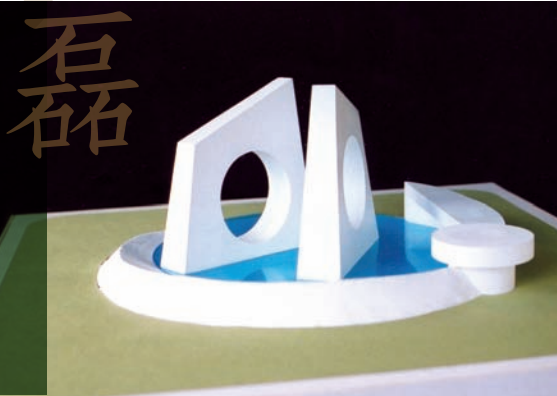
先看其形。雙鳥之形本從“CC”兩個字母化出，而“CC”是“Chung Chi”的約稱，一望可知。“CC”者，雙鳥自名曰「崇基」也。“CC”像兩隻鳥，一大一小，相連相繫，前後緊貼相隨，正好象徵著先輩扶攜後輩、後輩繼承先輩的精神。崇基精神就是這樣薪火相傳。“CC”又像兩個未畫完的圓形——兩個未圓之圓。兩個“C”字的缺口大小略異，也許就在展示兩個不同程度的「未圓」，提醒我們追求圓滿或接近圓滿有不同的進境，是一個努力不息的動態過程。「未圓」之意，正與校訓「止於至善」的精神呼應。此刻我正在未圓湖畔，未圓湖畔思未圓，真有意思。雕塑用覆金金屬與雲石雕作，如金似玉——如金之堅，似玉之潤。不過，它的高妙處還遠在金玉之上。「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紅樓夢》句），其為形則未圓始足喻其善。你說是不是？

次聆其音。雙鳥“CC”入扣，形象鮮明。“C”讀起來像粵音的「思」，兩個C也可謂之“雙

C”，這真是似訴「相思」了。相思，當然是思念崇基，或者是崇基人的互相思念。對崇基而說“雙C”，這就有「相思意」。你說多好。

再顧其名。金箔金色表示金禧；金禧之鳥狀如飛躍，躍，即順勢而起飛。命名「五十飛翔」，這是說，崇基五十週年有新的起步。「起步」很有意思。你看，這金禧之鳥就是有起躍之勢，一躍而起，起而飛，飛而高翔。躍起飛翔是持續進行的悠長動作，而「起躍」所表現的就是「整個動作裏最耐尋味和想像的那片刻」。這樣的形象恰到好處，只展露潛勢之始發，而其後續隨的無限開展，留給觀者自己領會。有餘不盡，意味深長。崇基奮飛不息，五十而猶有更新更大的進境，又是多麼令人欣慰的事！

一個鳥的造型設計，沒想到會這樣簡約清新，自然入妙，並且在形、音、義三方面俱能盡致，這無疑是「崇基之美」。



磊 圓池高潔，觀水思源

離開小廣場，踏上湖邊路。朝北徐行百餘步，右邊修竹（黃金間碧竹，名字多美！）疏處，已見湖影；左邊一片青草地，遙對禮拜堂，映帶蘭苑，旁臨石溪。溪水從高處禮拜堂之側向下流瀉，流過睡蓮清沼，注入未圓湖。

金禧紀念的其中一座大型雕塑，就座落在這片青草地上。這是一座石雕，由好幾塊大小形狀不一的石組成，陽光映照，色如白玉。作為基座的那塊石最大，形扁而圓，像一個巨型白玉盤，貼放在青草上。想起李白的詩句：「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把白玉盤看成圓月，也不錯。這個圓月圓周微凸，圓內注滿了水；

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 用真心建立關係。

兩塊開了大圓孔、形如七巧板的大石，矗立水中。從來山水相得，這水上之石，定是壁立之山。圓月、山、水，如大盆景；山峭水明，可作現代「高山流水」觀。

大「圓月」的圓周上還有一個小「圓月」，小圓月之旁又有一片小「缺月」。連這兩塊「小月」石，三組石加起來，一共是五塊。雖說五石形狀不一，其實在不一中也見統一。我彷彿感覺「圓」就是這雕塑的主旋律。月滿是圓，月缺自是未圓。「小圓月」像圓鏡，「小缺月」像橫鏡，我且在這圓與未圓之上小坐何妨？

坐而近看，另是一番景象。兩片石山，兩個圓孔，兩圓透望，前後相映；圓中有圓，圓外有圓，圓圓交錯。人在圓上坐，石在圓中看。真是充滿「圓趣」！「圓」代表甚麼呢？「圓」令人想起崇基的立校精神：止於至善——以圓滿為永恆理想。追求至善，是一個不息的過程；迴視圓影交錯，正復似之。

「大圓月」的圓周，細看仍多趣味。圓周有高低兩側，右側低而左側高；高的一側形如貼上了一個彎眉月。眉月內彎有十三流水孔，水源源

出，清澈明淨，流注圓內，流到「石山」山下，流到山下五十餘塊大小相約、圓度不一的石卵之上。圓內水清如許，自然因為有這「源頭活水」。(朱熹《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水源十三之數，正好教我們想起崇基源出於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至於五十餘塊石卵，想來便是五十餘屆畢業生，而五十餘屆畢業生，全都浸潤在這明淨的活水之中。石卵每年加添一塊，更有綿延不絕之妙；想像何年，可見臨溪青草地，石卵滿圓池？常言道「飲水思源」，其實觀水也可思源。崇基半世紀前承接十三間大學的教育事業，從開始便樹立「止於至善」的精神，理想明而境界高。如今數十年後，我輩觀水思源，思源而亦同時思圓。引源入圓，水清而圓滿。「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蘇軾《赤壁賦》句)崇基本源如水活，高境似月圓。

這樣引人入勝的雕塑，甚麼名字可以配它？試看標石，其名為「磊」。只一個單音字。當然，字不在多，倘若好，一個字也足夠令人思量。就我所知，「磊」字有多重意思。「磊」是「三石」，又是水中大石。從它是「三石」的一面看：眾石累積，顯而可見，磊於是有「眾多」，有「分明」的意思。從它是水中大石的一面看：磊是形貌俊偉，是圓轉如珠，又是聲音宏大。引申起來，真的是勝義紛陳。此中，我最喜愛「分明」的兩個引申義：志懷高潔、胸懷坦白——真是「明亮」得可以光采照人！再看這座雕塑：眾石如玉，明淨高潔；石山壁立，形貌俊偉；石卵纍纍，圓轉如珠。所有特點——眾石、分明、高潔、俊偉、圓轉，似乎都讓磊字一一說著了。如此雕塑，命名為「磊」，也可謂名切其實，言簡意賅了。

磊石何皎皎，清圓照我心。



众 分而顯「人」，合而見「眾」

暫別明潔照人的「磊」，再上湖邊路，復前行二百步，從南天竺、龍眼樹、圖書館面前走過，來至館旁數株柏樹前的青草地；金禧紀念的另一座大型雕塑，昂然挺立於此。這是一座造型獨特的雕塑。雕塑線條簡單，狀若人字，高有三十來呎，質堅色潤，如乳白石而半透。環繞視之，一體三面，三面對稱，俱作人字。人字有點肖人，它本來就是個象形字，寥寥兩筆，可也是最簡潔的「人」了。試看眼前「人」，似有一種平和之氣：三足如鼎足，那樣穩重；聳立如長松，那樣正直；色白如霜雪，那樣高雅。我不禁想起了古書上說的「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立容德、色容莊」，像這雕塑，可算得有「君子之容」了。我現在是和「君子」見面，卻妙。「君子」望如一，繞看成三人；「三人」為「众」，宛見其名。「众」是「眾」的草書楷化，「眾」字即象形「目下三人」，本義是多人。雕塑命名用字，去繁就簡，捨「眾」而取「众」，想是有意突出「三人」之象。從頭細看，「众」象若三人貼背而立，三人卻是不可離析，這暗示甚麼呢？——此「众」是融合之眾，不與貌合之眾、烏合之眾為類。融合之「众」以「形體化合」作為象徵，效果卻在形體之外，令人直接興起「心融意合」之思。心融意合，眾思如一，這不是崇基的「眾志」麼？「眾志」可以化生群力，可以成城；而策之以精進、勉之以群力，正是崇基向來的教育理念。「群」與「眾志精神」密不可分，而「眾志精神」又與「崇基精神」契合。你知道嗎？眾志、崇基，英文同為 Chung Chi。同聲相應，同名互釋，「眾

「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學生訪問計劃」的十年回顧。未圓湖畔訪三雕。崇基聯誼情。這是我們的週會。崇基六年用真心建立關係。感恩與祝願。崇基通識之我見。大學青年會。訪問容拱興博士。訪問崇基藝術展覽工作人員。崇基校史檔案館成立雜記。崇基學院多媒體中心簡介。

「志」和「崇基」，早已融成一語，舉一詞而兼兩意。「眾志精神」強調融合眾心，眼前融合之「众」，該可作為適切的形象代表。至於隔路相鄰的學生中心，名喚「眾志堂」(此屬流行已久的習慣寫法，正式名稱是「众志堂」)，又正有互為映襯之妙。

「众」的形象，全面看是「眾」，一面看是「人」。人是皎潔、雍容、昂然挺立之人，也許就在提醒我們生而為人，要不忘彰顯人的價值。形象簡單，卻含深意。

我覺得，分而顯人，合而見眾，「众」自有兩層可賞處。

暮色將臨，銀燈始亮，此時「众」之如玉半透，看得更為分明。近而細察，半透明的「人」胸中，竟是鑲入了崇基建校以來五十年的簡介。想來此「人」胸懷崇基歷史，骨子裏就是「崇基人」，而在銀輝映照之下，這崇基人正顯耀著人的光芒！

霜毫雪墨臨空寫，寫出堂堂一字人。

三分分呈人屹立，合融為众見精神。

別過形簡意高的「众」，眾念徘徊。三雕已賞，便覺此行不虛。徐步走下未圓湖，欣然回首，耳際如聞：

圓池擬至善，桃李煥千春。金鳥悠悠起，湖畔出高人。



崇基聯誼情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務助理 (1993至1995, 1997至今)
戴錦女女士

聯誼



崇基聯誼情

上圖為崇基聯誼會會所於90年代中之面貌，圖左方有一壁爐裝飾，因此慣稱為「壁爐房」，該房間即現今之「偏廳」（下圖）。



一九九三年八月，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首次設立一個全職職位——會務助理，我是這個職位的首位受聘者，這亦是我第一次加入崇基學院的時候。當時會所正進行大型裝修工程，於是會方安排我寄居在眾志堂二樓的崇基輔導處內工作，直至裝修完畢為止。記得有一天，聯誼會主席郭少棠教授和幾位要員帶領我到會所看裝修工程的進度，那時的會所既漆黑又凌亂，我們一方面小心翼翼地踏著地上的瓦礫向前走，另一方面仔細地視察現場情況，當我們圍在一起討論事情的時候，那些裝修工人卻光著上半身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真是尷尬極了。未幾，裝修終於完成，會所頓時變得雪白亮麗，而我立時擁有自家工作的位置，但因伴著我工作的只有一套紅木枱椅和一個電話，所以，每當需要使用電腦工作的時候，我便要像遊牧民族般帶齊細軟走到崇基圖書館的學生電腦室去。如此這般渡過了一年多的光景，最後我因個人理由於一九九五年初離開，結束我與崇基學院這段雖短暫但美好的關係。

聯誼會下層原為給訪問學者之客房 (Guest House)，以及給會員休閒喝茶之地方 (見圖)，後來於2001年擴充為用餐區域。



部分聯誼委員會委員於會所門外合影 (攝於1992年)，時為主席的郭少棠教授 (右二) 是作者的第一位「老闆」



滿以為我跟崇基學院的緣份就此完結，但意想不到的機遇卻在兩年後出現。一九九七年，不僅記載著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同時也記錄了我回歸崇基學院這個大家庭的重要日子。由回歸至今，我經歷了不少的人和事，當中有喜亦有悲……

兩次加入崇基學院巧合地都是在初秋時份，今次能舊地重臨，心情猶如出嫁的女兒返回娘家探望父母般喜悅。由一九九七年起計，至今天已過了十四個年頭，縱使在職位上沒有多大轉變，但「老闆」(歷屆聯誼會主席、幹事會委員及成員)卻轉換了不少次，單是主席也換上八位，還有其他幹事會委員及成員呢，簡略算算也超過六十位呀！如痴人說夢，視一位「老闆」為一份工作的話，那麼在此段期間我可算是轉了六十多份工了。對於一向不喜歡轉變的我來說，要應付那麼多不同性格和不同要求的「老闆」，真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幸虧尚可應付過去，這全因我所遇到的全都是很有包容心的人啊！

十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算短，在外間人看我的工作都會認為是單調乏味，但在我眼中每天卻是充滿歡笑和挑戰。當上會務助理一職多年，我的性格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不少，而我的人生也因此而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往我常常

倚賴身邊的人為我解決難題，現在卻變得能獨立處事及面對困難，而且還像多了一個家，多了一群朋友和親人。我非常感恩每天都能看到不少會員和嘉賓帶著笑臉進出會所，與及環繞著我的人 and 聽到的大多是開心和快樂的事情，在這樣的氣氛下工作，我不期然被感染，人也變得容易快樂和滿足。記得有一天在會所當值的時候遇見離開香港多年的前任院長夫人進來，我頓時覺得非常高興，不過，最高興的還是她沒有把我忘記，而且還向我走來跟我問好，真有重遇老朋友的感觉啊！

時間真是治療傷痛的靈丹妙藥，尤其是包含著快樂元素的，就更容易將我們的傷痛深深地封存著，日子久了還真的以為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當我計劃撰寫這份稿件的時候，是蠻有信心將很多快樂的往事一一道出的，但當翻看過往的日程，我的心突然很痛……在我的腦海裏突然浮現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人，和一幕又一幕與他們共處的情景，雖然他們是會員，但也都是我心目中的朋友，不論他們是用哪一種形式離開我，回想起來總叫人懷念。

人物不停在變，離開的離開，加入的加入，莫非變幻才是永恆？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及將來，沒有捨棄舊有的，那又怎能迎接更美好的事物呢！聯誼會會所也在此期間改變了，變



聯誼會之活動當然以「聯誼」為主，作者亦感染到其歡樂氣氛，圖為九十年代之聖誕聯歡活動

得更完善，更美好。自二〇〇一年的大型裝修後，會所增加了不少溫暖的感覺，不單是室內的裝潢，還有因用餐空間的擴大而容納了更多的笑臉和笑聲，與此同時還增加了位於蘭苑一樓的蘭苑會所，我的辦公室也搬到崇基行政樓裏，不過，中午到聯誼會當值就沒有變，我仍然可以每天與我的老朋友見見面。

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一年這數年間所發生的事給我的感覺是既難過但又珍貴。在這期間，聯誼會與前膳食承辦商因合約上的問題需要進行訴訟。搜集資料是首要的工序，也是最艱辛的一環，但幸運的是我遇上了一位好戰友，當時的秘書梁頌茵小姐，因她耐心和清晰的引導，

還有很強的閱讀能力，令我可正確地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搜尋有用的證據。還有另一項艱辛的事，就是我要將我所知的事實在法庭上說出來，正所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在庭上作供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整個過程猶如打一場艱苦的球賽，若要賽事打得精彩，球員間的默契和互相鼓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球的裁決往往取決於球證的手上，但只要球員各盡己任，哪怕上天如何安排。在此事上，艱辛的過程對我來說是珍貴的、難忘的，只有讓我看到有人因利益而暴露了人性的另一面才是最難過的事。

總括來說我在崇基的日子是喜多於悲，而且收獲的（友誼）也比付出的多很多倍，我經歷了崇基學院的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在未來的歲月裏，我更期待與崇基學院一起邁進七十周年。



作者（前排左二）於新春團拜活動中與崇基院務室同事的合照



2001年聯誼會會所再進行大型裝修，用餐空間擴大了，容納了更多的笑臉和笑聲

My Toastmasters Journey — *dedicated to all my CC Toastmasters friends*

Ms. Ella Leung
Club Advisor, Chung Chi College Toastmasters Club (since 2002)

My Toastmasters
Journey

dedicated to all my CC Toastmasters friends





The Chung Chi College Toastmasters Club was officially chartered in April, 2002

The year 2002 is a very special year to me. That year, my first child was born. That year, the club I called my other family was established.

I was first approached by Chung Chi College Toastmasters Club through Dorothy Fok, the former Project Coordinator, in fall 2002. At that time, the club had already been officially chartered. Dorothy told me that they were urgently looking for a language evaluator for the upcoming Saturday meeting and asked if I could help them out. I didn't know what a Toastmasters club was, nor did I know what a language evaluator did. But Dorothy assured me that my task was JUST to listen to students' speeches and gave them some feedback, like what the ELTU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Unit) teachers did in class. She was very persuasive, and I could not find any excuses to turn her down. Besides, as the meeting venue wa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my home, I really had no reasons not to go take a look. So, that Saturday, I went. And that was how my CCC Toastmasters journey began.



Members of the Toastmasters Club regularly practice their speaking skills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during term time.

The writer (the one standing) serves as a language evaluator of the club, giving advice and feedback after listening to students' speeches.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how that first meeting went. But out of all the new faces, I recognized one of the student speakers in that very meeting because I just saw him a couple of days ago at the ILC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Centre) where I served as a language counselor for a few hours weekly. This young lad called Billy Cheung came to me for a mock interview assessment which he had missed in his regular ELTU class, and honestly, his speaking skills were not very impressive. I thought only students with good English would dare to go to a Toastmasters meeting. But Billy was there. It sounded totally unbelievable because, in my view, most Hong Kong students were very practical. They asked for shortcuts; they wanted tips; they didn't like to do extra work. Spending Saturday afternoons working on one's speaking skills just sounded impossible. So, to find out more, I went back for a second time the week after. There they were. These folks who might not speak very good English but had all the heart to learn and took all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to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were there every week. They were there not for the credits, not for the grades, but for the endless chances to practice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Billy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urprises I have seen in the Toastmasters Club. Through his continuous practices, he transformed from a shy and reticent young man to a confident speaker. Before he graduated, he even snatched a few awards in the Toastmasters Speaking Contests.

Encouraging examples like these are plentiful in the CCC Toastmasters Club. Fred Cheng, on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club, had difficulty in pronouncing /s/ in the middle of a word. Instead of "Toastmaster", Fred would say "toemaster". By investing effort and time, he overcame his weakness and became a much more fluent speaker. Richard Chau was once our weekly "Ah" King, the person who utters the most number of fillers in a meeting. After years of practices he has not only given up his "Ah" King title, but is now a confident science teacher. These may look trivial to any outsiders. Yet, to us, we live and embrace the old saying: Practice makes perfect. As a Swedish Toastmasters

member once said, Toastmasters meetings are like a cookbook. They give you recipes for baking a speech. The more often you do it, the better it gets.

I dedicated much time not only in attending the regular Saturday meetings, but also training our stud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ntests. To me,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lements of speeches are (in no special order): Cyrus Ng's classic "cat sheet" openings for many of his impromptu speeches; Weisi Yuen's hilarious "losing face" introduction; William Cheung and Jacqueline Chong's singing performances in their 10th speech; Billy Cheung's precise evaluation on what a "nice body" meant; Sarah Lee's convincing evaluative performances; Kenneth Wong's quick wit on dealing with table topics; Kevin Lai and Dominic Chiang's native-like British English (Kevin being the British actor, Rowan Atkinson, and Dominic being the politician, Chris Patten!); John Yong's beautiful use of rhetorical devices; Eva Saur's unique examples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CUHK; Howard Kwong's insightful sharing of his experienc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Mia Tang's vivid depiction of "JoMa" in the O' Camp with

her very original metaphor – "desperate housewives"; and Keren Zhu's meaningful messages of treasuring one's life. All of these speeches brought joy to my spirit and tears to my eyes! Perhaps what we celebrate today is ordinary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came to the alumni room with a pure heart of learning, but left with so many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Many of our Toastmasters have won trophies in the area contests; one or two have even made it to the district level.

Among all these Toastmasters I have worked with, one of them gave me an experience I would never forget. In the first few years,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enter the area speech contest with no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One year, the rules were changed without us knowing. Our representative that year was Jeffrey Hui. Jeff and



Many Chung Chi Toastmasters got trophies in different contests.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Toastmasters Club is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better speakers.



I got together whenever we could to work on his speech. Many of the Toastmaster members came to see him rehearse and give him feedback. With that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spent by everyone, I was quite sure that he would stand a high chance winning that contest. Yet, that evening before the contest, the contest chair made it clear to us that Jeff was not qualified because he had not made enough speeches prior to the contest. Jeff was utterly devastated, and so was I. I felt sorry for this very dedicated young man because his chance of winning that trophy just vanished brutally. Although he lost his eligibility, he was still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his speech as a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st. When I saw how well he did, tear just ran down my face uncontrollably. If Jeff were allowed to compete, I knew he would win. I was frustrated and angry with the Toastmasters organization, and I thought of boycotting them from then on. It was my friend, Dr Linda Yung, who saw through this and taught me the true spirit of CCC Toastmastering. Competitions are not important. Winning is not everything. Our objective as advisors is not to create one winner of one competition, but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their own competitions in their lives. There are high highs but also lumps and bumps in life. It's those hurdles we need to help these youngsters learn to cross. Jeff learned much from all those practices. His English improved; his speech polished; his delivery perfected. And so did our fellow

Toastmasters who came to watch him rehearse and give him feedback. Despite what the outcome was, we were already winners. Since then, my attitude towards Toastmastering has changed tremendously. My goal is very simple. I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se youngsters. I am here to help my students become better speakers by first helping them recognize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then overcome their weaknesses. Winning the speech contests is no longer on my agenda.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tribute to the soul of our club, Dr KH Yung. With foresight, Dr Yung established the Language Enhancement Program under which CCC Toastmasters is housed. All the language related college activities he organizes have one plain aim: to provide a more conducive environment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On a personal note, Dr Yung is not only an infinitely generous friend, but he is also the exemplary teacher in my heart. His tireless dedication to Chung Chi College and CU is the very definition of an educator. If more teachers can learn from his selflessness, his dedication and his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there will be one certainty – better students as a result. Because of him bringing Toastmasters to Chung Chi, our message and successful examples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campus. Students of other colleges often come to our



Dr. KH Yung (seated, third from left) established the College Language Enhancement Program under which CCC Toastmasters is housed. The photo was taken at the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Party of CCC Toastmasters Club on March 3, 2012.

meetings to learn what “magic tricks” we’ve got. As a matter of fact, almost all colleges have formed their Toastmaster club in recent years.

If Dr Yung is at the top of the Toastmasters pyramid, then the following people are the layers of its solid base. This club would not have been successful if it were not with all their help. My colleagues, Dr Linda Yung, Dr Peter Jakubowicz, Dr Florence Lai, Virginia Hung, and many former Wellesley fellows, Katie Berroth, Meredith Riley, Sara Newland, Tiffany Rechsteiner, Cynthia Chen, and Kristin Liska, who have served as advisors to the Club, and our club sponsor, Ricky Cheng, and mentor, Irene Chen. They have generously spent many Saturday afternoons to help our students to work on their speeches and delivery skills. The past and present CC Language Enhancement Program Representatives – Dorothy Fok, Candy Wong, Mandy Lee, Jennifer Shum, Joyce Chan, and Katrina Chu, who help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of the club. And what makes CCC Toastmasters Club a true family is our very committed and supportive alumni. No matter what roles you have taken, you have all sowed the seeds of learning in our young members, and with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care, I’m sure they will grow and flourish,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s. So, to all of you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club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thank you and I salute to you all!

The year 2012 mark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ng Chi College Toastmasters Club. This means that I have been a member for ten years now. CCC Toastmasters holds a dear place in my heart, so does it to every member. Going to a Toastmasters meeting is an activity that I have never felt stressed. Indeed, it has always been my pleasure to be involved in each and every meeting. I love the positive energy our members emit, and believe me, it’s contagious. For those who haven’t come to a Toastmasters meeting yet, I hope you will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experience what I discovered ten years ago.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Dr. Linda Yung

Academic advisor of the program in 2002 & 2010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late Mr. Eddie T.Y. Lu (right), the patronage of this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receiving a souvenir from Mr. Karl Kwok,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Chung Chi College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in 2002



For many years, Chung Chi College has aimed to interact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enhancement of our students. The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is one such program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promoting direct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of the College and other universities. The program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first began in 2002 with the initiation of the committee's former Chairman, Prof. Y.S. Leung, and the support and patronage of the late Mr. Eddie T.Y. Lu. Since then, it has become a regular yearly activity for Chung Chi College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students.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Chung Chi College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is exclusive for students of the two hosting institutes. Ten undergraduates from each institute are selected to be student delegates, and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one academic advisor and one staff member during their study trip. Students will take turns to be "visitors" for one week and then "host" for the following week. In



The writer (left) accompanied the students touring the campu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2002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2002 Pro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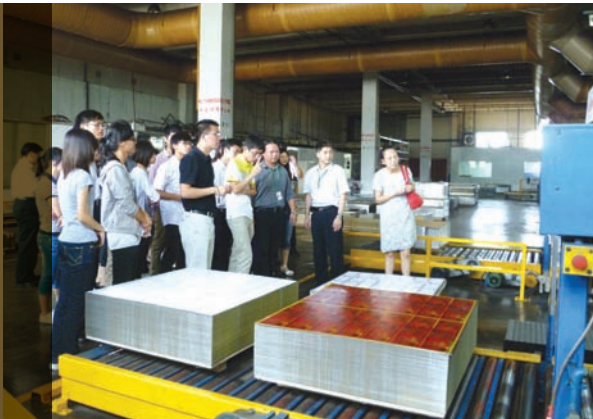


A student seminar in the 2002 Program

these two weeks, there are numerous seminars, talks, visits and many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students will have to submit a report on what they have learnt and what insights they have gained. I was lucky to have the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02 and 2010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From these two individual years' attendance, I have noticed quite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changes.

Each year, the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has a specific theme. From the different themes in year 2002 and year 2010, I observed how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ircumstances have progressed. The theme in 2002 was "How Undergraduates Build a New World – To Review the Present, To Project into the Future". With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in 2001, China started to open itself to the world. It became importan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in helping the country to advance and connect to the world. During the two weeks in 2002, the students had a number of in depth seminar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Two of the activities in the 2010 Program: (left) visiting a factory in Hong Kong; (right) visiting the Shanghai Expo together with another group of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Then, in 2010, two years after hosting the Olympics, China was put in charge of another world event, viz. the World Expo. With relevance to the World Expo, the theme of the program was “China and World Expo: Study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hina Region”. This gave all the participants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2002 theme, and perhaps to connect the dots backward: Has China opened itself to the world? Has the world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Based on these, students had a series of seminar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conomics, human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World Expo. Besides classroom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a variety of visits and tours helped supplement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historical culture, business structure and major theme of the program. Thus, in addition to the various university visits, our group was privileged enough to be able to see museums, banks,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science parks, monetary institutes, and even judiciary organization, many of which are specially arranged for us because, as you can imagine, they are usually not opened to public. Moreover, with the Expo theme, the 2010 Program included a bonus side trip to the Shanghai Expo. Compared with the many previous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s, the 2010 one was definitely more than educational.

Needless to say, this Program i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of both hosting institutes.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hard core academic materials in the classroom,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way how their peers behave and present themselves. One thing I observed about the students is that in 2002,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showed very different preferences in their choices in games, songs, hobbies and even lifestyles. To me, it was very easy to distinguish who belonged to which group judging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2010 Program. The appearance of CC and ZJU students were much alike than that of the 2002 Program.



The girl participants of the 2010 Program took a picture with interesting poses when visiting the China National Silk Museum: they were totally at ease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ir styles of clothing and mannerism. Last year, when I joined the program again, I noticed that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more and more alike in appearance. The only way to tell them apart was how they perceived things differently. This may be a sign that China is being more global, leading to the narrow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other thing that I observed w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elegates. In 2002,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es were eager to know their counterparts,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delegates, since it was not common to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other places back then. I could still recall the incident that a Chung Chi student who could not make it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as most enthusiastic to volunteer to receive the Zhejiang students at their arrival. Everyone tried to grasp the chance to reach out. In 2010,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were, comparatively, less excited than before. To see it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this perhaps suggests that thes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more at ease with each other. The tense atmosphere that the Program had initially was gone. They got to know each other right away with no barriers at all. This must be the

results of more open and rapid communication,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traffic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 observed that given fewer hurdles to overcome, the students developed strong rapport among themselv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s an academic advisor, I have probably gained the most from the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In 2002, I was asked to go to Zhejiang University within a short notice. It was my first official trip to China. I was inexperienced and was not prepared at all. Luckily, I had a group of forgiving students who tolerated my inadequacy. Since it was also the first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I tried my best to set a good role model for the partner institute as well. Among all the activities we had, the most memorable ones were, perhaps, some of the local family dinners at the local students' homes in Zhejiang. In 2010, I thought I was better prepared. However, to my surprise, we had a TV crew team following us most of time. Thus, for someone who was not good at facing the camera, I had a tough time with the TV crew around. Nevertheless, I definitely gained much from the seminars and discussions, plus a terrifying experience on fighting camera phobia!



The writer (left) was visiting a student hostel at Zhejiang University in the 2002 Program

Chung Chi College organizes various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he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get to know Zhejiang and Hong Kong within a short intensive all rounded program.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visiting/exchange programs available on campus, this program provides invaluable experience to students, especially with the help from the College who provides all the logistics assistance. This Program could 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big team of people working in the back office. Apart from the Academic Advisor,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l accompanied by College staff. The 2002 and 2010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that I participated) were accompanied by Ms. Shirley Hau and Ms. Clare Tsang respectively. Both of them took good care of all the students' daily activities and eve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s I said previously, I was lucky to be the advisor for this program for two times. Yet, I believe it is even luckier to be a Chung Chi student!

• 93 •



The CC-ZJU Student Visitor Program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get to know Zhejiang and Hong Kong within a short intensive all rounded program.



校友追昔

華甲方周——撫今追昔話崇基

六個崇基人的畫像

方蘇校友(1974/經濟)



六個崇基人的畫像



母校六十大壽，計劃出版特刊，編委會發來徵文函件，定明特刊主題是崇基人的「人脈紐帶、社會連結及全球聯繫」。我可能生性偏向孤僻，對於經營人脈紐帶及社會連結一類事務，從來都是馬馬虎虎，不大留心，倘若認真要寫對題的文章，恐怕會交白卷。所幸我從文字工作轉到繪畫之後，一直以畫人物居多，三年前不知好歹，要製作一個高難度的全寫真系列，繪寫對象全部要實有其人，還要結合每個人的歷史。於是我先畫家人，再畫朋友，年半工夫，畫了三十多人，其中好幾個和我是母校的先後同窗。這個系列後來要展覽和出版目錄，我請所有不拒絕我替他們造像的朋友各寫一小段或小篇的文字，隨畫刊登，並且請他們盡可能寫自己，因為我是按自己的觀點給他們造像，也應該讓他們按自己的觀點對自

一步十年

崔少明
(退隱傳媒人，專欄作家)



2008 水墨設色紙本
91x69cm (35³/₄ x 27¹/₈ in)

己的畫像作些解說。製作這個我後來名之為「我家我城：人與歷史」的寫真系列，大概是我多年來絕無僅有的一項憑藉人脈紐帶及社會連結才能完成的工程。

上述工程除了我以外，有六名崇基人參與，有居港的，也有遠適海外的，確是全球聯繫、四海一家。把這六位校友寫來隨畫刊登的文字匯集，看來正好符合母校六十校慶特刊所定的主題。於是，我給他們發了個電郵，說明要交這樣的功課，又因為現今潮流鼓勵循環再用，就請他們允許我把用過的文字再用一次。感謝他們覆電照准，我總算能交出既節能省力又對題應景的文稿。

下面是這六名崇基人的對自己的畫像的解說，字數不多，但好些他們的個人經歷、體會和感想，已在其中。這些文字曾在我的畫冊刊登，但我覺得應與更多人分享。現原文照錄，附畫像及畫題，並依畫冊原來的先後排列。

裱畫師傅說，這幅畫很傳神。

我當時在咖啡室聽方蘇講他的創作大計。由於毫無心理準備，在下意識中翻看 he 上次展出的目錄。至於旁邊放着我那本小冊子，原因是這個大計透過身邊的人看歷史，書裏講的是留學時的「啟蒙」如何改變了我。

我第一次遇到「人與歷史」的話題正是在美國求學時。美軍在越南泥足深陷，反戰的學運席捲歐美。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朝野對立、左右撕裂、黑白惡鬥。總統尼克遜進退兩難，最後更因為水門事件被迫引退，要靠國務卿基辛格在國際上折衝樽俎。

這個現代梅特涅後來因為與北越議和，與戰場上的對手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由開打、叫停到留名一人包辦，對發動戰爭的人來說，委實「必勝」。

我由此想到俄國革命早期的名著《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創造歷史的到底是群眾還是個人？

- 崔少明 -

大旗

麥洛新
(退休社會工作者，時事評論員)



2008 水墨設色紙本
138x69cm (54 1/4 x 27 1/8 in)

• 99 •

舉旗不下!?

凝望着方蘇的畫作，不期然挑起好些感覺和回憶。

畫中人樣貌是熟悉不過的。拿起鏡子對照鏡裏的樣子，畫中人尚算精壯，神情開揚，用力緊緊的舉起手上的旗幟。但是鏡裏的人已是滿頭灰髮，面露滄桑。畢竟，時差是二十年了，人事、風物有所變化，實屬必然。

這張畫作有趣的是，旗手身旁的一位友伴，樣貌疑似繪畫人，一副沉鬱思考、憂國憂民的面相，卻是數十年不變。〔*註〕

二十年了，那場「風波」何時平反，個人已感覺不大重要了。如「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歲月又何曾被否定？總有一天，「風波」在中國歷史上，當會被刻寫着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事件」是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當權者用武力、暴力鎮壓終止的。

這不是奢望，是信心。事物發展每有起伏，民主的理想代代追求。在合適的時空，新一代必會高舉同一面旗幟，一再飄揚。

- 麥洛新 -
二〇〇九年九月

作者註：與作畫者相識在大學修讀時期，接近四十年，結伴聯同其他友好一同投入和參與的社會事務相繼不斷：《教與學》雜誌辦了五年，「民主大學」的種種事工也營運了十五年。如今，彼此另求一點寧靜。

雙城之間

吳瑞卿
(翻譯, 作家 — 三藩市)



2009 水墨設色紙本
99x69cm (39x27¹/₈ in)

畫中人自話

嘻！直到方蘇給我畫像，我始知自己的模樣！

老同學，當年以崇基學生會為家，荷花池畔、吐露港邊高談天下事，同屬不算太憤怒的青年。

方蘇想到畫我，我想到當年那青春正盛的一群，胸懷家國、共同織夢的歲月。

驀然回首，同學少年，自在人生路已走過半，方蘇始終樂在他底藝術國度。

方蘇聲明：我捕捉神情，憑印象作畫！

知我者也。那雙眼睛告訴我，瑞卿還似當年！

- 吳瑞卿 -

與風結緣

廖淦標

(大學教授，古風暴學開創者，
路易士安納州·巴吞魯日)



2009 水墨設色紙本
99x69cm (39 x 27¹/₈ in)

• 101 •

與颱風結緣，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

我生於香港，幼時住在港島半山士丹頓街一舊樓的頂層，從樓頂天台遠眺，整個維多利亞港盡入眼簾。當時香港皇家天文台位於上環海傍，每逢颱風襲港，必懸掛風球示警。颱風訊號分十等，日間圖案不一，夜裏燈色各異，從我家天台極目可見。每年暑假，我在家百無聊賴時，除誦讀《三國演義》外，在天台觀風看雨，追測風球變化，已變成消閑嗜好。猶記得1962年強颱風溫黛襲港，在天台上可見風起雲湧，繼而地動屋搖，窗毀瓦飛。由於危樓難倚，父母只好帶我到附近一新樓暫避。

大學畢業後，遠赴美加深造。1984年後，移居美南路州，與颱風再續前緣，並開創以地質手段及「一萬年欠欠」為觀點的古風暴學研究。

反觀香港，四十年來，人口倍增，經濟飛躍，颱風活動對社會的影響與日俱增。強颱風如溫黛何日重來？是五十年一遇抑百年一遇？此一問題，亦須從古風暴學的角度始能解答。

- 廖淦標 -

港產紐約客

趙仕鴻

(會計師—紐約)



2009 水墨設色紙本
122x69cm (48 x 27 1/8 in)

是的，我是一個港產紐約客。然而，這全是一場意外所造成。事實上，我遠赴美國，對於七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專學院的流行思潮而言，甚至乎是一個諷刺。作為一個來自草根階層的大學畢業生，我深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對於畢業後投身建設公義社會充滿期盼。因此，當我意外地被挑選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首都紐約去當見習生之際，我想過該如何取決。不難，我大可直闖「敵人」心臟，改而革之！

然而，被改革的卻是我。從當見習生開始，繼而獲取碩士學位及執業會計師資格，我在紐約成家立業，生活至今。在這些年頭裏，我親眼見證了尼克遜因政治醜聞辭職下台；我為卡特當選而鼓舞，只因他有高尚的政見；我為卡特競選連任敗給列根而哀傷，而列根一直引用香港作為他的「列根經濟學說」的樣板；我鄙視保守主義運動利用其偽善得以在九十年代操控國會；我享受到克林頓時代的繁盛，但並不欣賞其醜聞；我為美國民眾的愚昧而悲哀，皆因他們那麼容易被誤導以致投了違背本身利益的一票給布殊，並輕易被說服去支持不該打的石油戰爭。現在我慶祝歐巴馬當選，但同時也擔憂他的天真熱情不是財雄勢大的利益集團的對手。

這些年來，我蛻變到不單止愛上美國的民主理想，更為了它的逐漸腐敗而感到遺憾。現在美國的民主制度已不再如既往，可提供一個公開論壇讓大眾從理性辯論去解決問題。相反地，它已演變成一場吵鬧劇：當一方失去理據時，即大吵大喊，務求令對方的論點被遮蓋及歪曲。不幸地，往往被犧牲的是大眾利益，而贏家通常都是有權勢者。

今天的我終於領悟到，一個健全的政治體系並不在乎它的名堂，而是在於它能否自我監管，防貪去腐，選賢與能，並以社會福祉為依歸。正如鄧小平的名言所道：「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可悲的是，今天的我，仍未見到一隻真正的好貓。

- 趙仕鴻 -

回首滄桑路

徐慈恩
(線上科學教育工作者)



2009 木刻
41x30.5cm (16¹/₈x12 in)

• 103 •

這幅套色木刻版畫是方蘇的佳作，他以刻刀生動地描繪出今日的我與昨日的我。自從我們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出版的《教與學雙月刊》在七十年代末停刊後，我的人生有了滄桑變化。標題靈感來自蘇軾的《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額上歲月的痕跡彷彿記載了我的故事。出生於香港的我，卻在廣州度過童年，親歷中國動盪的年代。回港學成後任教中學多年，我又離港走上一次遙遠、漫長的旅途。十多年的生活、學習、教學、研究，從新西蘭的奧克蘭到西澳洲的柏斯、北昆士蘭的湯斯維爾，又輾轉從布里斯班回到新西蘭。當我再次回家時，香港已是十年的特區。面對許許多多的變化，感慨萬千。

三十多年後，我仍是昨日的我，還有教與學的激情。作為線上科學教育工作者、編輯，我將繼續走我的路，希望能多盡一點力改善科學教育。

- 徐慈恩 -

新春憶舊

方蘭卿校友(1961/中文)

憶舊





(左起) 鄭萼芬校友、鄭萼芬夫人、梁元生夫人、范斌校友、梁元生院長、趙培基校友、本文作者方蘭卿校友、胡錦泉先生(方校友之夫婿)和鄭桂周校友。

梁元生院長伉儷今年在南加州過農曆年，早在香港時已與我先聯絡好，想與本地的第一屆崇基畢業生見見面。住在南加州的共六位，都是盧師(盧寶堯教授)的得意門生，也都是商學系畢業生。

• 105 •

約好了年初七(二月二十日)在Pasadena的福星川菜館見面，訂到一幽雅房間，各人可以隨意談話。

六位師兄姐是陳葆容、鄭桂周、鄭萼芬、范斌、趙培基和潘震環，其中陳葆容和潘震環因事未能參加外，其餘各人都携配偶參加(只是趙太太事忙不能來)，連同院長伉儷及方蘭卿與夫婿胡錦泉共十一人。

席中氣氛很好，院長特別有興趣知道創校初期的點滴。范斌說及初期第一個報名入學的人是陳彥民，而鄭萼芬為第二名，趙培基第三。早期開始時是借用外麥當奴道的聖保羅男女中學課室上夜課。根據鄭萼芬後來給我的補充資料，有了比較詳細的描寫：

1951年秋創校，借用聖保羅男女校的課室在夜間上課，當時只分A及B班，英文系是B班，其餘都屬A班，學生為數六十人左右。

1952年春季班學生日間在聖約翰教堂副堂上課。1952年暑假春季班同學沒有假期，利用暑假繼續上課，於1952年秋，春秋二期班合併上課於堅道147號的校舍；其後鐵崗港督府旁的霍約瑟樓落成於1954年並租予崇基使用，此樓一般稱為東院，而堅道的校舍則稱為西院。兩院同時在日間有課，學生已增至二百餘人，從西至東或東至西院要步行約半小時，時間趕的話得乘巴士抵達。鄭萼芬師兄說崇基第一至第四屆畢業生都曾在東西院上過課。

那時的學生亦有部分是上海人，范斌是自幼居住上海的廣東人，當年商學系教授麥健增問他共修多少學分，他答：「十六隻。」麥說：「是蒼蠅嗎？一隻隻的！」很不以為然，席上范斌說：「我們在上海的人真的叫學分做一隻隻的呀！」

據席中同學們說，當年的教授分別為：商學系麥健增，歷史系程綬楚，中文系鍾魯齋，英文系任泰，數學系蘇道榮，體育系李小洛，註冊主任謝昭杰，校長是李應林。其中鍾魯齋畢業於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任泰是國際詩人，以翻譯《長恨歌》最為聞名；至於筆名今聖嘆的歷史系教授程綬楚則是香港名報人，並是專欄作家，五十年代的香港人很少不知道他的。可想崇基初期也有不少名教授了。盧師則是他們畢業前最後一年才在崇基任教的。

范斌的尊翁就是我們馬料水校園的建築設計師范文照先生，所以范斌比較清楚當年建校的實況。他說崇基當年財政困難，建築費非常少，幸而物價便宜，建築費只是每平方呎港幣一元八角(HK\$1.80)，所用的石材是最廉宜的牛頭石，可在海邊取得而不用付錢。他說：「維他奶創辦人羅桂祥當年在深水灣建別墅時也是從海邊取掘此種石來做建築材料的。崇基因為缺錢的緣故，有一所宿舍只建到一半就要停止，而後來籌到經費才把它完成。」

當年校園的地是政府送出來建校的，但卻不准建球場。從宿舍往教室只好繞路而行，即今天的環路。那時凌道揚是院長，而James Pott(卜其吉)是副院長，他的父親卜舛濟曾任聖約翰大學(St. John U.)校長多年，范斌說他父親是在卜校長任內畢業的。

胡錦泉說起他在政府農林部工作的父親胡挺生，當年與凌道揚院長及凌的弟弟相熟(胡挺生畢業於嶺南大學，專門研究豬種改良，後來任職於嘉道理農場)，所以對崇基贈出了校園中所有花草和幼樹苗，使這個校園更加美奐美輪。席上各人都喟嘆如此美麗雅致的校園建築物如今幾乎無存，十分可惜。我也為能生活在當年全新的校園自感幸福。



梁院長及作者與四位僑居加州的崇基第一屆畢業生：(右起)鄭萼芬校友、鄭桂周校友、范斌校友、趙培基校友。

我們又談到中文系的伍倣教授，他是我的恩師。我說：「他的 charm 真的是不能形容，我們好幾個女生居然喜歡他到自願當他『妾侍』，在班上戲謔語無倫次地說：『我也做你的妾侍！』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當時伍教授相當尷尬，有點手足無措，而男同學都目瞪口呆，半句話也說不出。」我又說：「如今我仍珍藏著我和他的合照在日記本中。又感謝盧廣鋒送我一張伍教授的大頭照，我也放在電腦中，常常看得到」，可想我對恩師思慕之情。

我又說到一九五九年秋的某天清晨，伍教授帶領我們全班登上「崇基」二大字的山頭，回到課室後他要我們中文系三年級同學合作一首詩，每人一句，題目為「清晨登崇基山觀日出」。我回家後找到此詩，姑且記下來：

「晨曦宿霧猶未散，與友共登崇基山。
山徑蜿蜒仍易步，蛛絲阻隔至難行。
忽忽身已置山巔，四看江陵秀萬千。
東方馬鞍山頂上，萬紫千紅據半天。
顏開笑逐迎金盤，吐露海水頓染紅。
美景當前難盡意，欲作讚語言無聲。
人生萬事皆忘卻，鐘聲傳來方覺醒。」

班上有兩位同學硬是不肯寫，只好作罷，要不然詩中再多兩句便完美了。梁院長說：「日後或找人完成它。」我寫此文時適逢鄭桂周師兄來電，建議加上他剛剛想到的兩句：「仰望前程披錦繡，高歌響徹笑盈盈」，我認為非常貼切，亦是很好的創作。

說起山頭「崇基」兩個大字，相信是1959年夏天建成的，我曾與前學生會長盧國邦在電話中談及（當時他住在聖地牙哥），他說那個暑假有人派了一大群學生來建造，那些學生亦可能是懲教處派來的，不過不能肯定，反正那年夏秋之間我從自己相片中看到的背景已有此二大字了。

我們上山觀日出那天清晨，抵達山巔時只覺那兩個字極大，水泥仍新，很潔白，上面插滿了玻璃碎片，在陽光下閃閃生輝發亮。梁院長說：「玻璃片除了有反光作用外，也是防止有人爬上去作破壞吧。」

院長說今天崇基約有二千八百餘學生，與昔日相比有很大的分別了。我們話語殷殷，都覺得仍有很多話未能表達，但已是午後三時了，大家拍照握手話別，院長說日後他再來南加州，都會找機會與同學見面談談，且期待下次的聚會吧。

2010年2月26日
於 South Paradena

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

吳經端 (1967 / 生物)

結緣



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

作者於2001年回港在崇基校園留影



我是一九六七年崇基學院仁社畢業生，主修植物，當年剛巧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一屆畢業聯考，又適逢香港暴動，執行戒嚴，我被困於女生宿舍，面對兩項挑戰性的考試，只有埋頭苦讀，還幸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度難關順利通過，而且成績優異，寫下我求學輝煌的一頁。

• 109 •



作者（右四）於1997年與崇基前院長李沛良教授（左四）及校友合照於崇基教堂

畢業後雙喜臨門，於香港瑪利諾書院任教中學理科，同年十一月又結了婚。外子之妹謝美慈是我生物系同班同學，亦是我倆的媒人，可說得上親上加親。外子在香港大學醫科畢業，婚後決定赴美實習，我於翌年放下教鞭，負笈來美會夫。在紐約上州小鎮住了一年，生活枯燥乏味。次年我們遷居紐約市，我獲取「長島大學」頒贈的獎學金，攻讀生物系碩士學位。自一九六九年至今日，沒有再遷移過，可以稱得上是老華僑了。

剛到紐約市，舉目無親，人地生疏，根本不知道有「崇基校友會」的存在。但卻有幸遇到兩位崇基校友，種下我與崇基校友會的情緣。第一位是生物系同宿李婉瑜，她也來到紐約，新婚又是我們鄰居，見到她可說是喜出望外，份外親切。當時我已懷孕，臨盆在即。七月廿二日清晨，我忽感胎動而且來得甚密。因為是第一胎，我們毫無準備，況且又比預產日早了兩週，真是手忙腳亂，不知所措。忙亂中想到了李婉瑜，急電請她與夫婿前來相助，將我抬上汽車，由外子開車。因為是上班時刻，城中交通十分擠擁，車子不能開得

順暢。行到中途，我腹痛過頻，孩子可能會急不及待出生，結果聽從李婉瑜夫君的提議，請警車開路，一路闖紅燈，直奔「紐約大學」醫院，立即推入產房，我長女在五分鐘後出生，真是有驚無險！產後開路警察還上來問候，首次感受紐約人的人情味。外子因急忙中惶亂停車而拿了張罰票。數年後李婉瑜全家搬了去康州定居，但當日她對我的援手，臨危不亂，永記心頭。如果沒有這位校友的協助，真的不敢想像當時會變成怎麼的一個狀況。

七〇年代我們在紐約市生活十分緊張，外子常要在醫院值夜班而我集教書、上課及育兒於一身，當時是住在長島大學宿舍，這段時期內有數位生物系同窗李國華、何銳添、馮川寶及杜堅衡先後來訪，倒也不太寂寞，最高興是在八〇年代與我高中兼崇基好友胡定芬相逢，我們時有往來，後來更在「美東中大校友會」會務上共同努力，這份「校友情」維持至今日，亦屬難能可貴！

接觸到崇基校友會是十分偶然的事，在七〇年代的某日，我到紐約華埠「寶華行」修理手錶，抬頭看到「崇基校友會」的招牌，精神馬

誼。崇基逸事。神遊。聚·众
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
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



「八〇年代
美東崇基校友」
大合照

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
神遊。聚·众志堂。多情多

上一振，詢問下得知「寶華行」老闆黃超權與夫人勞月嬋均為崇基校友，而「寶華行」亦成了崇基校友聯絡站。黃超權告知我當晚有校友會聚餐，是在黃鐵衛校友家中舉行，我與外子立即趕去參加，黃鐵衛夫婦十分熱情，招待豐富晚餐，還有集體遊戲及歌唱等娛興節目，賓主盡歡，校友中有華埠銀行主管雷繼本，社會服務專員李順安及夫婿陳惠源，還有許多不同年份的同窗，大家一見如故，盡數鞍山吐露軼事，由崇基村屋、崇拜禮堂、宿舍、圖書館談到雍雅山房及火車站……那種親切歸屬感覺，難用筆墨來形容，回想起來，真的要感謝黃超權校友的指引，不然與崇基校友會結不了緣。

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

業四十年點滴。我在眾志堂
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
基逸事。神遊。聚·众志堂。
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
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
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
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
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
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
誼。崇基逸事。神遊。聚·众
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
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
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

與中大校友歡迎前中大校友事務處處長俞靄敏女士(前排中)來紐約相聚



「美東崇基校友會」歡宴前生物系系主任容拱興博士伉儷(前排左一及二)



三位崇基校友代表吳經端(左一)、胡定芬(左二)及趙仕鴻(右一)歡迎來訪美東的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



歡迎來自中大的交換生晚宴

我和趙仕鴻在任期間，曾被紐約聯合書院邀請出席他們的聚會，他們的校友甚眾，校友會頗具規模。新亞書院校友很少，沒有校友會。一九九二年在紐約的中大三院主要幹事們共同開會研討商議正式成立「中大校友會」，三院各派代表三人參與，但不設會長之名銜，由三院代表輪流負責主要活動，共同合作，每年一次晚宴，一次暑期郊遊。崇基方面由我、趙仕鴻及胡定芬三人代表。

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宜。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



2006年美東中大校友會與港大校友會合辦晚宴，並於席間致送紀念品予駐紐約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代表



2009年夏到紐約上州 (upstate New York) 的一位崇基校友家中舉行聚會



2010年的「美東崇基校友」及眷屬

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

自此之後，崇基校友參加「中大校友會」的聯合活動，漸失獨立性，但在「中大校友會」的群體聯誼中，校友們仍是以自己所屬的院校為凝聚力，部分崇基校友覺得失去歸屬感而不願參加「中大校友會」的聚會，至今已十九個年頭。今年我們有意復興「崇基校友會」，重挽崇基新舊校友的情誼，回復往日共聚的快樂時光，但因校友們退休，遷居他州及地域，交通各種原因，重組不易，昔日風光可能不再。而我亦參與了校友會會務逾卅載，由「崇基校友會」走入「中大校友會」也已十九年，該是引退之時，但仍心願未了，希望能物色新血來接棒，傳承「美東崇基校友會」，將它發揚光大。



2010年作者在她服務卅年的
「皇后社區學院」校園留影



作者偕夫及子返港參加崇
基五十週年慶祝晚宴

我來美後深感校友會的重要性，它與「同鄉會」異曲同工，具扶助的作用，而且是與母校溝通的一道橋樑，可說是「人在海外，心在母校」。校友會不只解海外學子思鄉之情，更能協助他們在異地適應新環境。

我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亦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只有在家相夫教子幾十年，於一九八〇年進入「紐約市市立大學」屬下的「皇后社區學院」，擔任行政工作已卅一年，專門負責海外學生英語培訓，兼任亞裔學生會導師，推廣多元文化及拓展社區關係，可說是完全改了行，工作極其繁瑣。但無論我怎樣忙，從未放棄與校友會有關的事務。

我在崇基五十週年與外子及兒子回港慶祝，住在教職員宿舍。最令我緬懷的不只是見到不少卅年來未再會面的校友，還有是參加由陳元廣及謝福原校友組織的旅行團隊，回中國遊覽，增長見聞又能聚舊，至今仍津津樂道當日的開心旅程。

光陰似箭，十年寒暑匆匆而過，母校崇基又走了一甲子。今年我又以喜悅心情準備與紐約的崇基校友們於秋後啟程返港，同賀母校六十週年，相信又會給我們帶來又一次深刻而難忘的快樂回憶！

畢業四十年的點滴

李倩雲校友 (1971/ 生物)

點滴



畢業四十年的點滴





Dr. L.B. Trott 及太太攝於1973之聖誕。作者於崇基就讀時曾受教於 Dr. Trott。

二〇一〇年十月我以「穎社配偶」的身份參加母校五十九周年校慶及穎社四十周年的聚會，在離開校園時，相約翌年十一月回香港參加六十周年校慶及與畢業四十年的曄社同學重聚。現謹以感恩的心寫下畢業四十年的點滴。

• 117 •

特別感謝生物系老師們的教導、榜樣及鼓勵。我從小愛海，能夠跟隨 Dr. L.B. Trott 在吐露港學習海洋生態學、做專題研究，以及在海洋學研究所 (Marine Science Laboratory) 任助教，是很難得的經驗。Dr. Trott 給我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讓我能夠到美國從事研究。胡秀英博士 (Dr. Hu) 做研究的熱忱，是我在研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的鼓舞。畢業後回母校，最期待的是見到我們當年的系主任容拱興博士 (Dr. Yung)，他親切的笑容，對學生工作的熱情，讓我沒有理由不參與海外學長計劃。今年回港參加校慶，很高興能與 Dr. Hu 及 Dr. Yung 會面。

七十年代在華府從事研究時，崇基生物系的校友唐潤歡、黃家烈夫婦來訪，在首都一起當觀光客，能夠以廣東話聚舊，真難得！在快畢業的時候，穎社校友鄧澄欣從德州飛來華府，我們一起

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

坐「灰狗」去哈佛大學探望 Dr. Hu。這一次與 Dr. Hu 相聚，促成了我們兩年後在德州結為終身伴侶，三十多年來能夠一起走人生的道路，是莫大的恩典。

八十年代，因為另一半對發展中地區農業有承擔，我們帶著五個月的大女兒從美國到墨西哥的國際農業研究中心工作。當懷著老二時，幸得生物系的同學兼室友梁鳳玉與陳沛光夫婦大力幫忙，讓女兒順利在侯斯頓出生。我們一家四口，在一九八四年踏上非洲的土地，為當地的玉米育種盡一點微力。我們的小兒子在一九八五年報到，三個小孩都在非洲及墨西哥生活過幾年，而我在海外能夠做全職媽媽，真是有福。在海外工作時，趁每年全家回香港渡假，有機會順道探望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崇基校友。我們剛結婚那年的夏天，從德州開車到北部參加夏令營，在中途探望在 Iowa 任教的校友伍灼耀、黃翠玲夫婦。想不到幾年後我們一家五口又回到 Iowa 與他們一家五口再相聚。我們的大女兒和小兒子都是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畢業的。也要感謝他們對大女兒的關懷與幫助。今年校慶，我們又見面了！

九十年代是我們家的大變動。為了讓小孩認識中國文化及學習中文，我們決定舉家遷往台灣，另一半到屏東從事香蕉的研究，而小孩子則到鄉村小學就讀。我則從全職媽媽變為職業婦女，在專業上服務蕉農。在這二十幾年中，有機會在澳洲、美國及加拿大與崇基校友見面，十分感謝各位熱情的招待！

崇基學院慶祝六十周年校慶，適逢擘社校友畢業四十周年，在此謹祝母校在未來的日子，帶領崇基大家庭，一起尊榮基督，止於至善。

Dr. Trott (中)於1995年到台灣探望作者(左),
右為作者之丈夫鄧澄欣(1970 / 植物)。



作者(右)於2010年以「穎社配偶」的身份參加母校
五十九周年校慶及穎社四十周年的聚會，期間探望老
師胡秀英博士(前坐者)及容拱興博士(中站立者)。



作者於2010年探訪居於美國的
梁鳳玉校友(1971 / 生物)



作者與唐潤歡校友(1972 / 生物)
於1975年在華府觀光



2013年作者夫婦與伍灼耀、黃翠玲夫婦
(1971 及1972 / 化學)攝於美國三藩市

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

周淑儀校友 (2002 / 心理)



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

編按：「眾志堂」的正式名稱是「众志堂」，
「眾志堂」是流行已久的習慣寫法。

作者在2010年之新生入學禮中與新生分享
在崇基的點滴



二〇一〇年八月，我很榮幸得到學院的邀請，與另外兩位校友一起在新生輔導營的新生入學禮中跟新生分享我們在崇基的點滴。入學禮後，幸得院長邀請在眾志堂內跟新生一同午膳，由於新生人數眾多，我們都要坐在眾志堂的舞台上用膳。坐在台上看着台下的新生、輔導員、大組長、文宣及其他的工作人員，令我想起我曾在這眾志堂渡過的日與夜……

一九九九年八月，是我在崇基的第一個年頭。由於「細〇」（學系迎新營）的輔導員事先已告誡我，要避開眾志堂外的攤位，不要上當，所以我不顧一切地穿越了文宣的人牆，平安無事地進入了眾志堂，與我的「大〇」（書院迎新營）「組爸組媽」（輔導員）及組員碰頭了，這就開始了我在崇基的日子。四日三夜的新生輔導營，每天早午晚三餐都在這裡解決，還有晚會及舞會等活動，幾百人擠在眾志堂裡吶喊歡呼跳舞，那時我開始感到自己是崇基的一份子。

作者參與1999年之新生輔導營，幾百人擠在眾志堂裡吶喊歡呼跳舞，開始感到自己是崇基的一份子



眾志堂除了是吃飯的場所外，亦是聚集同學作各種交流之好地方（圖為眾志堂二千年代初之面貌，原載於《崇基人》（2001年10月號））

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我家雖住在港島但卻分配不到宿舍。面對一星期數天的「天地堂」，又或空堂時的無處棲身，不少心理系的同學便聚集在眾志堂邊吃下午茶邊「吹水」，眾志堂不僅是提供「平、靚、正」食物的地方，亦是我身為一年級生交朋結友的好地方。記得那時心理系的系會在「傾莊」，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們的候選內閣中出現了內部紛爭，我們佔了眾志飯堂內的一張大圓枱，我們「十二口廿四面拆掂佢」，最後我們十二人還是順利「上莊」。

同一學期，我加入了崇基開放日（現在好像沒有這個活動了）的宣傳部當工作人員，同時由於「大O」「組媽」當了校慶學生節烹飪比賽的執委，所以我們大部份「大O」組員一同當其工作人員，因此很多個晚上我們都要在眾志堂的會議室內開會，又或在眾志二樓的小舞台上做預備工作。此時開始我不僅只用眾志堂的一樓，還常常在二樓徘徊。

一年級的下學期，我很幸運地獲分配到宿位，自此很多個晚上都與宿友一同在眾志的飯堂吃晚飯。有時候午飯或下午茶都已在飯堂吃了快餐（如



當年紅極一時的「眾志阿伯」經常以擴音器催促同學取餐。作者後來知道這全出於他對同學的關心，希望同學能吃到熱辣辣的食物。
(本圖原載於《崇基人》(2001年10月號))



作者曾擔任2000年新生輔導營的文宣部工作人員，十分難忘在眾志舞台日以繼夜的綵排。圖為作者(前排右一)當年所進行的其中一項表演。

眾志飯堂的名菜「顏飯」之類)，晚上可能會叫些炒粉麵飯又或小菜等與三五知己分享。眾志飯堂最令人難忘的就是當年紅極一時的「眾志阿伯」，他最廣為人知的是若他已用擴音器叫了一次取餐的號碼之後，你還未以九秒九的速度飛撲到櫃檯取食物，他便會以「奪命追魂 call」不停狂呼你的號碼，直至你飛奔到櫃檯為止。你或會覺得我形容得有點誇張，但當年常在眾志飯堂叫廚房小炒的同學，必定都曾感受過那種壓力。有一次我已忘了為什麼，我要向「眾志阿伯」做一個專訪，原來他本人很健談很親切，他還告訴我他要使出「奪命追魂 call」，全因為希望同學可以吃到廚房炒出來熱辣辣的小炒，其實這些表面吵耳的呼喚聲，全出於他對同學的關心和對工作的熱誠。

在從一年級升上二年級的暑假，我參加了新生輔導營的文宣部當工作人員，負責的主要是「晚會」的部份，即一個約兩小時的綜合表演晚會。那個暑假我住進了「暑宿」，很多時開會都在眾志堂二樓的會議室，暑期初的時候大部份時間在「度橋」，開會之後會大伙兒到大埔「食宵」，之後少不免喝「幾杯」，回到宿舍時大多都是凌晨時份，然後大家倒頭便睡，醒來之後又在眾志堂碰頭吃下午茶，晚上又開會或做其他準備工作。直到新生輔導營前舉行的所謂「pre-camp」，我們每晚都要在眾志堂的舞台上綵排，那幾天那個台就成為了我們的家。我還記得其中的一個表演環節是校園鬼故，當時正值農曆七月，為了令氣氛更恐怖，我們買了一個跟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紙紮公仔以營造驚嚇效果，我們更名它為「阿人」，讓其他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我們的安排。但未嚇到新生就先把我們嚇個半死，因為那幾個農曆七月的深夜，在四野無人的眾志堂內，我們與「阿人」在眾志堂的台上排戲……那是一個很難忘的暑假，我和一班來自不同學系及年級的崇基人，留在眾志堂內渡過了一個我敢說是我活到現在最「顏廢」，但又很開心的暑假。



作者於二年級時曾擔任崇基學生會代表會的秘書，在「崇基學生會會室」（位於眾志堂二樓）內花了大量時間處理學生會之工作。

升上了二年級，由於我是系會的崇基副主席的關係，我被派為崇基學生會代表會心理系的「系代」，並在神推鬼擁的情況下當了代表會的秘書，加上那一屆的學生會幹事會「缺莊」，我開始「進佔」眾志堂內一個我前所未有的地方——學生會會室。代表會的日子都是很難忘的，但大部份都是痛苦的回憶。由於學生會幹事會「缺莊」，很多事都要在代表會中投票議決，我們坐在眾志二樓的會議室內開長達數小時的例會只是閒事，對於我這個秘書來說，大家的踴躍發言及雄辯滔滔，即意味着我要用更多的時間撰寫會議記錄。很多時晚餐都是在眾志的飯堂買完，然後捧着托盤到學生會會室內吃，吃完再把用具歸還。很多時候都要留在學生會會室工作，半夜眾志堂二樓的玻璃門上鎖後，我拿着輔導處分配的鑰匙穿梭宿舍及眾志堂之間。還有二〇〇一年的九月十一日，我是在學生會會室內看着電視轉播飛機撞向紐約雙子塔的一幕，那一刻大家都放下手上正在做的事，看着電視的畫面呆住了。

升上了三年級，剛巧那年是崇基五十周年金禧校慶，雖然已是三年級生，還想上研究院的我本應專注讀書。但面對崇基的大日子，熱愛崇基的我怎可不參與呢？由於我是學生會代表會成員的關係，我成為了金禧校慶學生節籌委會的成員，還有後來成了金禧校慶學生節執委會的主席。那年九月開學後不久，籌委就着手招募校慶學生節執委及工作人員，我們幾人在眾志二樓的學生會會室內打電話給應徵的執委及工作人員，還在那裡進行面試，找到了很多好伙伴一同為金禧校慶學生節努力。那年的九至十月，很多個日與夜我們十多人都在眾志堂的不同角落為金禧校慶而努力。開會前我們會一同在眾志飯堂吃晚飯，然後到眾志堂二樓的會議室開會。那短短的一

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

個多月，在眾志堂裡面，我們一大班人日夜趕工希望炮製一個令同學留下深刻回憶的校慶學生節，同時我們十多個執委之間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到了今天，我們在會議室內一幕幕辛苦但有趣的開會場景仍會在我腦海浮現。

坐在熟悉但久違了的眾志堂舞台上吃完午膳，看着台下的大組長帶領輔導員及新生呼喊大組口號，現在的大組口號不再只是我們以前的「四七」打油詩，且進化成為流行曲改編新詞，再配合少量舞蹈動作的「表演」。時代轉變了，儘管只是十年，眾志堂已起了不少變化。在些時候跟不同年代的崇基人談起眾志堂，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回憶，而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也只是我那時在眾志堂的點點滴滴。不過無論是哪個時代的崇基人，同樣令人懷念的，可能是那些年少時沒有太多煩惱的時光，大家都可以共聚於眾志堂眾志成城地做好一件事，還有是那份在這座建築物內醞釀的崇基人之間的情誼。



崇基五十周年校慶學生節執委會之合照，那天是所有五十周年校慶學生節活動的開幕。

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崇基情誼

張綺蓮校友 (1968/ 社工)

情誼



崇基情誼





作者(中)於2004年探訪母校

在崇基畢業後，做工、結婚、生子，都是營營役役的，與母校根本上很少有聯絡。唯一只是在工作範圍內，當遇上師姊師兄師妹師弟們，感到會多一份親切。

一九九六年從香港退休來美國西岸灣區定居及工作，兒女已長大獨立，我的工作十分有滿足感，便開始參加中文大學的北加州校友會活動，隨後並出任董事。這樣便開始了與香港中文大學校友事務處及崇基學院院務室有所聯繫。

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下稱北加州校友會)每年舉辦的春節聯歡，開場時各院校校友會齊唱校歌，我們雖然沒有崇基校友會，可是最人多勢眾及唱得最整齊的就是崇基校歌。



1999年全球崇基校友遊輪嘉年華全體大合照。

一九九九年，一家四口齊齊參加了崇基全球校友加勒比海遊輪遊，除認識了一群現在居住在美國、加拿大從未見過面的校友外，還重遇上了畢業後再沒有聯絡的李沛良師兄及黃壽林教授。李沛良師兄當年是崇基院長，知道我家住在離柏克萊加大只有數哩的距離，立即向我夫妻二人介紹在該年推出的暑假遊學計劃，並希望我們能接待前來柏克萊加大讀暑期班的學生。我們一口答應。

還記得當初前來柏克萊就讀的學生，人數甚少，第一年只有數位，我們可以接機、用汽車載她們往優山美地國家公園遊玩等。十一年來，暑期生人數一共三期激增至百多人，二〇一〇年我們北加州校友會的學長組要租賃一旅遊巴士來接載同學們前往加州首府、及其鄰近地方旅遊。在二〇一〇年我們還推出十三項小組活動、如哥爾夫球、跳蚤市場、參觀醫院、騎單車遊金門橋、參觀法院與法官共話、大貨倉購物、矽谷之旅等。崇基院校方面事前聯繫學生參加我們舉辦的活動做得很妥當，省却了我們很多在聯繫上的工作。這群年青的學弟妹前來灣區遊學，提供了我們校友會的學長們回饋母校的機會，而且又可以更新我們對母校的認識，可以說是互惠互利。真羨慕現在的學子，有這麼多的機會「行萬里路」。

難能可貴的是，每當李沛良院長路過三藩市時，總會來電致謝我們對學生的接待。有一位如此關心學生福祉的院長，同學們真的是有福了！

另一位在遊輪上重遇的，就是黃壽林教授。當年師母還健在。我們一大群團員，晚餐時在船上都是興高采烈的，幾乎每晚都有慶典，不是這人生日，就是那人結婚周年，總之連鄰桌的船友也過來查詢為什麼我們這麼多慶祝活動？我們的團長夫人機智的答：「我們有太多人申請這遊輪之旅，結果只選了那些有慶典的才獲准參加！所以每晚都有慶祝會。」其實這次遊輪之旅最令我感動的，除了見到各校友之間的親切互動外，亦見證了各校友對老師及母校的念舊。

除了社會系的黃壽林教授伉儷外，大會還邀請到當年的經管系盧寶堯教授同行。我還是第一次見盧教授，給我一個很親切的感覺，各位經管系的師兄都大讚他對學生關懷備至而得到學生的尊重。黃壽林教授是我進入崇基前要通過面試才能決定是否被取錄入讀。他記憶力驚人，能記得每一位學生的名字、畢業年份、甚至中學的名稱。他的「搓麻將有助於保持香港人的精神健康」言論，被當年的《華爾街日報》引用（見附註原文¹）。不見面有三十年，發覺大家原來住得甚近，從此便開始往還。

黃教授好客而不拘小節，對校友會的活動十分支持。可以說，在灣區，他是崇基師生的凝聚力。但凡社會學或社工系的校友路過三藩市，都會要求探訪黃教授。最感人的一次，是二〇〇六年，當時黃教授健康開始起變化，一九六六年級的社會學及社工系校友，從西雅圖、溫哥華、香港、洛杉磯等地，會合灣區各屆的校友，前往黃教授家中重聚。當日的氣氛十分熱烈，從午飯開始，跟著再在後花園圍圈傾談，直至黃昏，仍不捨得離去。

1. 《華爾街日報》原文：.....To the Chinese here, mahjong is "a way of life," just what "a pop concert is to the young," says Dr. Wong Shau Lam, Dean of Social Science at Chinese University.....Prof. Wong of Chinese University credits mahjong with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mental health in crowded Hong Kong. It's an ideal channel for the excess energy and tensions that build up where people live close together and where outdoor recreation facilities are scarce, he says. The game's therapeutic effect can be seen at Hong Kong's Siu Lam psychiatric prison for the criminally insane where inmates play mahjong in group therapy sess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2, 1976)

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平時一位住在灣區的師兄也有上門為黃教授理髮，亦有師姐每星期一次帶同「麻雀腳」上門和黃教授搓麻將。你說此種崇基師生情誼，除了黃教授和學生之間有一種親和力外，還有否其他的因素構成這種感情呢？當你聆聽這位教授當年放棄了香港大學一份安定收入的工作而前往崇基開辦社會學及社工系，在同一時期一人負責教授九個科目的往事，他就是一部崇基發展史，見證著崇基的成長。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他積極的參與北加州校友會的活動，至今，他仍保留校友會第一次在他家中開會時的出席者簽名名冊。他滿腦子都是故事，包括他和師母的愛情故事，他用七言詩書寫懷念亡妻的詩篇，表現他的中文修養，與他交談，你會如沐春風。

想當年的崇基有其地理優勢去懷育這種崇基情誼，當海山勝境，與市區的通達就靠那一小時一班的柴油列車，午餐一定要在飯堂搭食，整間院校的人數不到七百人，同系的很容易就混熟，此外老師很多都住在教職員宿舍，下課後不用趕火車，老師們亦會邀請同學到家中聚談，師生的情誼就是靠這些課堂外的接觸而建立起來。當然黃教授的「基礎在育才」的教育理念、能獨具慧眼的接受轉系的同學就讀社會系也是因素之一。

和現在的年青學生談起，得知現在的崇基已沒有這種優勢了！大家居住的環境並不如以前教職員宿舍的闊落而位置又不在校園內，師生緊密接觸的機會一定大不如前了！

2006年專程從北美各地及香港前來重聚的1966年
社會及社工系畢業校友在黃壽林教授家中聚舊。



每年均有崇基及中大學生到柏克萊加大就讀，人數由幾人激增至近年的百多人。作者與其他當地校友每年均會安排接待及觀光等活動，圖為2010年前往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大廈 (California State Capitol) 參觀。

編者後記：

此篇文章題為「崇基情誼」，編者想藉此文末附上一則表現作者張綺蓮校友的「崇基情誼」之小故事。

話說數年前，有一位參加了暑期留學計劃的崇基學生到柏克萊加大就讀，期間不幸氣胸病再發作（俗稱「爆肺」）。柏克萊加大的校醫認為不適合乘坐飛機回港（因氣壓會影響病情）。這位學生之住宿即將屆滿，處境實在非常困難，其母亦立刻飛往該地探望。

張綺蓮校友從崇基院務室得悉此事後便盡力協助，除安排相熟之校友醫生再評估病情外，更接待這位學生及其母親在她自己的住所留宿約兩星期之久。可幸學生之病情隨後有所好轉，最終能平安回港接受治療。張校友對崇基學生愛護有加，對母校深摯之情誼著實叫人感動。

崇基逸事

郭堂校友(1957/數學)

崇基逸事



逸事



作者與太太鄧璋 (1960/ 社工) 之合照

雖然我已離開崇基母校數十年了，但常懷念在崇基四年中的苦修及生活情趣，母校使我能打好基礎，立足社會，成家立室，為社會作出小貢獻。現略述崇基早期幾點逸事與大家分享。

奠基典禮

崇基奠基典禮那天，傾盆大雨，觀者雲集。我身為崇基攝影會會長，常以特約攝影師自居。拿了「祿來福來」相機，一早乘火車入馬料水。不理天氣如何惡劣，照了一大堆手持雨傘的觀眾，急奔回黑房沖晒。最有印象的一張是奠基石前，人群正在聽嘉賓演說，相片中所見



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



編按：以上兩張崇基馬料水校園奠基典禮之經典照片是學院經常採用的，編者閱讀此文始知原來是本文作者郭堂校友之傑作。

美東崇基校友會。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

不外是一片雨傘傘頂，好似圖案設計，很妙。在一九五六年底，凌道揚校長的秘書說擬出版一本崇基特刊，問我可否提供一些相片。當時我拿了很多相片任他選擇。後來我在那崇基特刊中看到傾盆大雨的奠基相片、學生會幹事大合照、堅道校舍外貌、借用聖保羅的校舍等相片。從崇基畢業後，我到加拿大麥吉爾大學進修，也帶了這本崇基特刊作為紀念品，因為我是那屆的學生會會長呢。我在這數十年中，雖遷居數次，最後定居三藩市，仍將這本崇基特刊作收藏品。

鐵桶宿舍

初期崇基搬入馬料水，設備簡陋。男生宿舍是軍營式的大鐵桶。室內氣溫絕對配合大自然，且設有冷熱水喉（哈哈！），但熱水供應只限下午三四點，只有陽光普照的日子才有熱水供應，因為那時水管才晒得熱烘烘。設備雖然簡陋，但大家相處和諧，生活情趣也不缺。附近村民上門賣宵夜。記得當我獲選學生會會長那晚，宿友嚷鬧著要我請食宵夜慶功，那時雲吞麵五角一碗，結果廿多人一人一碗雲吞麵，皆大歡喜。有一次，我們到圖書館樓下的攝影會黑房，煲排骨夜粥。當時鄧國興、盧國邦、傅元國都有參與，吃得津津有味。聽說盧國邦數年前已在美國逝世。

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圖右的「軍營」即為早期馬料水校園之臨時男生宿舍，學生稱之為「大鐵桶」。



56-57年度崇基學生自治會幹事與顧問導師合照，作者（前排右三）為會長，John Barr教授（前排右五）於英文系任教

崇基校舍

崇基搬入馬料水之前，以堅道樓宇為主要校舍，地方淺窄，天台作運動場，在那裡上太極課，土庫作化學實驗室，旁邊的小房便是攝影會的沖印室。人數多的課則另借花園道附近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舍作為臨時課室，例如 Miss Rudd 的英文課一定要在聖保羅上，因學生眾多。學生們在堅道上了一兩課便要步行十餘分鐘到聖保羅繼續上課。步行經過甄沾記，常常在甄沾記買些零食，如著名的甄沾記椰子糖及雪糕，非常吸引。搬入馬料水之後，在火車站旁有個大運動場。有兩座兩層高三合土洋房作課室及實驗室，有一座多功能建築，其中的大廳，輪換作膳堂，禮堂，或娛樂場地之用。除了行政樓，另有一座圖書館，樓下土庫便是攝影會的沖印室。這樣的設備比以前齊全得多了。

宗教氣氛

崇基是基督教高等學府，宗教氣氛濃厚。當時科目不多，我雖主修數學，兩年「人生哲學」仍是必修科。第一年，課本是新約聖經，第二年學習中國哲學史。在崇基，各種基督團契活動常有舉行。夏令營是崇基團契每年一次的大型活動。最令我難忘的是參加大霧山（正式名稱為「大帽山」）夏令營。從天氣酷熱的香港島出發，乘船到大霧山，向山上行約一小時，便到外國傳教士的避暑屋。此時，霧已大，伸手不見五指。氣溫寒冷，需要穿外套。在夏令營旁，有一水池，池水清澈見底，在「嚴寒」的天氣下，竟然有兩位女生，穿著泳衣，游凍泳。夏令營便是在這群避暑屋中舉辦。避暑屋是石磚建築，設備簡陋，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我們要用小桶打水洗面沖涼。現在我還留著一張細小的黑白相片，是郭光輝室友拿

作者(左)與郭光輝
室友之合照



著小水桶與我攝於小石屋門前。真難預料，自崇基一別，各奔前程。原來郭光輝居住離三藩市不足一百哩的聖克魯斯 (Santa Cruz)。數年前他曾邀請鄧璋和我參加他千金的婚宴。他亦曾駕車來三藩市參加校友會的春宴。真的，「有緣千里能相會」。

課外活動

工作不忘娛樂。學生除了用功向學，亦有參與學生團體所舉辦的各種活動。例如有一次在行政樓前廣場舉辦野火會，參加者眾。我們嘗試請香港大學學生會派代表參加。他們也真的派代表來參加了，有些意外。因為崇基是新高等學府，香港大學學生會賞面，值得高興。麥健增教授及 John Barr 教授讚我們辦得好。如今香港中文大學已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學，可以和香港大學平起平坐。兩間大學學生活動的交流，是理所當然。昔日崇基學生參加校際籃球賽常獲勝。有一次，何朋與我，及另一位由北方來香港的女同學，三人組成崇基辯論隊，代表崇基參加校際辯論比賽，喜獲冠軍，我們用獎金五十元買了三本關於辯論的書籍送給圖書館。事過境遷，那些古典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作者有份參與籌辦1957年於行政樓前廣場舉辦之野火會，當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也應邀派代表出席。

港島時期崇基校舍 之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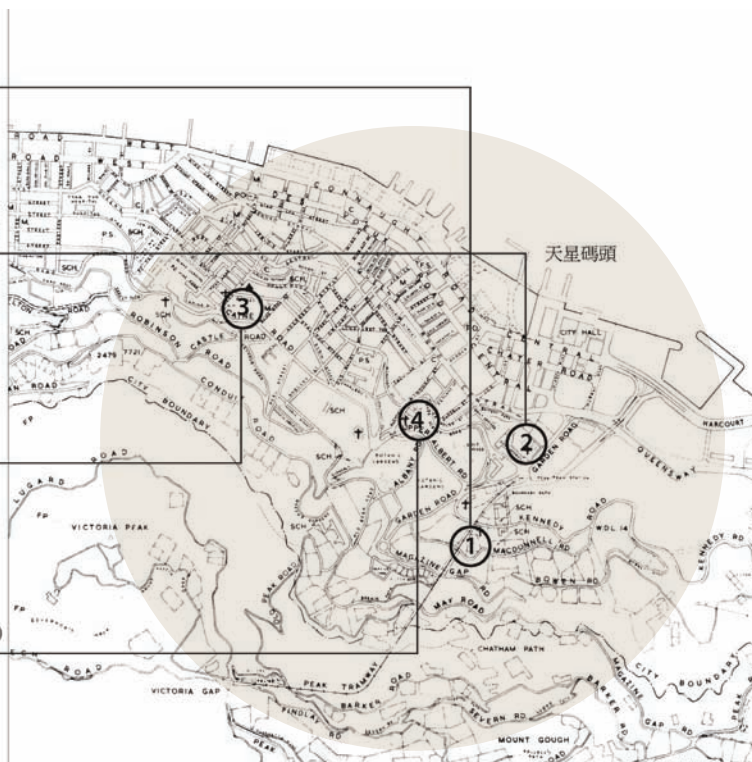


聖保羅男女中學

聖約翰大禮拜堂副堂

堅道147號 (西院)

霍約瑟紀念堂 (東院)



神遊

丫頭（陳美蘭校友，1971 / 中文）

神遊

雍雅山房





作者1969年攝於雍雅山房

去國懷鄉，匆匆數十寒暑，聞道母校崇基變化很大，再見時恐與丫頭夢繫魂牽的校園有莫大出入，趕緊把記憶中的母校種種動人風貌先自記下，以免重臨時經受不起面目全非的打擊而再也寫不出來。舊照中尋得七〇年代畫家筆下自雍雅山房遠眺崇基的速寫，勾起的回憶，就由雍雅說起。

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



「由雅雅山房遠眺崇基學院」
1970年歐豪年設色水墨畫



作者之書法作品

丫頭與雍雅山房有不解緣。早在未入讀崇基之先，就曾到過好幾次，每次都沉醉遙望吐露港的那份寧靜安逸，不意後來竟有幸於此人間仙境流連了足足四個年頭，是丫頭人生最快樂的時光，能不緬懷？

雍雅山房是名符其實的雍容優雅。夏日登臨，倚欄而坐，呷一口凍檸茶，於隱約悠揚播樂中鳥瞰眼底絕妙風光，是學生時代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清福至極。黃昏日落，結伴而來嘆茶是神仙生活。居高臨下，看盡同儕趕火車的狼狽、海旁散步的浪漫、球場終曲仍舊的戀戀不捨……晚風隨來醒神花木暗香，校園就在如畫的夕照中靜下來。無星無月的晚上，雍雅的氣氛甚為神秘，樹影蟲聲中很有荒郊野嶺的味道。遇上星月爭輝之夜，丫頭可以對着這星空呆上整個晚上，人聲、語聲、腳步聲漸杳的當兒，心與明月早已飛進了另一個世界……。

山房庭院佈局清幽，垂楊拂面。丫頭前生修來的福氣，應邀為拍友們充當模特兒而得以多番於此留影，如今綴拾而得憑舊照回味雍雅風姿，雖略嫌照中人物礙眼，唯恨當年無先見之明攝錄一輯完整的馬料水風光存念，失策！而數碼照相機又何其姍姍來遲，遺憾！

雍雅山房附近的紅橋小築，是個相當隱蔽的地方，好奇心重如我者，就曾沿那山徑尋幽探秘，當時陌上，曾遇君否？

寫於壹零年五月香江之旅前

聚 · 眾志堂

黃黃耀校友 (2010/ 建築)



聚 · 眾志堂



聚 · 眾

編按：「眾志堂」的正式名稱是「众志堂」，
「眾志堂」是流行已久的習慣寫法。



眾志堂獨特的
A字型外貌

身為一個中大學生，對眾志堂應該不會陌生：奇怪的A字型飯堂，很多小麻雀一起共膳（有時還會與你爭食）。而對於一個崇基學生，眾志堂更是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眾志不單是一個供學生用膳的飯堂，它也是舉行大大小小學院活動的地方；它不單是一個學院活動的場地，更是充滿學生血汗淚水的地方；它不單是一個滿載著我的回憶與過去的容器，更是崇基的標誌。因著崇基，我們常聚於此——眾志堂。《說文解字》內說：「众，多也」。「眾」字由三個人所組成，看得出崇基先賢對眾志堂的解讀，是為了聚集學生，而且不單是聚集一兩個人，而是聚集全崇基人。而眾志堂所能聚集的人與事，可說是多不勝數。從入大學成為崇基人，直至畢業為止，我們的崇基生活都離不開眾志堂。

眾志堂對我來說有著很深的感情和記憶，我在崇基大大小小的生活和經歷都摻雜著眾志。我人生第一次踏入眾志堂是我的學系迎新營，猶記得踏進此處時，我第一個感覺是：怎麼這樣奇怪的？因為從小沒有看過A



不論是書院還是學系的迎新營，很多時會安排在眾志堂用餐。你能看見桌上的蒸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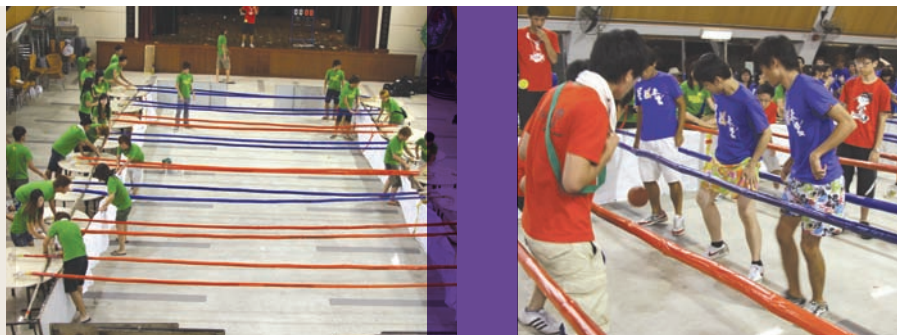


字型的建築物，加上很多麻雀與人群共處，感覺就像去了動物園一樣。當我們坐下甫準備動手吃飯，就發現了一樣個人認為不應該或不會出現的菜式——蒸魚；那不是我們家中平常食到的小型蒸魚，而是我們於酒樓飲宴的大型蒸魚。沒錯！真是大大的一條蒸魚！我心想：有必要這麼誇張嗎？當然，根據大學飯堂一貫做法，此菜式連續出現了四天，我也由一開始的驚訝，變為後來的平淡。但最少，這件事給我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大學飯堂不是一般吃飯的地方，有更多有趣的事可以在此發生。

每年到了八月尾的時候，多不勝數的新生聚於眾志，參加學院為新生準備的「開學飯」。這次午餐可算是學院為所有新生準備的歡迎宴，標誌著各位新鮮人正式成為「崇基人」，正式加入崇基的大家庭。之後迎新營內不論大大小小的活動，都把大家聚集於眾志。可見眾志的功能不單只是一個吃飯的地方，更是汗水遍地的活動場所。猶記得當年於眾志堂玩「人肉足球機」，雖然有些人對足球一竅不通，但仍然落力踢足二十分鐘。這些只有崇基人才有著的記憶，非常值得我們回味。

然後我進了宿舍，舍堂的活動更加深了我對眾志的感情。每晚準時七點，宿生都會召集一眾兄弟到眾志吃飯。不論你是否在宿舍，只要想與我們一起晚飯，在七時的眾志一定能夠找到我們

眾志堂「人肉足球機」(攝於2009年之崇基新生輔導營)





作者(左一)為2008年新生輔導營執委會副主席，圖為作者與部分「莊員」於眾志堂二樓大廳合影。

的蹤影。是因為眾志食物味道特別好嗎？是因為眾志特別近嗎？全都不是，只因我們覺得宿舍是我們的家，而吃飯是一家人每日必定一起做的事，而眾志正正就是我們的飯廳，把我們都聚在一起。不論我們在中大哪一個地方，它都會把我們聚在一起。而眾志的舞台更是學院活動的大廳，每年的舍音盃及崇唱，都會聚集各個舍堂及崇基人，在此處勁歌熱舞一番。舍音盃更是崇基宿生的自豪，因為不論男宿、女宿或男女宿，都會聚首眾志大跳大唱，此情並不是其他書院可以媲美的。

還有一樣非常值得我們去仔細回味的，是眾志的人情味。大家還記得刮颱風的2008年新生輔導營嗎？外面九號颱風訊號高掛，兩大風更大，雜物亂飛，但眾志經理和一眾廚房全人，冒著風雨危險還回來為新生及工作人員準備全日飯盒(須知道八號風球上班是沒有勞工保險保障的)，經理還出動輕型貨車把近七百個飯盒分派去各宿舍的新生手中，如此義氣之舉非其他人所能及(據聞山上某書院飯堂因為颱風關係拒絕為迎新營準備食物，其工作人員要即時致電眾志求救)。

眾志於崇基人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但是它的功能，還有是它所盛載著的回憶與人情。眾志是我們崇基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著眾志我們聚在一起，聚在崇基這個福地。



一年一度之舍音盃，各宿宿生聚首眾志大跳大唱

多情多市，緣繫崇基

葉佩華校友(1971 / 中文)

緣繫



多情多市，緣繫崇基

『緣繫崇基』正是安省
崇基校友會的標誌。



(一) 如今如是

對崇基的緬懷思憶，早在不同場合，訴盡諸般因緣。尚有青春歲月的歌頌，我曾聲嘶力竭，猶如噪叫了整個夏天的蟬，累了。

以前，我述無悔青春，莫忘鞍山吐露，記取風華正茂，却有隱隱憂思，追逝惜往。到如今，方知崇基情經年彌醇，馬料水樂園，當下就在心中。大半生了，無論在海角天涯，從未曾離開崇基。能如此認定，自是生趣盎然，無限歡喜。

(二) 多情多市

三十年前，崇基創校三十週年。我們在多倫多也成立了安省崇基校友會。而今，我們由幼苗長成大樹，堪讓過客遮蔭納涼，母校又逢花甲校慶。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我們與母校聯繫密切，崇基多位院長都曾造訪多城，計有傅元國、沈宣仁、李沛良、梁元生諸位院長。多城眾多校友亦曾在九七全球校友大團圓、崇基五十金禧校慶等活動擔當重要角色。而今又將率隊回歸，為母校六十賀壽。

（三）緣生緣起

物換星移，時代急遽之變化，令人驚異。

* * * * *

從前，盼望一封郵柬、守候一個電話，直叫人牽腸掛肚，憂思綿綿無盡。

三十年前，我詠劉長卿詩：

『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我還喋喋不休，向涉水攀山而來的過客一再探問：『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海和山之外，就是孤臣孽子的耿耿情懷。

沒有昔日遊子思家的經歷，也許不能想像花果飄零，無以植根之苦。

* * * * *

忽爾進入電子時代，世界變小了。交通便捷、傳訊容易。渾浩流轉間，光影聲波，既可望又可即。網絡連通，足下千里，俾能跟進母校最新發展，堪慰思憶。

緣繫崇基，此情從未間斷。有機會宣之於口，豈能言倦？

甲子之壽，在人是步入老年門檻，於學府乃蓬勃發展之里程碑，歲月悠悠，尚有許許多多的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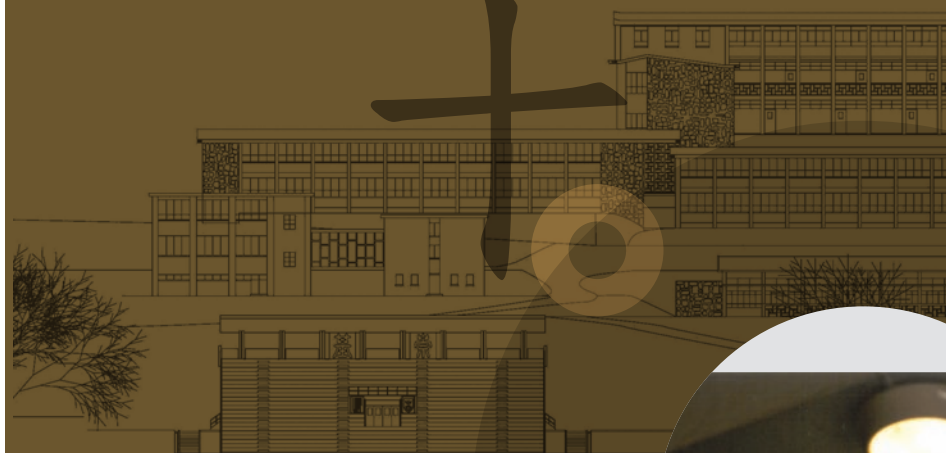
當此良辰美景，且呼朋嘯侶，同臨馬料水樂園，為崇基六十作見證，為崇基未來祝禱，更為我們不減的豪情乾杯！

- 2011年 9月 成稿於多倫多未癢齋 -

細算輕描崇基六十

蔡文端 (1967 / 數學)

六十



細算輕描崇基六十



崇基學院創校六十周年，毋乃天地人之和合造化。

• 151 •

我有千方百計，探尋六十年之玄機妙道。信手拈來，便是五題算術等式

$$60 = 6 \times 10,$$

$$60 = 10 \times 12 \div 2,$$

$$60 = 2^2 + 2^2 + 4^2 + 6^2,$$

$$60 = 4 + 8 + 16 + 32,$$

$$60 = 3 \times 4 \times 5,$$

以闡釋崇基 60 。

〔一〕 60 = 6 x 10

這般乘積，宜表達二維空間面積。大抵六十、六旬、六秩，皆作如是觀。

欲以六十個單字，來描繪崇基眾生相，六十年級社之社名無以尚之。且分六行，每行十字列寫如下：

崇基晞昕一	總皓哲斌正
恆旭仁曦協	穎擘雋菁暉
臻礪凱煦摯	灝毅翹勵駿
昕杰諾儁驥	萃靖暉晨軒
熙浚軼睿久	仟燊傑翹傲
峻昊凝泓澄	邁翔 X Y Z

此表不齊全，因58, 59, 60 屆在校學生尚未畢業，暫以XYZ代名。

其中昕社〔4與31屆〕重覆使用於不同年份，既成缺陷美，總不能修正。

六十年來絃歌不絕，崇社學生於1951年入學，率先領唱

南天海嶼，四方人士，同興此學府

而於1955年畢業成第一屆校友。樂聞第57屆翔社今年畢業，仍歌「至善勉同赴」。

〔二〕 60 = 10 x 12 ÷ 2

60 為 10與 12之最小公倍數，可發揮成數論：兩群何所以交感互應？夸夸而言之，六十甲子竟乃是天道與地道之調協融合。

原來天道運行，十年一循環，依天干順序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而地道運行十二年一循環，依地支順序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辛酉戌亥，

亦配搭十二生肖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

如是天干地支合成六十年，依次為甲子、乙丑、丙寅、…止乎癸亥（如下圖），而復循環不息。

六十年甲子（干支表）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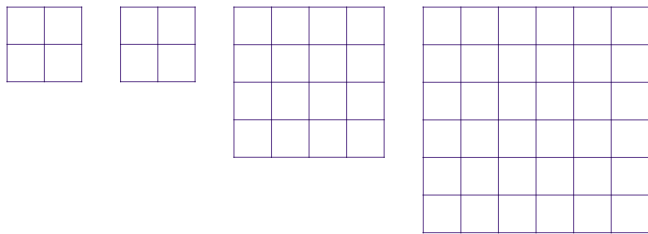
當知崇基創校於1951年〔歲次辛卯，屬兔年〕，六十年後，亦是辛卯，依然邁進。

〔三〕 $60 = 2^2 + 2^2 + 4^2 + 6^2$

數論中有 Lagrange Theorem，解釋任意正整數何所以成為四個整數之平方和。

習題：證60不能寫成三個整數之平方和。

模式 $60 = 2^2 + 2^2 + 4^2 + 6^2$ 展示出四個正方矩陣，可填入六十個有情有義之單字〔小心，莫重覆〕。



如斯文字遊戲，我能一氣呵成，直抒胸臆。首先為（四方向）加（四季節）

東南	春夏
西北	秋冬

加十六字句（八卦）與（八綱）

乾坤坎離
震巽艮兌
陰陽表裏
寒熱虛實

再加（三十六天罡星）

魁罡機閑勇雄
猛威英貴富滿
孤傷立捷暗佑

空速異煞微究
退壽劍竟罪損
敗牢慧暴哭巧

按：少時熟讀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星乃梁山好漢，素仰大名〔及其渾號〕，如雷貫耳。其後，我閱紅樓夢，金陵三十六釵卻不上心。畢竟紅顏脂粉難比俠骨豪情也。

為免離題萬丈，我再舉例連通崇基。切合算式 $60 = 4 + 4 + 16 + 36$ ，有四句方便文字，首選四字校訓

止於
至善

輔以四字外景

馬鞍
吐露

而十六字句為學生會歌之主旨

鳶飛魚躍
鳳翥龍翔
源遠流長
康樂未央

最後重點為三十六字校門對聯

崇高惟博愛 本天地立心 無間東西 溝通學術
基礎在育才 當海山勝境 有懷胞與 陶鑄人群

如斯全套六十字，有條有理，多彩多姿；較諸六十級社之社名，更能道出崇基意。

〔四〕 $60 = 4 + 8 + 16 + 32$

這番連續加倍，使得幾何級數，以六十為和合。依此模式，我填入崇基學生會歌〔1964年王韶生老師詞，他曾示我手稿，故我銘記於心〕。

三十二字句為

博學篤行 止於至善
發揚文化 真理彌光
四海一家 精誠團結
鳶飛魚躍 鳳翥龍翔

十六字句為

維我崇基 雄立南方
源遠流長 康樂未央

幾乎已用盡學生會歌，我揀八字句為

鞍山吐露
馬料水村

尚餘四字句留作

香港中大

如此組合，琅琅上口，也是崇基六十之輕易配方。

〔五〕 $60 = 3 \times 4 \times 5$

再表 60 為互質因子之乘積，用於數論。亦可運行在兵營，稱《韓信點兵術》。

習題：韓信帶兵有 N 人，三三數之餘 A 人，四四數之餘 B 人，五五數之餘 C 人，問 N 為若干？

提示：若 $A = B = C = 0$ ，則 N 為 60 之倍數。推而廣之， N 乃

$40A + 45B + 36C$ 加減 60 之倍數。

$60 = 3 \times 4 \times 5$ 亦可視為三維

長方體積。引申而言、所謂三合

〔會〕，毋乃天時、地利、人和

之三度乘積。化為 Rubik Cube

便扭盡六壬，此處不贅。



我為 60 = 3 x 4 x 5 添贈詩意，試搜羅六十個常用字，依聲入韻，分配成三首簡單四句五言詩〔五絕〕，以述我之崇基情懷。

其一

崇基聲望隆
六秩慶奇功
吐露鞍山遠
歸來草木同

其二

摘花校苑中
得意在玲瓏
狂也樂園夢
忘言亦悟空

其三

香江志萬重
浪迹聚加東
續譜少年曲
多城趣味濃

註：五絕乃 4 x 5 = 20 之文字矩陣，我已選定規格

×	平	×	仄	韻
×	仄	仄	平	韻
×	仄	×	平	仄
×	平	×	仄	韻

不拘平仄在 X 位。所謂 60 = 3 x (4 x 5)，更要求三詩互應來展示乘法〔三詩依韻而同調，內文相輔亦相成，但六十字全異〕，可以細算輕描崇基六十也。

2011年8月29日蔡文端
成稿於多倫多未癢齋

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

盧廣鋒校友(1967/ 史地)

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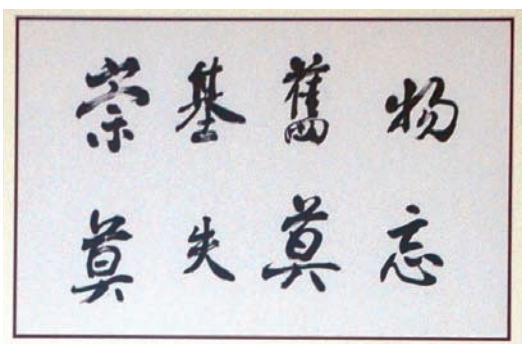


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



我收藏崇基舊物，從來沒點算過。到底有多少？自己也說不清楚，直到拿出來捐贈給崇基校史檔案館，才察覺原來有這麼多。不過，數量並不重要，物不在乎多，也不在乎少，有情有意就好。我曾說過：崇基之物，微末者亦高貴。我收藏的崇基舊物，加起來約有百餘件（按：據檔案館正式點算，這次捐贈實有三百餘件），算不算多呢？「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的只是「崇」高而又「基」本的收藏吧了。

崇基舊物，全屬至善之物，此所以為「崇高」也；崇高難以言多，不能缺少，此所以為「基本」也。以此觀之，凡崇基人藏崇基物，不論多少，皆可謂「崇高而基本」；收藏數量因人而異，自然而然，各人基本之數不同，而其為崇高則一。崇高乃崇基人所共有，而基本珍藏又怎可沒有崇基舊物？



梁元生院長題字

我藏崇基舊物，既以自娛，亦以自勵。舊物細賞，耐人玩味，如書可讀。「偶讀如將舊夢溫」，崇基舊夢美好，回憶令人愉快，真是怡情妙品。怡情之外，又可悅性。鄭板橋《梅莊記》寫梅莊主人種梅花，與梅最親切，「梅亦奮發自喜，崢嶸碩茂，以慰主人之意」。我呢，崇基舊物與我最親切，我亦奮發自喜，修身潔志，不負其崇高之質，以慰舊物之意。崇基舊物怡情悅性，崇高可愛，何可失之？何可忘之？

我愛崇基。畢業之後，我常回崇基，崇基亦何異我之家鄉？鄉心長是憶崇基，籍貫如可改，我會選擇「香港中大崇基人也」。我也曾有一念，給自己和我的崇基舊物刻一枚印章，刻四個字：「崇基舊民」。

崇基舊物，我珍之重之，存之封套，當時隨手標記，不覺間寫下了《紅樓夢》句。「莫失莫忘」，原是鑲在通靈寶玉之上的其中四字，借用在崇基舊物，這也許顯示我在下意識裏就把「崇基舊物」珍護如寶玉。今日我高興地把珍藏捐贈母校，舊物回到了崇基，恰似三十多年之後還鄉。物自崇基來，還歸崇基去，有甚麼比回到家鄉更好的呢？

乘這次檔案館徵集崇基舊物的機緣，我欣然得見其他校友捐贈與借出的珍藏，我感到大家都對崇基有著同樣的深情。我忽然又由此想到，舊物，只是看得見的有形的珍藏；而記憶，卻是不同方式的另一種珍藏。校友們記憶裏的珍藏，正可和展覽的珍藏互相印證。悠然想像，許多崇基人正與我以不同方式同樣地憶崇基，這又是多麼令人快慰的事。

書。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我在眾志堂的日與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

點滴
夜。崇基情誼。崇基逸事。神遊。聚·眾志堂。多情多市，緣繫崇基。細算輕描 崇基六十。崇基舊物 莫失莫忘。眾·夏夜之夢。我愛眾志堂·眾志堂與我。六個崇基人的畫像。新春憶舊。與「美東崇基校友會」結緣。畢業四十年的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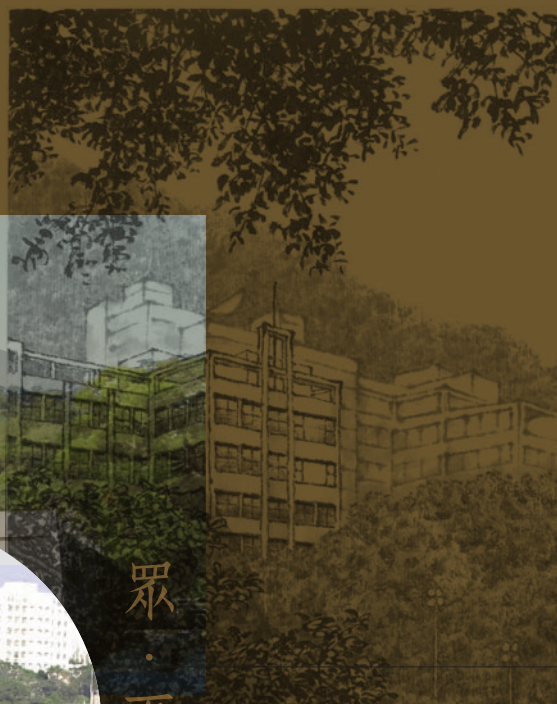
附記：本文刊載於校史檔案館第一個展覽「唯將舊物表深情」的展覽紀念小冊（2006年出版）。兩年後，學院在行政樓大堂展覽廳為方蘇校友（74經濟）舉辦「方蘇設色水墨及版畫展」，我參觀開幕禮，意外地獲畫家在致詞時親自致送一枚專誠為我而刻的印章：「崇基舊民」，印文正是我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意念。意念一時成真，驚喜如何！這可說是一件崇基人的美事。



眾 · 夏夜之夢

鄭淮萱校友 (2009/ 酒管)

夏 夜



眾 · 夏夜之夢

作者為2007年崇基新生輔導
營籌委會及執委會主席，
圖為該年之營刊封面



編按：「眾志堂」的正式名稱是「众志成城」，
「眾志堂」是流行已久的習慣寫法。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一個暴風雨過後的炎
炎夏日，也是新生輔導營的第一天。當時，身為
新加入中大的崇基學生，我對偌大的校園依然感
到陌生，而在崇基校園內，一幢形如三角朱古力
的建築物就是我唯一有印象的地標，正如營刊所
述，人氣指數滿五星的眾志堂是「位處未圓湖側
的三角形建築，為學院的中樞」。

記得當時「大O」（編按：「大O」指書院迎新營，
而「細O」則指學系迎新營）的主題為「TOUCH——
撻著你的夢」，並以「夢天涯想海角」為六大組組
名骨幹。入大學前，我立心要專注學業，因為我
覺得大學可能是我學習生涯的最後一個階段，故
希望能在學業方面有更高的成就，於是我決定不
會花時間和精神「上莊」以求實現我這個大學生的
「夢想」。但是，就在眾志堂的一次崇基學生會
「傾莊」，我了解到崇基學生會原來並非只是那些
搞政治的學生組織，而是有代表崇基學生的意



位於眾志堂二樓的大活動室，其中一個用作籌備工作的主要地方



各類充滿「特色」的「接生」
(迎接新生)遊戲攤位



義。由於上一屆崇基學生會沒有幹事會(第五十五屆崇基學生會缺莊)，只有代表會和臨時行政委員會，故與上一屆成員交談後，才了解到原來缺莊就如沒有代表崇基學生聲音的團體，卻仍要負責籌辦多項崇基的大型活動：例如崇慶、崇基學生會盃，還有新生輔導營。由於沒有實質權力，籌辦時遇上的困難自然會較多。最後，我抱著「不為上莊而上莊，只為崇基而上莊」的信念，改變初衷，毅然加入了學生會，並成為二〇〇七年度新生輔導營籌委會及執委會主席。就這樣，我的大學仲夏夢被「撻著」了。

二〇〇七年五月，新生輔導營執委會的十七位成員正式開始投入崗位。內政部、集訓部、文娛宣傳部(簡稱「文宣部」)、主題節目部等忙個不停，既有無數的工作人員面試，又要處理文件和安排物資，工作可謂排山倒海。這個夏天，執委會成員都住在華連堂暑宿以方便工作，由於地理位置就近眾志堂，不論是眾志堂地下的舞台、二樓的學生會會室或是大小活動室，幾乎每天都會遇見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不用說，午飯、下午茶和晚飯大多都光顧眾志堂，有時餐廳經理見我們工作到很疲憊時，會額外送上糖水和雪糕給我們打打氣，為我們即時充電，實在是很貼心。

辛苦了數個月，終於到迎接「大〇」的第一天。一大清早，文宣歷奇部一眾工作人員馬不停蹄地準備「接生」(迎接新生)的遊戲攤位，可惜天公不造美，早上下起雨來，地點要由原本於眾志堂旁的池旁路改為眾志堂二樓。幸好，雖然空間有所限制，不過氣氛卻毫不比去年池旁路的「接生」環節遜色！



各類充滿「特色」的「接生」
(迎接新生)遊戲攤位



回想一年前的我，在池旁路上真的以為有體能測試，不顧儀態地於一分鐘內做數十下青蛙跳，更被人拍成花絮片段於晚會播出；又以為真的要交出學生證給院方做「校巴乘車證」；同時也看見旁邊的同學為想參加「模特兒學會」而坐在池旁路上扮出各種動作，或是被工作人員扮成的訓導主任訓示，需於鏡頭面前宣讀悔過書等等……坦白說那時候真不知道原來一切都只是「大O」的一個環節，因為工作人員的扮相和演技都很逼真和專業，而剛到貴境的新生都不以為意，幸而這都是無傷大雅的遊戲。

事隔一年，角色逆轉，看著比我年輕一屆的新生同樣投入地參加相似的遊戲，地點更是人山人海的眾志堂二樓，擺滿了「潛水學會」即場招募、「標尾會」（一個讓你於大學畢業前找到伴侶的組織）登記、「空中服務員」面試攤位等等，氣氛特別熱鬧。相信各位經歷過一輪接生遊戲的新生，對眾志堂的印象一定非常難忘，更可能萌生下年當歷奇部工作人員的念頭呢！

當新生和組爸媽經過一天的相處，開始認識崇基後，晚上就更加享受「大O」第一浪高潮——晚會。雖然沒有前一年（二〇〇六年）舞會的勁歌熱舞，不過這個新增的環節以崇基新生為主角，歌舞劇亦非常切合當年輔導營的主題，而且為新生帶來更多對大學生活的反思。在表演前一晚凌晨，眾志堂的舞台燈光四射，負責音響的晚會工作人員在眾志堂二樓很專業而熟練地在試音樂，而演員就將他們親自編排的淒美愛情歌舞劇「辮子姑娘」演繹出來，加上出色的舞台設計和道具，眾志堂的舞台彷彿一下子變成百老匯大劇院。看畢了最後綵排，我整晚都在期待著第二天的精彩表演。果然，對象為新生的歌舞劇「辮子姑娘」演出成功，更牽動了一班崇基新血的心，許多新生在「大O」完結後都說這是他們在四日三夜裡印象最深刻的環節。而我自己亦非常敬佩負責晚會部的一班多才多藝的同學，因為看著他們無數個晚上在眾志堂二樓通宵達旦地開會，花盡心思地去籌劃既配合輔導營主題而又吸引新生的精彩節目，到正式表演的時候又很鎮定地操控整個舞



有兩層樓高的「崇基大旗」由二十多人抬上山，以作「四院會師」之用。



台，的確令人心生敬佩。眾志舞台因崇基人變得精彩，不論是輔導營、崇唱、崇慶舞會或是各個學會的周年大會，這裡都是崇基學生發光發亮的地方。

晚會翌晚的凌晨時分，眾志堂旁邊的草地依然是燈火通明。為著整個新生輔導營的重頭戲——「上山」和「四院會師」，一班文宣部部員合力修葺樓高兩層之崇基大旗，在炎夏的夜晚，看著他們汗流浹背地紮緊竹架，綁好耀眼的紅旗，讓人切切感受到那種燃燒青春的熾熱。旭日初升，在數十對手的合作下，崇基大旗已經為「上山」紮好根基。而各組爸組媽也帶著新生到眾志堂，為「四院會師」作準備。組爸組媽都對六組新生講解了上山的行程，而歷奇部執委會於眾志堂二樓高處，以雄厚的聲音教一眾新生唱《崇基山歌》，並以此作為簡單而隆重的誓師，教畢中文版之《崇基山歌》，還有英文版和日文版，「我哋係崇基你知唔知？最好嘅學生喺晒度，一向帶住你哋走，其他書院你搵唔到！」「We are

CC don't you know? Best of students ever go! Leading the way all the time, other colleges how to find!」「私は崇基さん…」這首輕快又有點調皮的民歌，我們唱一句，新生和一句，那時候我以執委身份站在眾志堂二樓俯瞰眾志飯堂，我們的主角——四百位精力充沛的新生以及我們二百位勞苦功高的輔導員齊集眾志堂，穿著一式一樣的天藍T恤，那人山人海的景象，氣勢磅礴，確實是畢生難忘。在眾志堂的三角形屋頂下，吶喊聲、歡笑聲和掌聲不斷迴盪著，那一幕震撼崇基人心的情景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從那時起，我心裡強烈感受到原來每一個崇基學生都擁有值得自豪的身份，更加深深明白眾志堂的命名從何而來！

眾志堂是充滿歡樂和溫情的地方，除了平時週末看見一家大小在眾志堂用膳外，在「大O」這四日三夜裡，大家都不難看到年紀相若的組爸媽對組仔女的細心關顧和呵護。吃飯時候，組爸媽多數都會站著，讓組子女坐得舒舒服服地吃飯；夏日炎炎，組爸媽會為組子女扇涼；還有組爸媽在整個夏天付出的寶貴時間，費盡



吃飯的時候，組爸媽多數都會站著（圖中灰衣者），讓組仔女坐得舒舒服服地吃飯



掛在眾志二樓的「止於至善」牌匾

心思為小組準備特色飾物、口號和遊戲，甚至可能犧牲了做兼職或去暑期交流團的機會，為的就是希望帶給新生愉快難忘的四日三夜，帶領他們認識新環境，令他們容易投入崇基大家庭。記得「大○」期間有一名新生於眾志堂內跌倒受傷，膝蓋大量流血，他的組爸馬上飛奔到眾志堂二樓輔導處去拿創口貼，而組媽就在旁一邊清洗傷口一邊安慰著他。對於剛相識只幾天的人會如此關懷備至，大概因為我們都有「崇基人」的同一身份，並抱著一種薪火相傳的信念。

• 16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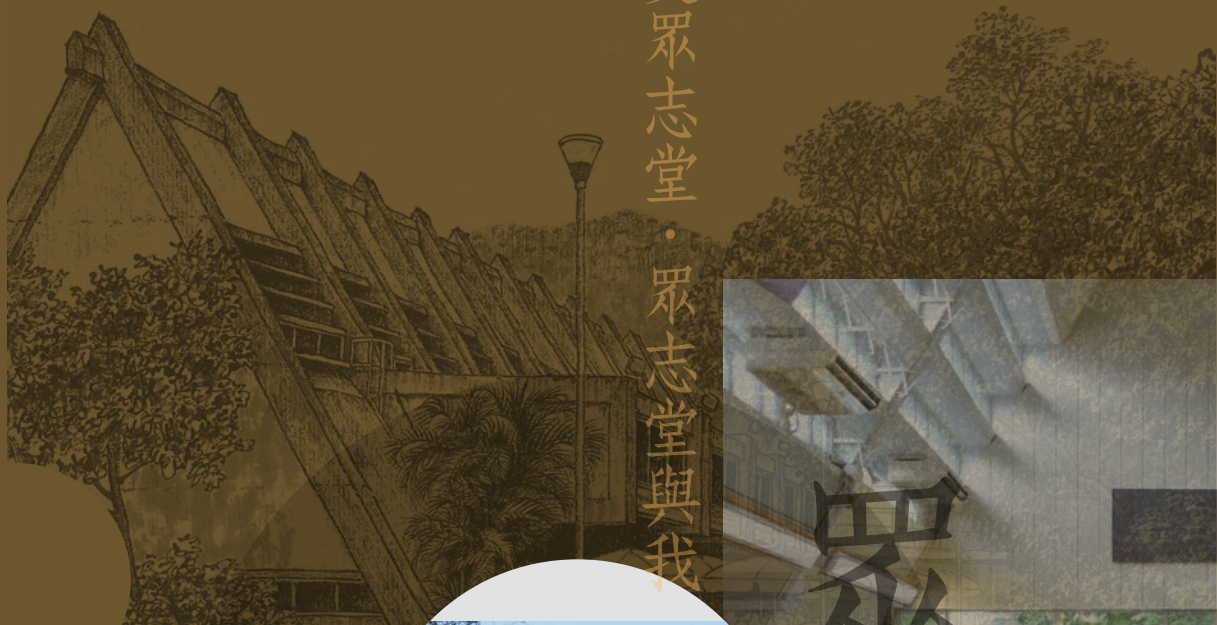
當「大○」正式完結後，我跟我的「大○」執委在眾志堂二樓一邊收拾物資，一邊分享這半年的心路歷程。從「大○」籌委會到執委會，從執委會到四院會甚至面對院方，我不曾想過這個甚為艱鉅的任務會如此順利完成，並且得到各方相當正面的評價。身為一個即將升上大學二年級的酒店及旅遊管理系學生，我沒有廣闊的人脈，沒有過人的才智，更因為本科要求，暑假期間需進行每星期五天朝九晚六之暑期實習，故此每天下班後就馬上跑回崇基變回「大○」營長，趕緊跟進及追回各部門的工作步伐。加上「大○」沒有出版執委，所以要用自己僅有的排版知識編輯營刊，故可謂百上加斤。我自問不是一位好營長，幸而我有一班出色能幹的同行者，協助我跨過各樣挑戰。看著高高掛在眾志二樓的「止於至善」牌匾，眼眶湧出熱淚，心想：假如只有我自己，這四個字是沉重的負擔；但當這四個字是掛在眾志堂，我知道我的左右都有崇基的兄弟姊妹與我分擔，因此，在我眼裡看「止於至善」前面，其實還有另外四個字：「眾志成城」。

在眾志堂的第一個仲夏，我們都曾經各自追夢；在眾志堂的另一個仲夏，我們都找到了一起創造的夢。

我愛眾志堂 · 眾志堂與我

譚家雄校友 (2006/ 新傳)

我愛眾志堂 · 眾志堂與我



眾志堂

坐在眾志堂二樓小舞台前的正方桌旁閱報及看書，實在是一件樂事。



編按：「眾志堂」的正式名稱是「众志堂」，「眾志堂」是流行已久的習慣寫法。

在剛過去的九月，從美國返港逗留兩周，有空回母校一趟，與崇基學生輔導處職員敘舊。踏入曾與我共度四年大學生活的眾志堂，竟然遇見一位前政府同事、一位在海外交流時認識的友人及一位新傳（編按：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眾志堂除了地點方便、食物種類繁多及價格廉宜（還記得當年的「十蚊顏飯」）外，我常在眾志堂碰見相識的朋友，這或許是我愛眾志堂的原因。

• 167 •

眾志堂二樓的學生活動中心是我愛流連的地方。在和煦的陽光照射下，坐在小舞台前的正方桌旁閱報及看書，實在是一件樂事。除此以外，我亦愛享受在崇基學生會會室為院政出謀獻策及為籌劃學生活動費煞思量的日子。

我第一次接觸崇基學生會是在一年一度的書院迎新營。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眾志舞台舉行的晚會。籌委很用心地安排每項環節，加深新生對崇基的認識。在「學生會時間」得知該年內閣出缺，只有臨政（臨時行政委員會）負責學生會基本運作。我本身愛參與學生領袖事務，從臨政口中初步了解學生會的架構及活動後，便參加了在眾志二樓舉行的幾次傾莊活動。



迎新營不少主要節目在眾志堂舉行，
給新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後一次傾莊後，有幸獲推舉為學生會候選內閣的幹事長。記得傾莊當晚各候選內閣幹事及若干位學生會老鬼（歷屆幹事）在眾志二樓學生會會室商討來年工作計劃至凌晨，並電召外賣在眾志二樓吃宵夜。在宣傳期的兩星期，為了準備政綱及宣傳物品，大部分候選內閣幹事都愛付出精神及時間備選，我相信當時大家留在眾志二樓的時間比在宿舍還要多。尤其當每晚眾志二樓大門關上後，寂靜的學生會會室不時傳出笑聲及嘆氣聲。宣傳期相信是當學生會最辛苦及最難忘的時光。

上任後，學生會第一個活動是與其他書院學生會合辦，邀請台灣著名大學的幾位學生會會長在眾志舞台進行一場以台灣總統大選看民主選舉為題的論壇。當時剛好是午膳時間，到眾志堂用膳的同學不少，在舞台前聚集了若干愛議政的同學參與討論。在人流頗多的眾志堂舉辦活動，真不愁沒有觀眾。

在崇慶（崇基學院校慶）及大O（書院迎新營）期間，籌委及執委常常在眾志二樓的學生會會室召開會議。每天都碰見充滿熱誠的崇基人為這兩項大型學生活動出力，為眾志二樓添上生氣。

愛交流的我特別喜歡在學生會會室開放時間當值，因為有機會親身收集同學對學生會的意見。有一次一位海外交換生到訪會室，查詢如何參與學生會活動。這讓我明白到當時大部分



作者（後排左二）與其他學生會幹事與學院之訪問學人在學生會會室會面，並於會室外合照。



作者(中坐者)在學時曾擔任
崇基學生會幹事會幹事長，圖為
該屆學生會候選內閣「崇瞻」於
週會進行諮詢

的宣傳信息皆以中文為主，未能顧及海外交換生的需要。自此以後，很多重要信息都以雙語發佈。當年學生會新增電影 VCD 借閱服務，當中有不少是外語電影，吸引了更多非本地同學不時到會室逛逛。看到同學大多滿意學生會的工作，這實在是對我及各幹事的努力作出肯定。

除了與同學交流外，我不時也會與在學生會會室旁辦公的崇基學生輔導處職員寒暄幾句。大家都愛分享，有時職員還請學生會幹事吃茶點哩！

今年重訪眾志二樓，在「止於至善」牌匾下朝窗外張望，新的學生活動中心在興建中。崇基學生會會室搬到新大樓後，將來的崇基學生或許只會把眾志堂看作學生食堂而已。



學生會會室



作者(左二)畢業時與
學生輔導處的職員合照

本地及海外 崇基校友會幹事名錄

本地

崇基學院校友會 (2014-2016)

會長	陳早標 (1979/ 生物)
副會長	陳志豪 (1997/ 會計)
副會長	廖健華 (2004/ 經濟)
秘書	羅鈞全 (2001/ 會計)
財政	蔡國浩 (2001/ 會計)
董事	鄭榮昌 (1968/ 會財)
	梁廣林 (1968-70/ 中文)
	馬紹良 (1969/ 數學)
	侯運輝 (1972/ 經濟)
	陳慧卿 (1973/ 工管)
	潘智海 (1980/ 人事管理)
	姚穎 (1998/ 英文)
	陳樹偉 (2000/ 物理)
	鍾啟然 (2000/ 翻譯)
	林中青 (2001/ 會計)

幹事	李乃元 (1957/ 經管)
	張愛玲 (1961/ 中文)
	陸炳泉 (1967/ 社工)
	麥世耀 (1967/ 英文)
	馮應墀 (1970/ 動物)
	劉世鏞 (1971/ 會財)
	顏龍 (1971/ 地理)
	陳以衍 (1972/ 哲學)
	陳碧橋 (1973/ 社工)
	白耀燦 (1975/ 歷史)
	吳遠興 (1983/ 工管)
	嚴創基 (1984/ 國際企業)
	黃令時 (應林堂前助理舍監)
	陳碧儀 (1990/ 工管)
	陳銘基 (1994/ 經濟)
	謝連輝 (1996/ 經濟)
	袁兆豐 (1998/ 工管)
	董就雄 (2001/ 中文)
	林金輝 (2000/ 政治與行政)
	鄭映雪 (2001/ 新聞與傳播)
	江燕妮 (2001/ 新聞與傳播)
	李明浩 (2001/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梁修峰 (2001/ 電子工程)
	蘇雋 (2001/ 工管)
	蘇滿儀 (2001/ 計量財務)
	周淑儀 (2002/ 心理)
	劉振強 (2003/ 物理)
	吳茂洛 (2004/ 醫學)
	麥金華 (2005/ 翻譯)
	鄭穎茵 (2006/ 中文)
	鍾莉筠 (2012/ 法律)

海外 (以組織名稱筆劃排序)

北加州崇基校友會

Chung Chi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in Northern
California

名譽會長 郭堂 (1957/ 數學)
會長 古正夫 (1960/ 物理)
副會長 周靜嫻 (1992/ 經濟)
秘書 鄧璋 (1960/ 社工)
財政 鍾月萍 (1962/ 史地)
網站主管 郭堂 (1957/ 數學)

崇基學院美東校友會

Chung Chi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 趙仕鴻 (1974/ 工管)
幹事 胡定芬 (1967/ 社工)
幹事 吳經端 (1967/ 植物)

安省崇基校友會

Chung Chi Alumni Association
of Ontario

2014/15年度幹事會

會長 廖立華 (1969/ 英文)
副會長 鄧學海 (1983/ 社工)
財政 桂佩青 (1972/ 工管)
文書 范世游 (1971/ 物理)
幹事 陳寶蓮 (1966/ 地理)
高錦昭 (1970/ 數學)
陳秉聰 (1971/ 工管)
李月好 (1974/ 英文)
劉鎮康 (1982/ 生物)
唐碧筠 (1982/ 社工)

沙巴崇基同學會

Sabah CC Alumni Association

聯絡人 陳奕平 (1968/ 工管)

南加州崇基校友會

Chung Chi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14/15年度幹事會

會長 林綺玲 (1966-67/ 生物)
副會長 劉國焜 (1968/ 數學)
秘書 梁麗 (1979/ 英文)
財務 李芳 (1965/ 社工)
康樂 陳國治 (1968/ 物理)
黃斯利 (1973/ 物理)
孔麗霞 (1976/ 宗教)

溫哥華崇基校友會

Chung Chi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in Vancouver, B.C.

聯絡人 余子平 (1966/ 化學)
陳世德 (1966/ 社工)

崇基六十周年校慶徽號與配句



CC60徽號的「底稿」

校慶徽號 CC60 由靳杰強校友 (66/物理) 設計並以毛筆俊書；配句由盧廣鋒校友 (67/史地) 撰寫，兼從形、音、義三方面題賞 CC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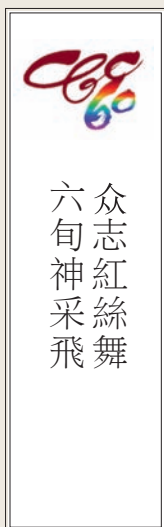
CC60徽號

校慶徽號之配句採用對聯形式。對聯講究工整，講究對稱美，按傳統之規範須直書，佈置起來分懸兩邊，上聯在右，下聯在左，在視覺上要求「修齊治平」——高低對齊而並立水平。

六副對聯明示暗藏，皆含「六十」之訊息。六副對聯分看，各呈多元化崇基風貌之一面；合觀而見整體氣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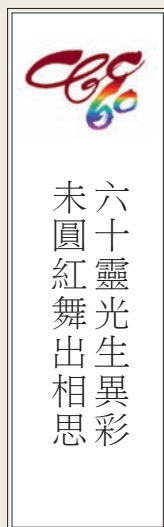
下文為六聯各自側重呈現之風貌與每副對聯之詳釋（對應徽號之字符、形態與色彩而演繹崇基風貌之一面），書法為靳杰強校友巨幅對聯墨蹟之縮印。

喜氣



風貌一

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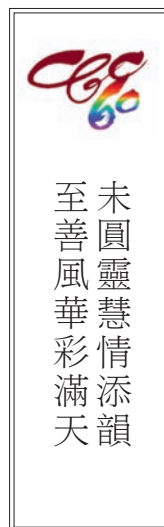
風貌二

樂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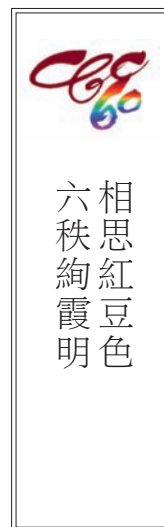
風貌三

哲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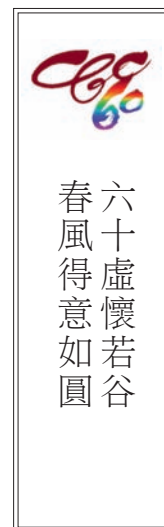
風貌四

情味



風貌五

德風



風貌六

众志紅絲舞 六旬神采飛

慶賀元標 二零一零元月新立強書



众志紅絲舞 六旬神采飛

釋義／釋形

众志，众多崇基人之心。
「众志」(CC) 形似紅色絲帶舞動。
十歲為一旬，六十歲仍神采飛揚。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众志 = Chung Chi = 崇基
紅絲舞，「紅C舞」兮「雄獅舞」。
六十年來一直神采飛揚。



對聯懸掛於众志堂內舞台左右

六十靈光生異彩
未圓紅舞出相思

仁社廣翰兄撰
旭社新堂法書



六十靈光生異彩 未圓紅舞出相思

釋義／釋形

異彩，奇麗之彩，非一般的彩。
相思，兼指崇基人思念崇基、崇基人互相思念。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靈光」，雙兼宗哲意味。
聯想校歌：「靈光照寰宇」。
「相思」諧音「雙C」，舞出雙C(CC)。



對聯懸掛於禮拜堂外

湖畔未圓圓舞曲 花間合奏奏鳴詩

仁壯慶賀兄撰 二零一零元月 王強書



湖畔未圓圓舞曲 花間合奏奏鳴詩

釋義／釋形

圖案富有韻律，如曲如詩。

曲是「未圓」之曲，詩是「合奏」之詩。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曲，曲線。「CC60」是「未圓」與「圓」（至善）在舞動的美妙曲線。

「奏鳴詩」，諧音「奏鳴 C」（CC 之 C）

「合奏奏鳴」，崇基人之共鳴也。

「合」字象形「60」



對聯懸掛於利希慎音樂廳外



未圓靈慧情添韻 至善風華彩滿天

釋義／釋形

「未圓」意含「追求圓滿」，是一努力不息的動態過程，故曰「靈」；充滿哲理，故曰「慧」。

「韻」味呼應智「慧」。情而添韻，情更深厚，味更悠長。

「至善」為圓滿之境，故曰「風華」。

「未圓、至善」，同時指代「崇基」。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CC」妙傳未圓之意態，態若流雲舒卷，似說「未圓靈慧」；「60」巧見圓之形象，又似「美目盼兮」（《詩經》），這「圓之美盼」自是「至善風華」。

詩曰：靈慧風華四字連，試從畫數數華年。 $25+15+9+12=60$ 圓如美盼知何意？至善情深看未圓。



對聯懸掛於崇基行政樓正門

未圓靈慧情添韻
至善風華彩滿天

仁社慶誌 吳撰句 二零二零 崇基社新出 吳書

相思紅豆色
六秩絢霞明

廣慈 弘撰聯新主 謹書



相思紅豆色 六秩絢霞明

釋義／釋形

「雙C」諧音「相思」。

相思子，色紅，一名「紅豆」，俗名相思豆。

王維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十年為一秩。

絢，音勸，有文采也。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雙C」之紅，即「崇基紅」，非一般的紅色，乃是相思豆的紅色。

「相思」，兼指兩種思念（崇基人思念崇基、崇基人互相思念）。



對聯懸掛於崇基聯誼會正門

六十虛懷若谷 春風得意如圓

仁社廣博兄弟撰 崇基路思怡書



六十虛懷若谷 春風得意如圓

釋義／釋形

「60」字形中空，故云「虛懷」。
春風，喻師之教化（「師」諧音「C」，故亦借指「CC」為春風教化）。
得意如圓，崇基教化得「至善」之意，如美滿之圓。至善義同圓滿。

意繫春風之「C」，字形妙，乃未圓之圓，故曰「如圓」。

附帶含意／多重意蘊

六十而「春風得意」。
圖案有圓之韻律，「得意」有趣。
「60」中空而橢圓，既若谷，又如圓；若「馬料水之谷」，如「未圓湖之圓」。
廣而後能容，虛而後能得；「懷」抱能「虛」，自然「意」有所「得」，而所得如「圓」之滿。



對聯懸掛於崇基牟路思怡圖書館正門

崇基六十周年校慶各籌備委員會名錄

六十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主席	梁怡教授
成員	陳浩然教授 陳偉光教授 陳永勤教授 陳慧卿女士 張越華教授 趙夏瀛醫生 方永平教授 郭譚潔瑩女士 賴漢明教授 梁振強先生 梁國南教授 梁美儀博士 馬傑偉教授 伍渭文牧師 邵鵬柱教授 蘇麗文教授 曹鄧麗絲女士 黃銘詩小姐 黃錦輝教授 黃健康教授 葉漢明教授 余秀枝小姐 崇基學院學生會學生代表
秘書	楊嫻嫻小姐

校慶晚宴籌備委員會

主席	陳德霖先生 (1976/ 社會學)
程序統籌	陳黃穗女士 (1968/ 社工)
創作組	葉潔馨女士 (1968/ 社會學) 白耀燦先生 (1975/ 歷史) 孔祥卿女士 (1976/ 歷史) 黃玉潔女士 (1978/ 社會學) 江燕妮女士 (2001/ 新傳)
節目組	陳慧卿女士 (1973/ 工管) 崇基學院校友會節目組
宣傳	郭艷明女士 (1979/ 經濟) 黃銘詩女士 (崇基學院院務室)

場地佈置	葉潔馨女士 (1968/ 社會學) 郭艷明女士 (1979/ 經濟) 黃銘詩女士 (崇基學院院務室)
票務	麥世耀先生 (1967/ 英文) 黃志光先生 (1977/ 經濟) 周淑儀女士 (2002/ 心理)
禮品	鄭榮昌先生 (1968/ 會財) 林瑞馨女士 (1968/ 動物學) 彭玉榮博士 (1973/ 經濟) 嚴創基先生 (1984/ 國企)
場刊編輯	陳以衍博士 (1972/ 哲學) 陳碧儀女士 (1990/ 工管)
展覽	伍淑敏女士 (1976/ 中文) 謝凱琳女士 (2001/ 工管)
接待	陸炳泉先生 (1967/ 社工) 馬紹良先生 (1969/ 數學) 侯運輝先生 (1972/ 經濟) 許漢忠先生 (1974/ 生物)
晚宴餐飲統籌	郭譚潔瑩女士 (1977/ 宗教) 劉燕卿女士 (1973/ 社會學) 黃銘詩女士 (崇基學院院務室)
財政	梁子光先生 (1968/ 會財) 蔡國浩先生 (2001/ 會計)
總務	區月晶女士 (1972/ 社會學) 林文光先生 (1976/ 社會學) 廖淑萍女士 (1977/ 歷史) 廖健華先生 (2004/ 經濟)
秘書	黃銘詩女士 (崇基學院院務室) 袁青雲女士 (2004/ 訊工) 林耘女士
海外聯絡	溫哥華 陳世德先生 (1966/ 社工) 余子平博士 (1966/ 化學)
多倫多	葉佩華女士 (1971/ 中文)
華盛頓	靳杰強博士 (1966/ 物理)
三藩市	李張綺蓮女士 (1968/ 社工)
卡城	彭梁學齡女士 (1973/ 歷史) 吳經端女士 (1967/ 生物)
紐約	趙仕鴻先生 (1974/ 工管)
洛杉磯	陳羅以女士 (1991/ 兼讀音樂)
沙巴	康玉玲女士 (1968/ 地理)
日本	黃興齊先生 (1988/ 地理)
上海	蘇雄先生 (1979/ 社會學)

藝術活動委員會

召集人 曹鄧麗絲女士
成員 郭園醫生
陳雄根教授
梁振強先生
郭譚潔瑩女士
梁美儀博士
盧廣鋒先生
吳繼遠先生
曾陳桂梅女士
黃黃耀同學
秘書 高潔儀小姐

嘉年華委員會

召集人 張越華教授
成員 陳浩然教授
鄭進雄教授
蘇麗文教授
黃錦輝教授
姚凱詩教授
阮伯仁先生
容楚穎博士
林嘉兒小姐
鄭玉嬌女士
秘書

音樂活動委員會

召集人 陳偉光教授
成員 趙伯承先生
盧厚敏博士
余少華教授
秘書 楊姍姍小姐

出版委員會

召集人 葉漢明教授
成員 郭譚潔瑩女士
梁國南教授
王宇傑先生
楊姍姍小姐
陳頌恩小姐
秘書

宣傳委員會

召集人 蘇麗文教授
成員 陳以衍博士
趙夏瀛醫生
郭譚潔瑩女士
梁怡教授
馬傑偉教授
馬家俊教授
黃志煒先生
黃玉潔女士
姚凱詩教授
黃銘詩小姐
秘書

宗教活動委員會

召集人 伍渭文牧師
成員 林豪恩先生
劉忠明教授
盧厚敏博士
邢福增教授
秘書 江少琼女士

紀念品委員會

召集人 趙夏瀛醫生
成員 郭譚潔瑩女士
梁怡夫人
蘇麗文教授
杜嘉喜先生
曹鄧麗絲女士
黃根春教授
陳美貞女士
秘書

教職員聯誼活動委員會

召集人 陳浩然教授
成員 曹鄧麗絲女士
張美珍博士
趙夏瀛醫生
高永雄教授
馬路華教授
蘇麗文教授
姚凱詩教授
朱虹教授
鄭玉嬌女士
秘書

學生宿舍活動小組

召集人 蘇麗文教授
成員 王家樂先生
高永雄教授
蕭鳳英教授
方永平教授
學生宿舍學生代表
秘書 鄭玉嬌女士

學生訪問計劃委員會

召集人 陳永勤教授
成員 陳麗雲教授
賀志勇博士
李婉儀小姐
林志秀教授
郭譚潔瑩女士
秘書 梁頌茵小姐

學生活動委員會

召集人 方永平教授
成員 馬傑偉教授
蘇麗文教授
陳頌恩小姐
鄭玉嬌女士
鄭佩儀小姐
林嘉兒小姐
李婉儀小姐
曾彩霞小姐
崇基學生會學生代表
崇基校慶學生節籌委會學生代表
秘書 余秀枝小姐

學術會議統籌小組

召集人 邵鵬柱教授
成員 鄭宗義教授
何志明博士
賴漢明教授
梁潔芝女士
梁國南教授
倪錫欽教授
王永雄博士
劉大成教授
梁振強先生
梁美儀博士
鄭佩儀小姐
秘書

虛擬校園委員會

召集人 黃錦輝教授
成員 陳麗雲教授
馬傑偉教授
梁浩鋒教授
黃健康教授
黃田津教授
王裕龍先生
秘書

校慶活動

校慶網站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
校慶及醫學院三十周年院慶開幕禮
暨繽紛嘉年華

春日緩跑



宿舍裝飾比賽



崇基校友會沙巴之旅

校慶活動

渣打馬拉松二〇一一年
崇基團隊

週年教育研討會(二〇一〇—
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
香港的角色



收集學生及教職員之掌
印以製作「掌印梯畫」

舒展先生書法
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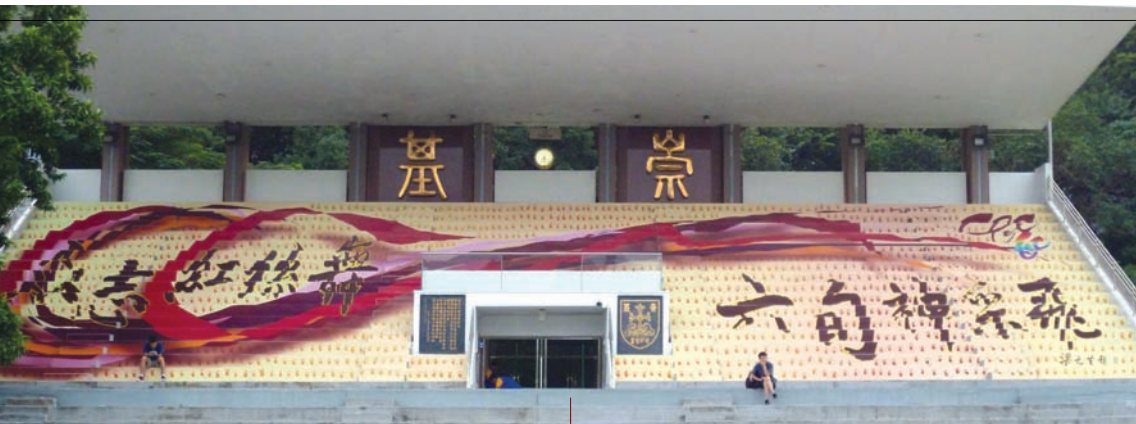


60+
60+

展覽（展出利漢慎教授六十
多年師友贈答之書畫藏品）



• 185 •



掌印梯畫成品

校慶活動

「茗趣書香」
香陳美芬作品展

展覽：辛亥百年現代路
方蘇繪畫及版畫系列



崇基高爾夫球日



中秋提燈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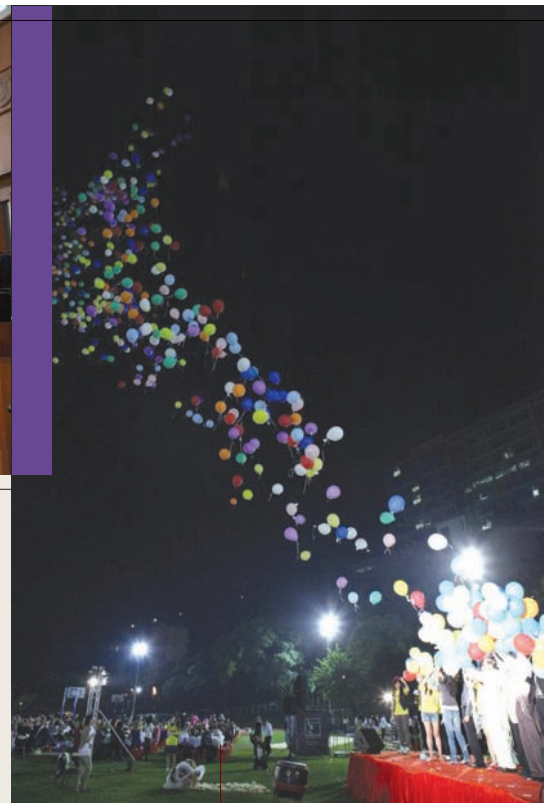
六十周年校慶學生節
開幕禮

校慶活動

校史檔案館展覽：
「清音雅樂鳴幽谷——
音樂在早期崇基校園」



校慶感恩崇拜



千人宴

「六十智源」
雕塑揭幕



校慶花車巡遊



崇基六十再闢鞍山

校慶活動

六十周年校慶音樂會



六十周年校慶藝術作品展

六十周年校慶晚宴



六十周年校慶藝術作品展

校慶活動

崇基音樂人系列
——
聲樂音樂會



崇基音樂人系列
——
豎琴與古鍵琴音樂會



科普徵文及海報設計
比賽頒獎典禮



上善若水
——
靳杰強書畫近作展

週年教育研討會(二〇一二):
異曲同工: 全球/在地的文化
藝術創作



崇基音樂人系列
中國器樂音樂會

校慶活動

第五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



青醇之想 — 陳用書法展



崇基音樂人系列 —
崇基作曲家音樂會

第五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



服務學習計劃研討會

校慶活動

Robert R. Dozono
素描繪畫展



中國基督教大學尋根之旅團



綠拾相思

桃李滿堂



崇基六十主題美點

崇基校園攝影展



校慶紀念品

《華甲方周——撫今追昔話崇基》

©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2015

崇基學院六十周年校慶出版委員會編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有。除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翻印、仿製、轉載本書文字或圖片。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8216-27-7

2015年7月初版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傳真：2603 5440

網址：<http://www.cuhk.edu.hk/ccc>

封面題字：饒宗頤教授 崇基學院榮譽院務委員

水墨插圖：靳杰強校友 一九六六／物理

製作：TomSenga Design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華甲方周

